注：以下页码是指在本章中的页码，而非在全文中的页码，全文无页码。

（封面）

第二次握手

第一章

（第1页）

深秋的首都，天气宜人，阔叶树都落了叶，露出疏稀（稀疏）的枝桠。公园和高楼大厦旁的松柏，却分外显得苍苍郁郁，遥望香山，像蒙着洁白的沙（Korrektur纱）幕，绰约地显出浅红色的蜿蜒起伏的身影，那该是千棵珠（Korrektur朱）红的像火喷发的枫树吧！

黄昏时节，夕阳远卧在香山，给巍峨的雄伟的前门城楼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辉，满天是浓郁的绛红色、酱紫色的晚霞，一朵朵一缕缕地像姹紫嫣红的花朵和飘带……

前门城楼下，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川流不息，人群像激水（流）一样喧哗欢笑，交织成一幅繁华热烈的画面。

我要讲的小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这是一九五九年深秋黄昏的时节，一辆流线型“莱茵河”牌小汽车在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驶过，它深兰（Korrektur蓝）色的身影，悄悄地缓慢地转进一条小街，在一条小胡同附进（Korrektur近）停下。

轿车后门打开后，一位穿呢质军大衣的高个子消瘦的身材的男子站了出来，他朝四周望了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拂了拂银白色的头发，我们在微弱的街灯下可以看见他的闪闪发光的上校、肩章和红十字的领章。

（第2页）

“喂，小星星”，军医上校俯身朝车窗内笑道：“到我家去坐坐吧？师母一定很想你。”

“下次来吧，苏老师”，窗口露出一个姑娘的脑袋，她眨眨眼睛笑道：“师母一定更想念您呀！”她想了想，奌（Kurzzeichen点）奌头，“苏老师您回家休息吧！代我问师母好！”“莱茵河”牌小汽车喷出一股烟雾，静静地驶去，上校也转身走入小巷的深处。

上校穿过小小地（的）北京四合院，踏上自己家门前的阶梯，柔和的灯光，透光窗上的窗纱洒了出来，收音机的声音传到了小院里，上校站住侧目倾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現（Kurzzeichen现）在报告新闻”，一位男播音员圆润悦耳的声音。

“中国医学代表团在以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务研究所所长吴阶平院士、付（Korrektur副）团长中国军事医学院研究药务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率领下，今天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访问了阿联酋、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友好国家。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在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河内医科大学，为促进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了贡献。”

“代表团团员兰锡钺教授，钟蕙润教授、萬（Kurzzeichen万）究九教授、吴孟超副教授、宋鸿剑付（Korrektur副）教授等也同机回到北京。”

“人还没到，收音机先报信了“，上校微微一笑，接着推开房门走到家里。

（第3页）

“冠兰，你回来了！”苏冠兰的妻子叶玉菡惊喜地扑了上来。教授深情地抚摸着妻子的手，在玉菡洁白的发头（头发）上轻轻一吻。

“爸爸回来啦！”……教授的两个孩子从屋内奔了出来，像 一样欢笑着、喧叫着，扑进父亲的怀里，爬在父亲的肩上，教授蹲下来，舒开两臂搂住两个孩子，无限慈爱地亲吻着两个的嫩的小园（Korrektur圆）脸。

“疼，爸爸的胡子……”，五岁的儿子苏惠躲闪着叫道。“我要爸爸”，七岁的女儿苏平却把小脸紧紧地偎依在父亲的面颊上。“我不怕，再不让爸爸走啦……”

教授摸摸自己上唇两撇剪的整齐的、威严的雪白的胡子，不禁笑出声来，他问两个孩子：“爸爸出国几个月，你们想爸爸吗？！”“想，我最想！”苏惠争先叫道。

“我比弟弟还要想”，女儿叫道，“妈妈比咱们更想哩！妈妈瘦啦！”教授瞥了妻子一眼，玉菡却无声欣慰地笑了。

“爸爸你从国外带回什么好吃的东西来啦？”儿子忽然睁大眼睛问。

“爸爸出国干革命去了，不是去玩，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做母亲的嗔怪道，“别赖在爸爸的身上，看把军衣都弄邹（Korrektur皱）了，快下来。”

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两个孩子扯开，她（他）俩朝餐桌奔去，抢着摆设饭碗，玉菡接过丈夫的军帽，又替冠兰脱下大衣，温柔地说：“快换了衣服（第4页）吃饭吧！都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今天上午所上打来了电话，我忙着炒菜做饭，累得可够呛。”

“宋以哲吗？他怎么知道了？”

“说是鲁政委告诉他的。”

“嗯，鲁宁同志……”苏冠兰推开中房门，走了进去。四合院的房一般都不宽敞，教授和妻子見（Kurzzeichen见）面的房间是兼作餐厅的客厅，他此刻走入的是兼作卧室的书房，实验所在东洲是有几座宿舍大楼，上校却不愿住进去，从来到北京的第一天起他就住在这栋普通的四合院。

书房不大，有四五个书柜，两张沙发，在沙发环绕中是一张小圆桌，桌上陈设着一家精致的座钟和一面蚕形镜子，临院中有一个大窗，窗栅上是玻璃；窗外吹着一付（Korrektur副）湘妃帘；窗下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一架“熊猫”牌收音机、文件夹、文具盒和一架袖珍英文打字机……

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显示出女主人的勤劳和洁癖。教授微笑着奌（Kurzzeichen点）奌头，从小圆桌下拖出一张小凳，一面脱皮鞋，一面对着小镜，镜中映出一个清晰的脸庞，削瘦，自背（卑），严峻端正的高鼻梁，明亮的眼睛，威严雪白的胡子，宽阔而突出的额头……

（第5页）

“哎，玉菡！”上校提高嗓音向隔壁问道：“我才五十岁，为什么头发全白了？连眉毛胡须也是白花花的？”

“我怎么知道？”叶玉菡在白雾中炒完最后一个菜，她被呛的，一面笑着，一面回答。

“你是个病毒学家吗！我的付（Korrektur副）教授。”

“别取笑啦！我想大概是个遗传吧？爸不是也很早就白头了吗？另外，用脑过度，与心情郁闷也有关係（Kurzzeichen系），解放前些几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教授刚将右脚换上脱（Korrektur拖）鞋，左脚的鞋带还没解开，却忽然听到窗外有一奌（Kurzzeichen点）动静，侧脸一瞥，透过湘妃窗帘，可以看到一位女客人从大门走进来。

“她是谁？”教授心里掠过一丝惊疑：“怎么有点面熟的？”

这是一位身材很高，身形匀称略微上了年纪的女子，她穿着华贵的兰（Korrektur蓝）色西服，敞领内衬着洁白的沙（Korrektur纱）巾，披着长长的柔软的卷发，两手揣在衣袋里，静静地端立在院中，显示出非常端正不凡的气宇。她那美丽的脸庞上，渗出冷峻而严肃的神情，加上白脚和莹润的皮肤使她很像古希腊的女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一对黑莹莹又亮晶晶的深邃的丹凤眼，显得沉默，深思，忧郁……

“我一定认识她”，教授不住的寻思，可为什（第6页）么，硬是想不起来她究竟是谁？”

隔着小院，与苏家对门的是中央水利电机工程师刘述一家。此刻，工程师恰好推门走出来，到屋檐下去取自行车，他和女客人碰个对面。

在苍茫的暮色中，刘述看见一位美丽得惊人而又冷漠的女客人，很觉意外，不料女客人微微一笑，有礼貌的奌（Kurzzeichen点）了奌头，啟（Korrektur启）齿问道：

“请问，苏冠兰先生住在这里吗？”

“是的，不过他出国去啦。”

“我刚才見（Kurzzeichen见）到一位身材很高的军医上校，走进这里来了。”

“军医上校？那一定是苏教授！”工程师连忙答道，“我也听说他今天回国，他就在对门那屋里，您请上他家找他吧。”

“谢谢”，女客人奌了奌头。

“她是来找我的？可是……”教授满腹疑虑，思绪如麻。

女客人目送刘工程师推自行车走出大门，这才收敛了笑容，缓缓转过身来，她微邹（Korrektur皱）着眉心，凝視（Kurzzeichen视）着苏家透出灯光的门窗，她似乎思索了片刻，终于迈着滞缓的脚步，慢慢地朝苏家门前走来，院中一株高大的梧桐早落光了叶子，零星的叶子在她脚下沙沙作响……

“她是……原来就是她！”教授暮然想了起来！一刹那教授惊疑得呆住了，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他心上狠狠地抓了一把，她（他）使劲咬住下唇，（第7页）按捺住激涌而出的千万重心绪。

饭菜早已摆设好，还不見（Kurzzeichen见）苏冠兰出来，叶玉菡有一奌（Kurzzeichen点）不高兴，“又被什么迷住了”。她轻轻推开房门，看見丈夫俯身凝視（Kurzzeichen视），双手搭在左脚皮鞋上，脸朝窗外一动也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外面有什么呀？”她推开房门，立刻看見了端立在台阶上的女客人。

“啊，您……”玉菡连忙在毛围巾上揩了手，迎上去笑道，依照北京习惯，两个不相识的人，如果一方以“您……”开启话头，另一方应该做自我介绍，可是女客人却没有这样做，她深邃地望玉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啊，请问，苏冠兰先生住在这里吗？”

“是啊，您是……？快请进来，屋里坐”，玉菡热情说道，同时伸手让道。

“啊……不，不……”，女客人迟疑的摇头。

“看您走到门口，还客气什么呀？”玉菡依然坦率而真诚地邀请到（Korrektur道），她握客人的手，暗暗地吃惊，她觉得女客人的手那么圆润、柔软，然而是那么冷冰冰，像霜雪一般。

“不，我不能进屋坐啦，另外还有事……”

“哎呀，什么事那么急呀？别客气，刚摆好晚餐，咱们一块吃吧！”玉菡心中焦急和猜疑：冠兰（第8页）

为什么不出来呀？他明明看見（Kurzzeichen见）这位女客人，也听見了这番对话的呀！这里究竟有什么原因？“不多谢了，我还要有（有要）紧事，汽车在门口等我呢！”女客人缩回冷冰冰的手，缓缓地坚决地扭转身子，走下阶梯。“天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玉菡疑虑重重，百思而难解，她是一个病毒学家，有足够的沉着和敏感，因此，她没有叫丈夫出来。脸上也没有露出任何反常的感情，她伴送着客人，依然恳切而惋惜地挽留着。

客人跨出门槛，默默地停住了脚步，举目凝望满天夕辉的晚霞，在苍茫的暮色中，她美丽的脸庞显得格外洁白、冷峻，两只丹凤眼也显得格外黝黑，深邃……

忽然客人扭头注視（Kurzzeichen视）着叶玉菡，静声问到（Korrektur道）: “请问您是苏冠兰的夫人吗？”

“嗯呀！”女主人茫然答道。

客人迷惘的摇头，垂下目光，沉寂了几秒钟发出一声深深感叹：“……您多幸福呀！”她的语音像秋风吹拂下的荒野，微弱颤慄（Korrektur栗），玉菡的心不禁紧缩了，她还想说什么，可是客人朝她奌（Kurzzeichen点）奌头，迈着轻盈的脚步向巷口里走出，一分钟后，就消失在暮色之中……

第二章

（第1页）

玉菡回到餐厅，发現（Kurzzeichen现）丈夫已经和孩子们坐在餐桌前吃饭了，教授没和孩子说话，也不看妻子一眼，他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葡萄酒，慢慢地呷着，偶尔吃一奌（Kurzzeichen点）菜；他微微地闭上眼睛了，有意无意地避开孩子和妻子的眼光。

“下午，啟兰来看你回来没有……”，

叶玉菡试探说道。苏啟兰是苏冠兰的弟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系担任研究员。

“嗯，他是问鸿剑的讯的”，教授脸上毫无表情。宋鸿剑是苏冠兰的弟媳，苏啟兰的妻子。“今天同中国医学院代表团同机回国，也是来问你讯的，还说培兰哥哥最近很忙，没时间来看望，捎话给你问好。”苏培兰是苏冠兰的堂兄，在北京大学当付（Korrektur副）校长。

“噢……”教授脸上毫无表情。

餐厅又沉寂了，两个孩子似乎格外聪明，她（Korrektur他）俩也静静地吃着，什么话也不说，喝完一杯葡萄酒，教授站起来，抹抹嘴唇和胡须，走进书房去了。

玉菡也匆匆地吃完饭，嘱咐孩子们说：“爸爸今天不舒服，你们别打扰他，懂吗？”看到女儿和儿子睁大眼睛奌（Kurzzeichen点）头，玉菡充满母爱的心，不禁升起欣慰的感情。她叮嘱小蕙自己脱衣去睡觉，苏平洗平洗完碗筷再去做功课，然后平稳一下心情，走进丈夫的书房。

（第2页）

教授穿着咖啡色的细羊毛内衣，依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没有开灯，只有收音机刻盘上透出微弱的光亮，教授闭着眼，一只手撑着白发苍苍的发角，他仿佛昏昏欲睡，又好像陷入沉思苦索。

玉菡泡了一杯浓咖啡放在丈夫面前的小圆桌上，扭开电灯，书房中顿时充满了轻沐的柔光，教授依然在沙发上毫无动静，玉菡犹豫地看着丈夫，坐在另一张沙发中与丈夫相对，收音机被关了。叶玉菡教授容貌平凡，她一张稍圆的丰满的脸，头发已经发白，两只温柔的杏核眼，身体已发胖，她的额头眼角上延伸着许多细皱纹，这些皱纹使她的面部呈現（Kurzzeichen现）出深刻的忧郁，这种皱纹必须是多年愁苦之中排遣岁月的人才会有的。

两夫妻长时间的沉默着，教授一直闭着眼，妻子紧闭嘴，睁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凝视着丈夫……

当！当！…… 时钟敲了十一下。

玉菡起身到卧室看了看孩子睡熟了，她为儿子拉好被踢开的的被子，又回到书房，悄悄地坐在原来座（Korrektur坐）的那张沙发上。

“冠兰！”玉菡心平气和地低声叫道。

教授微微动了一下，仍然闭着双眼。

“冠兰，咱们晚餐之前，院中来了一位女客人。”

“女客人，怎么样？”教授含糊地说道。

“是一位奇怪的女客人……”玉菡从事情的开始（第3页）叙述了一遍，然后问道：“冠兰，你说呢？”

“我说什么！……”

“说什么！……冠兰她究竟是谁呢？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

“不，玉菡，你认识她的……！”教授沉默了一会，低声说。他还是不动弹，闭着眼睛。

“我认识她？不，我从来没有見（Kurzzeichen见）过她！”

“是的，你从来没見过她，可是却（Korrektur确）实早就认识她了！”教授睁开眼睛，望着妻子削（Korrektur消）瘦的手指微微发抖。

“我早就认识她……”玉菡迷惑不解。

“玉菡，你说说，刚才那位女客人有多大年纪了？”

苏冠兰教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望着妻子。

“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吧。”

“你错了，玉菡，她是五十多岁了。”

“五十多岁，不可能吧！”玉菡又是惊讶又是疑惑，“冠兰，她到底是是谁呀？”

“她……她……那位女客人”，教授吃力地说，“她就是琼姐！”

“琼姐！”玉菡惊叫了一声，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你不会认错吧？冠兰？”

“我永远不会忘掉……”苏冠兰又紧闭上双眼，颓然无力地我在沙发中。

此后，夫妻俩人又缄默了，只有座钟滴哒（第4页）滴哒的响声划破黑夜的寂静。

“琼姐，她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她现在在哪里呀？……”玉菡睁大眼睛，喃喃的自语着，突然盯着丈夫问：“冠兰，你为什么不要请她进来？”

“什么？”冠兰惊疑地睁开眼。

“我是问，你为什么不请琼姐进来？这么多年了，她还没有忘怀你，还来看望你，可是你……”玉菡双眼湿润了，难过地说：“你竟是这样地对待别人。”

“玉菡！”教授吃惊地注視（Kurzzeichen视）着妻子，仿佛在端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的咀（Korrektur嘴）唇、手指都在发抖，教授挪到妻子的身边，紧攥着妻子的手，激动抚摸着，无限感动地说：“玉菡，今天才第一次认识你，你有一颗金子的心啊！”沉默了一会，教授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不，不应该同她会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教授无力地挥挥手。重新卧入自己的沙发中间，闭上花白浓眉下的两只眼睛。

第三章

（第1页）

过去的事情真的会永远的过去吗？不，它并没有过去，并没有消逝，她还在延伸着，扰乱着人们的今天的心境，影响着人们現在的生活。

在这个不眠夜中之间，苏冠兰教授想些什么？琼姐意外的来临，引起了教授深深的激动；那陣（Kurzzeichen阵）陣的思潮， 把他的心引回早已失去的（第2页）青春时代……

他认识琼姐，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也就是说在三十一年前，一生中发生的事情和一生中遭遇的唯一实物一样，怎能不给人脑海中留一最深的印象。琼姐的事，也是这样，虽然一万个日夜过去了，可是对苏冠兰想旧事，仍然历历在目。

好吧！让我们紧随着教授的思绪，从1928年起，一步一步重度那不平凡的当日吧！……

十八岁的大学生苏冠兰，提着一个小皮箱，站在上海——南京的火车上 。车厢拥挤得像沙鱼罐头似的。汗水、烤鸡、烧腊、胭脂、烟草……各式各样的气味淤滞在车厢里，令人发噁（Kurzzeichen恶）。苏冠兰笔直地战（Korrektur站）在旅客之中，气喘嘘（Korrektur吁）嘘地汗如雨下。

列车在无锡停车十分钟，旅客下了一半，车厢中这才松敞了一下，苏冠兰疲备不堪地举目四望，偶然发現（Kurzzeichen现）前方不远外有一个空座位，他喜出望外，他连忙奔了过去，走了过去才发現座位尾端还坐着位身段窈窕的少女。苏冠兰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少女：带着个白绸草帽，脸朝窗外，一只手抵在临窗的小桌上支撑着下颊。苏冠兰看不见她的脸庞，只看两条乌黑蓬松的大辫子从帽檐下一直垂到腰下；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脚（第3页）下是一双白衬袜和凉鞋，鞋子也不是当时时毛（Korrektur髦）的高跟鞋，总之一身装束很朴素，很奇特，在妖形怪气的上海滩上的女性社会中，这位女子是很少見（Kurzzeichen见）的。

“请问这儿可以坐吗？”苏冠兰想了想，很有礼貌地问道。

少女凝坐不动，像个石头人。

坐在对面的席座上的两个旅客无声地笑了， 苏冠兰侧目一瞥，其中一个年近四十岁、脸发灰的男子，另一个比苏冠兰还大几岁的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青年，他俩望望少女，又看看苏冠兰，小伙子感到脸上发烧了，他强捺着满肚皮的火气第二次启齿问道：

“哎，小姐，这有人坐吗？我能座（Korrektur坐）吗？”

少女没回过头来，也没吭声，她真像凝固了一般。

苏冠兰肝火一冒，倘若这位傲慢的旅客不是个姑娘，而是一个男子，他一定要给这家伙揪起来，给他个不客气，“小姐……”

小伙子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难堪地僵住了，他仿佛感到很多讥笑的目光刺脊在背（刺在脊背）上，脸上火辣辣的。

“你要坐就坐呗！”半饷，少女才冷冷答道，她（第4页）依然凝視着窗外，一动不动。

“哼，她一定是个麻子，或者是个丑八怪……”，苏冠兰气呼呼地坐了下来，将小皮箱往行李架上重重一摔，解嘲地寻思道，“所以她才像 一个木头人一样，连头也不回，还带了个大草帽。”

他朝少女匀称的轻柔的腰上瞪了两眼，也没有办法可以消气，便从网兜里掏出一本没有看完的德文书，平心静气地阅读起来。

“年青人，在看什么书啊？”

苏冠兰举目一瞧，原来对面座（Korrektur坐）着的那位头发灰白的中年旅客含笑地注视着他，他将书的封面在问话者面前亮了一亮，没有吭气。

“哦 ……《拓扑学原理》，德国布莱克教授著”，中年旅客含笑瞥了苏冠兰一眼，“年轻人，你是学数学的吧？那个学校的？”

“我是学化学的，在齐鲁大学理化系……”苏冠兰不太情愿地答道。

“哦，那么看来你爱好的很广哪？很好！”中年旅客笑道：“齐鲁大学，不错嘛！校长是霍尔斯博士吗？”中年旅客与戴眼镜的同伴互视一眼，笑（第5页）问道：“咦，年轻人，你贵姓？”

“你们两位哩？”苏冠兰烦（Korrektur反）感地问道。

“我们……呵！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才对！”中年旅客爽郎（Korrektur朗）的一笑，“我姓竺，竺可桢，刚从德国回来，我这位同伴吴阶平刚从德国汉堡医学院毕业。”

“你就是著名的学者竺可桢教授？”苏冠兰微微一惊。“也谈不上什么著名”，教授微微一笑。

“很荣幸，能认识您。”苏冠兰高兴地伸出手去。

“现在我们能不能有幸认识你呵？”一直沉默的吴阶平拉住苏冠兰的手问道。

“呵……”苏冠兰难为情地摇了摇头，“我比你们差得远呢！我叫苏冠兰。”

“苏冠兰？”竺可桢仔细地打量一阵问道，“你是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什么人？”

“他是我父亲。”

“难怪，长得真像。”

“算了吧！”小伙子摆摆手，皱起眉头，“别提我那位令尊啦。”竺可桢教授与吴阶平交换了一下眼色。

“小苏……是你！”突然响起一个少女清脆（第6页）的语音，苏冠兰一怔，赶快扭头一瞧，原来是旁边那位装束特别的少女；此刻她回过头来，死死地盯住苏冠兰。她长得一张白皙的瓜子脸，一双特别美丽的丹凤眼。

“你是丁洁琼”，苏冠兰惊叫道。

“是啊，是啊，小苏，是你，你记得我？” 姑娘伸出两臂毫无顾虑地搂住了小伙子的双肩，她又紧紧地握住了苏冠兰的两只手，使劲地摇着，甚至抓起他的手紧紧地贴在自己丰满的胸上，热烈的笑道：“哎呀，总算找到你啦，找得我好苦哇！——你躲到哪去了？嗯？”

“记得……” 苏冠兰面红耳赤，他突然害怕这烈火似的爱情。

“记得，你应该叫我什么来的？”

“琼姐。”

“是呀，就应该叫琼姐嘛”，少女端详着小伙子修女般的脸庞和一双明亮的眼睛，咯咯地笑起来。“告诉我，小苏，出院后，你躲到哪里去了？”

“琼姐，没躲，我是到杭州玩去了。”

“玩？你倒是挺会想，把你琼姐丢在医院里，等得你好苦。”

苏冠兰还在难堪，始终沉默寡言的吴阶平却来解围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俩？”

“把我和吴敬平锁到闷葫芦里啦！”竺可桢（第7页）教授拂了拂花白的头发，“看来你们俩（Korrektur两）位不仅相识，而且是经过一番奇遇相识的。”

“可不是嘛”，姑娘将绸帽脱下来，挂在衣钩上，兴奋地说，“真凑巧，在这碰上小苏……”

“别激动嘛，小丁”，吴阶平笑着摆摆手，“可以把你们之中的奇传（传奇）讲给我们听吗！”

“可以……不过”，姑娘快嘴地说，“可是有些事情我并不清楚，得小苏自己说。”

“有什么可说的？”苏冠兰摇了摇头！

“你说吧，小丁！”竺可桢笑道，“至于小苏嘛，我叫他补充，你说你知道的一切，我是教授，他是学生，他得听我的！”

“好吧，我先想想”，姑娘爽郎（Korrektur朗）地说道，“让我来说吧，小苏你那方面的情况得由你自己说，嗯？”

苏冠兰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大约一个月之前，不，二十多天前，我到上海法租界游泳场去游泳……”，姑娘聚精会神地回忆起来，“可是我游得太远了，正碰上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放在下一章里介绍吧！

第四章

（第1页）

苏冠兰虽然是个大学生，但他从少年时代就热爱体育运动，在太原念小学时，几年如一日地活跃在田径运动场和球场上，赛跑、打兰（Korrektur篮）球、棒球……样样少不了他上场，利用放假时间，他冒着严寒和酷暑到五台山一带，近是爬上，甚至深入谷中，向和尚学习拳术和剑术。考入齐鲁大学后，他仍然热爱体育运动，又学会了游泳，因此，他的体型虽然很消瘦，体质却异常结实，有着用不竭的充沛精力和惊人的耐力。

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天，他来到上海，准备历游（游历）一下江南的名胜。在上海、杭洲（Korrektur州）一带旅行一番，开阔了胸襟和眼界。

这一天，他到了法租界游泳场练习游泳，自从来到上海七八天以来，他每天都在黄浦江中畅游四五个小时，今天从上午开始，他就一直泡在滔滔的江河中。

下午，五时左右，天气转阴，恶风四起，苏冠兰爬到江岸上，他只穿一条裤衩，双手叉腰，站在游泳场的水泥棚下，满意地打亮（Korrektur量）着自己晒得黝黑闪亮的皮肤和一股股突出的肌肉，（第2页）让带着咸腥味的疾风扑在自己宽敞的胸膛、赤裸裸的胳膊、腰和双腿上……

由太平洋上的海啸所引起的疾风暴雨，使黄浦江咆哮起来，白浪沸腾，黑水狂涌，电闪雷鸣，组成一幅大自然的奇景，苏冠兰披着一条浴巾，凭廊远眺 ……

突然在他眼中闪出一对大花在很远的江面上，滔滔激浪中隐现着一个小红奌（Kurzzeichen点）。那是什么？……苏冠兰睁着大而明的眼睛，将锐利的目光射了出去，发现那个小红奌好像是个人，不断地在浪涛翻滚的黄浦江中挣扎，不时在挥动着手臂。他抛开浴巾，跑到法国佬面前，请求他们立刻派出小艇救援，不料法国佬连声拒绝，而且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狰宁（Korrektur狞）大笑。“呸”，苏冠兰激愤地唾了一口，朝江边奔去，他不顾极度的疲劳，奋力投入滚滚的激流中，挥动双臂，像一条海豚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隐没，不时跃出水面和波峰，朝穿红衣的遇难者游去。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游到穿红衣人的眼前。苏冠兰身上的一点精力几乎用尽了，他将红衣人的脑袋托出水面，才知道是位少女，她大概游到了中游遇到了暴风雨，再也无力上岸了，在滚滚的黑浪中丧失了一切力量。等苏冠兰游到她跟前时，少女（第3页）已经呛了不少水了，被呛的奄奄一息，连挥动一下手驱逐浪头的力量都没有了。苏冠兰艰难地将少女托出水面，顺着水势朝岸游去。天色漆黑，电闪雷鸣，大雨倾泻，像要夺去大地上的一切。根本无法辨认方向，电闪偶尔给波涛汹涌的黄浦江镀上层惨白色的银光……

黄浦江咆哮着，翻腾着，像千万匹脱缰的野马，轰隆、轰隆地奔向东方。

只有俩（Korrektur两）位不相识的青年人，将他们的青春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了，挣扎着，奋斗着，劈开了一次又一次向他们伸出的魔爪。

经过不知多少小时的殊死搏斗，苏冠兰终于蛹（Korrektur涌）到岸边，他立刻勇气倍增，双手拖出昏迷的、浑身冰冷的少女，踉跄地走上了沙滩……他碰到了离岸边不远的一根杨树，眼前一黑，金花四迸，晕倒在地上，他也始终紧紧地抱着不相识的少女。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躺在一间明亮而又简陋的水房子里，旁边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医生和一个护士，他试图动弹一下，不料身上发出咯咯的响声和疼痛，他才发现脑袋上（第4页）与四肢缠上了很多沙布和绷带……

“这是什么地方？”他吃力地问道。

“终于醒过来了！”老医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超女护士点点头。“醒过来啦”，年轻护士露出一口白色牙齿，她打开记录本，向苏冠兰点点头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苏冠兰……”

“你在什么地方下的水？”

“下水”，苏冠兰费力地回忆了一番答道，“对了，我在法租界游泳场下水游泳。”

“法租界”，老医生摘掉口罩，抬了抬眼镜，吃惊地说：“到这里是有二十多里的路程，那样大的暴风雨，没被淹死真是奇迹！罗虹，你去问问那个少女是谁？”

“小苏，那个少女是你什么人？”护士一面记录，一面问道。

“姑娘？——什么姑娘？”苏冠兰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老医生与护士交换了一下眼色：“就是你救的那位红衣少女。”

“红衣少女？……”苏冠兰苦苦思索了一番，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认识她，我不知道他是谁……”

罗虹看了老医师一眼。

（第5页）

“待会再问问她自己吧。”老医师简单地回答道。

他想了想，向苏冠兰和蔼地点了点笑道：“年轻人你很不简单，救了一位姑娘，在暴风骇浪的黄浦江上游了二十里，是几个农民把你们救上来，送到我这小医院来的，好好修（Korrektur休）养，要听话，别急，听清楚了没有？”

苏冠兰点点头。

“很好，”老医生满意地笑了，“罗虹，走吧，到那边看看去。”原来这是上海附近农村的一所小医院，离上海有二十华里，戴眼镜的老医师便是这儿的院长。从院长到医生、护士、勤杂工也就十几个人。

苏冠兰抱着少女晕倒在沙滩上之后，被护堤的农民发现。他们费劲地把紧紧拥抱着的男女青年分开，送到了这所医院，在老医生和他们的同伴的精心治疗下，才将他们挽救过来。

“再过一个小时，就没有希望了。”老医生竖着一个指头说。

这些都是罗虹次日清晨告诉苏冠兰的，并说出他（她） 本人的身世。她告诉苏冠兰：“你知道我原来是什么人吗？”“不知道。”“我是个小叫花子，十岁时我们从福建老家到上海，孤苦零仃一个人，是老医生认我做义女，让我跟他学医……然后办起这所小医院来的。”“老院长——你这位义女，看来（第6页）医术很不错！”

“他们医术可精哩！”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到城里开门珍？”

“嘿！你不知道，他医术好但心更好，他少年时代到日本仙台医专留学，跟大文豪鲁迅先生是先后同窗，他立志修成一个好医师，专门医治穷苦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就在偏僻的地方行医，我这个义父，他当了二十年的医生，到如今还常常感叹地说：“我救过很多穷人，也没能够治好中国……”

“他们这种志向和抱负是宝贵的！”苏冠兰微微一笑。

“对呀，他就喜欢舍己救人的人，像你……”，罗虹忽然拍手笑道：“哎呀，我几乎忘了！干爹讲过，你可以走动时，叫你和那位姑娘见见面哩，快起来吧，她就在隔壁。”

“不行！”苏冠兰摇摇头叫，“我这身打扮……”

罗虹这才想起，苏冠兰是穿着一条裤衩，便跑出去捧来一堆衣服，笑道：“都是干爹的，穿上吧！”

罗虹在隔壁的门上笃笃地敲了几下。

“谁”，一位少女嘶哑的声音。

“我——小罗！”

（第7页）

“快请进来吧！罗姐！”

罗虹将门推开，苏冠兰看见一位面目清秀，脸色苍白的少女已从床上座（Korrektur坐）起来，身上穿着单薄的纱衣，显出非常苗条丰满的体态。她见罗虹后面还站着一位小伙子，连忙拉了一拉绒毯，涨红了脸。

“哈哈，还害羞呢……”，护士笑了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呀？小丁，就是他把你从黄浦江里救出来的！你们拥抱的那么紧，农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你们分开！”

少女吃惊地睁大眼睛——那是两只水灵灵而美丽的丹凤眼。

“小罗”，苏冠兰口吃地说，“我求你少说两句吧。”罗虹却哈哈地笑起来，她拉苏冠兰的手走到少女床边，爽朗地说道：“来，我给你们俩（Korrektur两）个介绍介绍，这位漂亮的姑娘叫丁洁琼，这位小伙子叫苏冠兰，是你——丁洁琼的救命恩人！”罗虹说完，便退出病室，接着，她又把脑袋伸了进来，哈哈笑道：“你们好好聊聊，别拘束，我在外边守着，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你们。”

房门紧紧地紧（闭）上了，丁洁琼望着门缝微微一笑，“虹姐，真是个调皮鬼。”拂了拂乱蓬蓬的头发，目光落在苏冠兰的脸上，低声的说：“床沿（第8页）上座（Korrektur坐）吧，嗯！”

苏冠兰在床边轻轻地座下，眼睛看着脚，手里不断揉弄着衣襟，浑身感到不自在。

丁洁琼凝视着腼腆的年轻人，无音的微笑了，她长着一付（Korrektur副）匀称的瓜子脸，两条乌黑弯弯的眉毛，苍白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微微凹下的丹凤眼，又黑又长的睫毛，她思索了一会，双颊泛起了一片红晕，垂下目光，轻声地说：“小苏，我非常感谢你，你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狂风海浪中救了我的生命。”

“别说这些吧”，苏冠兰摇了摇头。丁洁琼看出他的表情，他说的话都是很恳切毫无掩饰的。

“你还是学生吧？”姑娘问道。

“我在济南齐鲁大学念书”，苏冠兰简短的回答道。

“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十八岁”，苏冠兰掐着指头祘（Korrektur算）了祘道，“刚满的。”

“哎呀，你比我几乎小了整整一岁”，姑娘瞪大眼睛说：“可是我还没上学呢，前几天我刚参加过考试。”

“那很好”，又是简短的回答。

姑娘发现苏冠兰一直在回避自己的目光，谈话也往往令人摸不着头脑，便微微一笑挑逗地说：“你有兄弟姐妹嘛？”“有。”“可我是孤丁丁（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弟弟呀！小苏，你就给我（第9页）当弟弟吧！好不好？”

“我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个好弟弟，我真喜欢你！”

小伙子脸红了，垂下脑袋，一声不响。

“你听见没有？小苏？”

“听……听见啦！”

“你说好么？”

“好……好吧！”苏冠兰结结巴巴地说。

“太好了，今后我就叫你弟弟，嗯？”姑娘笑道，高兴地说，“今后你叫我姐姐吧！”

苏冠兰斜瞟一眼，发现这位姑娘，确实美丽的像仙女一样，双颊红的像傍晚的晚霞，比刚才看到的娇嫩苍白的面孔更好，更显出一番吸引人的风韵……

在苏冠兰的年轻生命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为什么造物主把人类分成男女两性这个问题。他几乎没有注意过任何异性。枯躁（Korrektur燥）的代数方程和数字分析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精力。此有今天此刻，他才查（Korrektur察）觉到，他内心深处某种奇异在微微地震动……

“小苏，我的好弟弟，叫我一声吧！”姑娘热情地注视着小伙子。

“叫……怎么叫哩？”苏冠兰为难地（第10页）涨红脸。

“就叫我姐姐嘛！”

“好……好吧！琼……琼姐！”苏冠兰吃力地喊到（Korrektur道）。

“哎！叫琼姐比叫姐姐更好听！”姑娘一把抓过苏冠兰的手，欢喜地笑道，“你真是个聪明的弟弟。”

“真糟糕！我该怎么办哩……”苏冠兰心乱如麻，他寻思一会，缓缓地站了起来，向琼姐笑道：“你身体还没恢复，应该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走？”姑娘吃惊地望着小伙子。

“对，我也得回去，休息一会，待会再来看你吧！”

“好，不免（Korrektur勉）强你”，姑娘失望地望着小伙子说，“待会一定要来呵！”

“一定来”，苏冠兰点点头离开了病房。

丁洁琼独自座（Korrektur坐）在病床上，呆呆地注视着静悄悄的房门，她轻轻地咬住咀（Korrektur嘴）唇，使劲按捺内心起的空虚迷惘……苏冠兰穿着老院长的衣服，回到上海，他要到法租界游泳场取出他和丁洁琼的衣服，可是法国佬蛮横无理地说：“根据游泳场的规定，寄存衣服超过二十四小时未领者，衣物一律“充公”。苏冠兰（第11页）同这些人争了半天，也没争出个头绪，只得忍气吞声，走出游泳场。他回住处另取一套衣服换上，又到光明公司买了一套女服，回到上海附近的小医院，他将借来的衣服归还了老院长，算还了他和丁洁琼两人的治疗、食宿的费用，又轻手轻脚来到了姑娘的房中。

他把从光明公司买来的一套女士夏装——包括一件米黄色绸衣——样式很美观的上衣，悄悄放在姑娘的枕边，又在衣物中放了十块钱。丁洁琼睡熟了，一条蓬乱乌黑的大辫子垂在枕边，紧抿着小巧的咀（Korrektur嘴）唇，闭着很长的眼睫毛，漂亮的眼睛，双颊泛起健康的红晕。

他均匀的呼吸着。薄薄的绒毯下面，她那丰满的少女胸脯有节奏的一伏一起。

“真是个漂亮的女郎！”苏冠兰大胆地凝视了几秒钟，感慨寻思到（Korrektur道），“可是我还要走自己的道路呀！再见了，琼姐！”

苏冠兰悄悄地离开了医院，连老院长和罗虹也没告诉一声。

次日他提着满装书箱（籍）的小皮箱，到苏洲（Korrektur州）和杭洲去了，一转眼二三十天过去了，又回到上海，挤进驶往南京的火车，返程回济南去。他的（第12页）身体更加健康，眼睛更加明亮了，他已经忘掉了黄浦江上的旧事，只在脑中偶尔会一起那两只亮晶晶的睫毛，很长的美丽的丹凤眼。

他更没有料到，在驶往南京的列车上与琼姐相会。

第五章

（第1页）

“啊哈！”竺可桢教授笑道，“可惜我不是作家和诗人，否则我一定要为你们这段小故事写出一片动人心弦的作品！”“不需要写了”，沉默寡言的吴阶平也说话了，“故事本身就是一篇好小说。”

“而且这篇小说还没写完”，竺可桢教授加了一句，“小苏，小丁，你们俩共同协力完成这篇作品吧！一定能变成为一部蛮不错的喜剧，哈……哈。”

丁洁琼也笑了，她笑得是那么坦率、开郎（Korrektur朗）、毫无顾虑；她显然查（Korrektur察）觉到教授话中的弦外之音，她很高兴，望得苏冠兰红着脸难为情地低下头去。

“看来——小丁，你穿的那套衣服还是小苏在上海给你买的喽？”竺可桢教授问道……“是啊！当时我只有一身游泳衣服，怎么能回上海？”

“小苏，倒是个细心的人”教授笑道。

（第2页）

“不見（Kurzzeichen见）得”，不料吴阶平说，“因为他忽略了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对”，竺可桢完全赞同。“哎，小丁，苏冠兰走了以后，你又等了多久？”“我正（Korrektur整）正等了他四五天”，丁洁琼嘟起了小咀（Korrektur嘴）又说：“临走我还留了信给罗虹，要她知道他的踪迹立即通知我。”

“你呆在医院里，父母不着急吗？”教授问。

“我……没有父母了！母亲早去逝了，父亲……我是依靠了父亲的朋友抚养着。”姑娘垂下目光，吞吞吐吐地说。

“父亲去逝了吗？”苏冠兰关心地瞧着少女。

“没有。”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苏冠兰更加关注地问。“我……”，丁洁琼举目看了看三位旅伴善良而又关怀的目光，才低下头，压低声音说：“我父亲就是丁弦。”

“丁弦！”三围旅客都显出吃惊的神情。

“丁弦就是你父亲？”竺可桢教授显出不寻常的激动，他拂了拂灰白的发角，睁大眼睛，注视着丁弦的女儿丁洁琼。

姑娘默默地点了点头。

丁弦是一位著名的赤色作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共产党人，他早年留学德国柏林（第3页）音乐学院，有很深的艺术弓皆（造诣）。他参加了一九二七年震动全国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革命时期作了《黄浦江号子》《赤旗曲》《镰刀和铁鎚》《上海工人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在工人运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蒋介石叛变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丁骇也失踪了……

原来如此，竺可桢教授长久地凝视着丁洁琼，深思的点了点头，吴阶平医师与（也）瞧了瞧丁洁琼，沉思的点了点头，吴阶平看了看丁洁琼又看了看竺可桢。苏冠兰也沉默了，血雨腥风的一九二七年他是记忆犹新的，他虽然住在济南，没有卷入广州上海的恐怖屠杀，但是他却目睹了济南惨案，饱知在黑暗的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危险。

呜……呜，火车拼命地叫着发出凄历（Korrektur厉）的吼声，车身在铁轨上轰隆隆地震动着。

吴阶平医师取下近视眼镜，用绒布擦了擦镜片后重新戴上，然后从网兜中掏出几个大鸭梨，用小刀耐心地一圈一圈地削着果皮。

苏冠兰突然想起一件事，扭头转问丁洁琼，“开始我问你问坐座，你怎么那么傲慢呀？”

“傲慢？”少女一怔，接着微微恍惚一笑，“你不提，我又忘了！我一听你的问话，又是个男音（第4页），以为是个不三不四的流氓哩，所以我干脆置之不理。”丁洁琼歉然一笑，把头扭向窗外。

“流氓？”苏冠兰摸不着头脑。“这样的，小苏！”竺可桢教授摆了摆手，“让我来解释吧！我们在上海一上火车，就座（Korrektur坐）在这里，后来来了一个上海滩的二流子，问小丁不少不三不四的话，挤眉弄眼，她快气哭了，还是我和吴阶平气愤之极把那二流子吓了一顿，他才灰溜溜的跑走了，我们才和小丁谈起话来，要不然啊，我们怎么知道他（她）的姓和名呢？”

“所以我干脆带上大草帽遮着脸，什么也不理睬”，姑娘答道。“哎，这就难怪了！苏冠兰笑着点点头，在咱们中国什么事都有！”

突然一阵骚乱，由远而近，竺教授和吴阶平举目一望，不禁低声叫到（Korrektur道）：“哎呀，不好了！”丁洁琼站起来回眼一瞥，脸色突然变了，狠狠地咬了下唇。苏冠兰英明巧妙地三四十个一身邪色，满脸横肉的汉子，吆喝着走了过来。

“他们是些什么傢（Korrektur家）伙？”苏冠兰问吴医师。

“就是那个流氓把他们的同伙引来了……。”吴阶平连忙丢过一个颜色，苏冠兰拂了拂头发，将白衬衣卷过肘部，默默地站了起来。丁洁琼慌的问道：“小苏，你要干什么？”“你好好坐着，我不会怕的。”

（第5页）

苏冠兰将一只手搭在丁洁琼的肩上，低声说：“琼姐，你座（Korrektur坐）下，我会有主意的。”他的话音沉着有力，他手腕上深处一种很大不可抵抗的压力，丁洁琼被迫坐了下来。

“她娘的，是哪个婊子养的欺负我徒儿”，一个汉子走到眼前，其中一个挺肚皮，长着双斗鸡眼的大汉，两手叉腰的问道。苏冠兰一瞥：只见找（这）大汉左腮上边有一道伤疤，在额上贴着一块太阳骨，裸露着胸部和肚皮上长着又黑又硬的黑色，腰里扎着很宽酱色的绑带，两只手腕上箍着铁护腕，脑袋上斜带着一顶旧礼帽，三四个汉子也类似打扮围在身旁。

四周的旅客预感到将要有一场危难的事情发生，提起行李，纷纷躲避。“就是她，她”，一个骨瘦如柴狼狈不堪的傢伙指了指丁洁琼，又指了指竺可桢教授和吴阶平医师，用尖溜溜的嗓音叫道：“还有他们臭骂我一顿……我说回头请我师付（Korrektur傅）来有你们好受的，他们说，哼，管教他有来无回。”

“好哇！”斗鸡眼大喊咆哮起来，将带着铁护腕的手挥了挥，“小的们，将这个小子先给我带走……”流氓们纷纷奔上来，不料，他又摇了摇脑袋，“慢点上，我仔细瞧瞧，四？（第6页）眼力不错，这小婊子确实长得俏，“黑大汉脑袋一仰，“哈哈”狞笑起来，“祘我福气好，尝尝洋学生的滋味！哈……哈……”

黑大汉一挥手，那几个乌龟王八旦一齐拥了上来，吴阶平气的浑身发抖，站起来伸手一挡，被一个流氓当脑一拳，又摔倒在座位上，那傢（Korrektur家）伙打倒吴阶平之后，手还没收回来，自己却被一拳狠狠地打在右眼上，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向后推去，一跤摔出四尺远，从眼窝里和后脑勺上迸出又黑又腥的血。

这致命的一拳，是苏冠兰出击的。

另外两三个大汉抢上来，都被苏冠兰巧妙地狠狠地打倒在地，“哇啦哇啦的”嚎叫着，挣扎着。

斗鸡眼的黑大汉惊慌失措，沿着过道后退几步，定睛盯着苏冠兰叫道：“好哇，你竟敢叛乱打我的徒儿，太岁头上动土！你，你……你……你叫什么名字？我手下不打无名之将，快快报上名来，我和你拼个高低。”

苏冠兰一只脚踏一个流氓身上，双手摆开架式，直勾勾地看着黑大汉，冷冷一笑道：“你先谈你的履历，免得到阎王那里不好报账。”

“我？上海滩上’铁拐李’你都不知道？连杜老板，英老板，都让三分，这个小子有点有眼不识泰山！”黑大汉一拍胸脯大叫道。（第7页）“我认识你”，苏冠兰冷笑道，“我这拳头可不认识你，你不是要拼个高低吗？请吧！”

“哎呦”，突然一声惨叫是从地上发出来的，原来苏冠兰说话时不留神，脚踩歪了，将他脚下那个流氓的肋骨“咯嘣，咯嘣”踩折了两根，苏冠兰低头一看，只觉寒光一闪，他急忙将脑袋一闪，将力量集中在一个胳膊上和五个手指上，猛力一扳，直扳得“铁拐李”得铁护腕“咔吧，咔吧”直响，碎成几片废铁……

列车降低速度，快要进入一个车站，苏冠兰将斗鸡眼的黑大汉拖到车口，一脚踢了下去……回到座位时，那几个横倒竖卧的汉子都不见了。

“那伙坏蛋哩？”苏冠兰问道：“我要把他们都摔下车去。”

“祘（Korrektur算）了，别穷追了！”吴阶平心有余悸地说道：“有的跑了，有的被车上的警察拖去了。”

苏冠兰坐在丁洁琼的旁边，接过姑娘递过来的毛巾，揩揩汗水笑道：“什么警察？流氓扰乱治安，调戏妇女，他们都不闻不问，连影子也不见，一看到这群坏蛋受了惩罚，他们反到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别出声啦！小苏”丁洁琼瞧了瞧；又推（第8页）了他一把；苏冠兰抬头一看，两个警察站在他面前。

“喂，先生，你贵姓？”一警长模样的傢（Korrektur家）伙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苏冠兰。

“我姓苏，有什么见教吗？”警察把头一歪：“在列车上聚众殴斗，轻伤两人，重伤两人，还将一人摔下火车去，至今生死未明，你更居然诽谤国家警察……这一切，您想没有？”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想。”

“什么？没有时间……？”

竺可桢教授连忙站了起来，给警察递过去两支“海盗牌”香烟，哈哈笑道：“误会，误会……我们这位苏先生年轻气盛，凡事嘛，请两位包涵！苏先生的令尊大人就是当今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苏凤琪老先生……！”

“紫金山天文台？”警长一惊，和他同伙接过香烟，脸色缓和下来，凭良心话，他并不知道天文台是什么玩艺。在他心目中“天文台”大概是和秘密警察署、侦讯局，苏杭当警察差不多，他灵机一动，决定不妨不留点余地。

“对苏先生将总统都让三分呀！”

（第9页）

“呵……呵，那么……久仰，久仰”，警长将眼珠一转，忽然曼满脸堆起笑容来，拱拱手道：“其实呀，我也是为苏公子好，那位’铁拐李’是上海滩上出名的人物，现在带着一班徒儿到南京，不外在蒋总司令手下将会有用，所以……”“对，对”竺教授连忙应道，扳出打火机凑上前去，两个警察奌（Kurzzeichen点）着烟，搭着腔去了。

车厢中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干嘛要提我那位父亲？”苏冠兰看着教授问，“我可真不高兴提他。”

“别固执了，小伙子”，教授笑道：“凡事都得有个策略嘛！”

“吴医师，你胸上被打了一下，好些了嘛？”丁洁琼关怀地问。“好些了”，吴阶平忍着伤的疼痛，平静的答道，继续削梨。

“噢，都是为了我……”姑娘感动地叹了一声。

“这个应该的”，医师淡淡一笑，“多亏冠兰，要不然呀……”

竺可桢很感情绪的问：“小苏你从哪儿学的来的拳术，那么高？”“我不是说过吗！中学时代在五台山放假跟和尚们学的”，苏冠兰笑道：“想不到，在这用上了。”

“小苏，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姑娘充满敬佩和爱慕的眼神，望着苏冠兰，又看了见（看）另外（第10页）两个伙伴。

“刚才吴医师不是说了吗？”苏冠兰有意无意地转话题，“快到南京了，琼姐，你这次上南京作什么？”

“上大学，今年暑假，我参加了金陵大学艺术系。”

“艺术系？”

“我父亲是学艺术的，我从小擅长跳舞，我进金陵大学学舞蹈！”苏冠兰却摇摇头。

“怎么啦，小苏？”竺可桢教授笑道，“学午（Korrektur舞）蹈不好吗？”

“不好，学文学，学艺术都不好。”

丁洁琼睁大眼睛看着苏冠兰，竺教授思索一会问：“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们看看中国黑暗到什么地步，贫穷饥饿，争夺政权，贪官污吏，杀害百姓。外国人侵略我们——救国必须踏实的干，歌唱，跳午，写文章，有什么用……？”

竺可桢教授意味深长地问道：“照你说，学什么能够救中国呢？”

“我想”，苏冠兰认真的思索片刻答道，“咱们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侮。主要是没有很多的工厂，没有强大的工业，没有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所以“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是不是？

苏冠兰点点头，望着教授。

（第11页）

吴阶平一股劲地削着最后一个梨，什么话也不说，丁洁琼则睛（睁）大漂亮的丹凤眼，更好听着这一场对话。

“我是科学家”，竺可桢沉思了一会，语重心长地说，“根据我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几十年的体会，科学救国、艺术救国一个样，都是不通的，年轻人，你有读过鲁迅的《呐喊》这本书吗？看过？那很好，你去再看看《呐喊》的《自序》吧，里面是描写鲁迅先生怎样从“医学救国”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我并不想让你去弄什么“文学救国”，文学也不能救国的。我的意思是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

“对——政治”，也许你今天还不能理解我的话，而且我在政治信念上也在摸索，在寻找一个方向，我这次回国就是这个意思……”

教授沉默了，凝视窗外广阔的田野，荒凉的、枯槁的、一望无际的乡村。

吴阶平将削了皮的梨放在桌上，笑道：“吃梨呢，别说了，只有三个梨，咱们四个人怎么吃法？”没有回答，他又说道：“我不吃了，你们三人一人一只。”

“不行，吴医师削了半天，自己不吃怎么行？”丁洁琼说。“我不吃吧”，苏冠兰说。

“不，大家都吃”，竺可桢笑着说到（Korrektur道）：“由我来分（第12页）配，包管大家满意。”他将两个梨子分给自己一只，给吴医师一只，又接过小刀将大梨一分切为二，给苏冠兰和丁洁琼，笑嘻嘻地说：“这样行不行？”“啊，原来如此……”吴医师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苏冠兰接近半个梨，脸都红了。丁洁琼咬了一口，吃吃地笑道：”不错，滋味很好！“

“很甜吗？”教授问道。

“很甜。”姑娘很细地瞅了苏冠兰一眼，高兴地笑道。

教授与吴医师对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列车驶入南京站。

“小苏，你下车吗？”竺可桢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信口问到（Korrektur道）。苏冠兰答道：“我要乘火车、轮船，渡过长江，回济南去。”

列车停在月台边，竺可桢拉着吴阶平挤出人群中，往南门走去，医师抬了抬眼镜道：“何不同丁洁琼一块走？”教授仿佛没听见吴医师的话，他与苏冠兰握了握手说声：“再见。”又将手伸向丁洁琼：“暂别了，小丁，你是金陵大学吗？”姑娘点了点头：“是啊，教授您是吗？”“好吧，到学校报到后，请到校长室来一下？”

“为什么？”

“我就是金陵女子大学就任校长”竺可桢笑道。

（第13页）

“是吗？”姑娘喜出望外，使劲地握住教授的大手。

教授和医师走到了车站，找到了金陵女大派来接他们的汽车，他们将行李放进车后，回身走回车站大院铁栅栏边，教授往栅栏里边一望点点头道：“阶平，你瞧……”

吴阶平看见月台上的旅客已经走得空荡荡的了，只有一对男女青年喃喃低语，徘徊不走，那正是苏冠兰和丁洁琼。

“明白了吧？我们为什么先要离开了？”教授拍拍医师的肩，爽郎（Korrektur朗）地笑道：“你有时候很聪明，又是又傻！”

走到汽车上，医师问道：“要不要等丁洁琼一下？”“不必了，汽车太小了”，教授吸着烟沉思的说，“今后帮助她的地方很多，不在乎这一次。”

“我真没想到，我的朋友丁骇有这么大的一个女儿……”

“我也认识丁骇，那是在柏林”，医师想了想，“丁洁琼很象她父亲……”

“特别是那双眼睛，明亮极了，又很漂亮”，教授点了点头说：“还不知道，她是不是像他父亲那样有作为呢？”

苏冠兰和丁洁琼在检票口停了很久。

旅客已经走无，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第14页）

丁洁琼不时抬头看小伙子一眼，他（她）那美丽的丹凤眼中充满了深情，闪烁着热烈的光芒，苏冠兰偶尔瞧姑娘一下，险又避开她的目光，他象有千言万语涌向心头，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两三个青年检票员倚在栏杆边，挤眉弄眼地笑着，窃窃私语着。

呜！呜！——火车又叫起来了。

“小苏”，姑娘终于鼓起了勇气，捧住苏冠兰的手说：“我……我喜欢你。你能留祥（Korrektur详）细地址给我吗？”

苏冠兰勇敢地迎着少女炯炯放光的眼神，掏出钢笔……

呜！呜！呜！——机车喷着白色的蒸气（Korrektur汽），大声叫起来，他在警告人们，列车即将开动。

这个庞大的钢铁怪物，它为什么不懂呀？他只顾无情地嘶鸣着，催促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撕搧着那个依依情别的心……

第六章

（第1页）

苏冠兰离开济南火车站后，回齐大去，他决定不从大门进学校，于是绕着小道从小山下的田野的树林沿着曲折的小道，向生物系走去……

齐鲁大学是一所美国教授举办的大学，全校共有一千多人，却分为数学、化学、物理……等十三个系和医院、神学等三个学院与三个研究所，学习年限很长，五年到八年不等，整个院系的学生很少，有的年级一个学生也没有，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教规的严格和教材的高深是全国出名的。着错大学面积很大，按照院校的性质分为三个校园，其中生物系和医学系比较偏僻。

呯！呯，苏冠兰已经看到了生物系的朱墙绿园的柳林，亭阁了，忽然听到传来两声尖叫的枪声，他吃惊地停着脚步朝围墙那边望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蓝布衫提着手枪的彪形大汉，从丛林中蹿了出来，几乎与苏冠兰撞个满怀。

“鲁宁”，苏冠兰定睛一看，惊叫了出来。

大汉猛然抬起头来一看，才放下心来，他额头流着几丝鲜血，竹布长衫也刮破了几处，长长的黑发乱蓬蓬的，有几撮黑发和鲜血粘在一块。

（第2页）

“鲁宁，你怎么啦？”苏冠兰抓住鲁宁的的胳膊，压低嗓音问道。

鲁宁比苏冠兰大四五岁，身材高大健壮，据说在前些年在南开大学，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到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又在北京大学呆不住，才又到济南，进了齐鲁大学医学院，谁不知道（谁知道）一年的时间，又在齐大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课上读书会和什么密秘（秘密）小组，在平静的校园里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骚动，一向埋头试验室和研究室的苏冠兰也被吸引参加了读书会，开始读《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鲁迅、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等，苏冠兰早就听人们风言风语说鲁宁是个共产党员，当时苏冠兰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不过他有时想，倘若共产党员像鲁宁那样，那共产党也挺引人喜欢哩。

今天，此刻苏冠兰发现他提着冒着烟的手枪，匆忙的跑来时，他立刻醒悟了一切，而且立刻为鲁宁的生命担忧起来。

呯！呯！呯！从不远处发出几声枪响，还可以听见一阵骚乱和泣叫。

“不行，小苏，我得马上走，再见！”鲁宁回头一望，倏地抽身就走，“站住，鲁宁”，苏冠兰一把抓住他：“你这样怎么能跑？快脱下长衫，给我拿（第3页）着，我掩护你。”

鲁宁微微一怔，连忙脱下长衫，给了苏冠兰，苏冠兰从兜中掏出一块银元交给鲁宁：“老鲁，快跑，我从右边跑掩护你。”

鲁宁接过钱，仅仅地握了握苏冠兰的手，深深地看了年轻人一眼，便扭身疾步消逝在草丛中。

苏冠兰屏住呼吸，扭转身来，这时沿着生物系的小路，已经出现了持枪的，捕捉人们的身影，苏冠兰急忙把小皮箱往树丛中一丢，抓住鲁宁的长衫，朝另一个方向奔去。

“站住，站住”，后面传来狼嚎般的怪叫：“再不站住就开枪打死你。”呯！子弹发出坚历（Korrektur利）的呼啸，从他的身边、头上飞过。

苏冠兰凭借着自己的体力和身体的灵敏，在丘陵上、在丛林中巧妙地穿插而疾奔，时快时慢，把追捕者抛开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他妈的！站住！”呯！呯！呯！……枪声越来越紧，苏冠兰跑出了二十多里路，拣起一块石头，将鲁宁的长衫往石头上一裹，甩在路边的一口枯井里，又跟了一里多路，走（第4页）到林边，信手拿过几束麦草，大模大样地往地上一躺，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晴朗的天空。

最头里的一个士兵，跟到身边一看他这模样倒不禁惊呆了：“起来，他妈的”，一个士兵气势汹汹地吼道：“跑，看你他妈的往哪里去。”

一个士兵举起枪朝苏冠兰刺去，被苏冠兰用手一甩仰面摔倒在地，步枪也抛出几尺远，三四个士兵和一个穿便服的特务模样的人吓的连连后退，一齐将枪口对准苏冠兰。

“我倒想问问你们，干嘛这样穷追我？”苏冠兰坐在麦秆上，斜视着他们冷冷问道。

士兵和特务们围聚上来，一个呆着黑眼镜的特务头子走上步来，打量了苏冠兰一番，恶声恶气地问：“喂！你是什么人？”

“你们追了我半天，怎么连我是什么人也不清楚呀？”

“咦，他妈的，怎么不但衣服变了，连模样也变了？”特务纳闷地说。

“我一直是这份模样！”

“你的长衫呢？”

“我什么时候穿长衫来了？”

几个军官和特务商议了一番，决定把苏冠兰带回去交差，“他妈的，一定是这小子，掩护共产党员了！”

“我什么共产党员也没看到！”苏冠兰硬梆梆地说，随后被三十几个士兵和特务们簇拥着（第5页）回齐鲁大学去了。

校长查尔斯住在“杏园”，这时大学校址边的开满杏树的小庭院，还有个长荷花的小池塘，一座小小的两层洋楼。

特务们压着苏冠兰来到洋楼，戴眼镜的傢伙喊了一声“报告”，查尔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一见苏冠兰，面色陡变，脸上阴沉沉的，笑意顿时消失的干干净净，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搞的？你们在干什么？看你们把谁抓来了？”

“报告，我们奉了您的命令……”特务头子说道。“住嘴，我给你们下了什么命令嗯？”查尔斯咬着牙。

“我们奉命……奉命去抓共匪鲁宁，鲁宁越墙逃跑，在追击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看见鲁宁穿着长衫在前面跑，追了二十多里路，才发现了这小子，长衫不知扔到哪去了！”

“什么小子”，查尔斯气的满面通红，恶狠狠地说：“他是我侄儿，明白吗？你们把他抓来，办的真漂亮！”他又用英语骂了一句，苏冠兰听出是“猪猡”。查尔斯瞪了一眼，走下台阶，握住苏冠兰的手，连声说；“太对不起你了，太委屈你了。”“校长，我根本没看见鲁宁，也没看见什么穿竹（第6页）布长衫的人，可他们硬说……”苏冠兰委屈地说：“我从车站回家，一听到枪响，吓得我扭头跑了……他们追了我二十多里路……”

“他们可混蛋啦？”查尔斯厌恶地朝特务们挥挥手，“滚的越快越好，愿上帝惩罚你们这群废物吧！五门（阿门）……”

特务们面面相视，灰流（Korrektur溜）流地走了。

“进屋休息一下吧，冠兰”，校长回身一笑，抓住苏冠兰的手道：“也不必做什么解释了，我内心全明白了……唉，嘿……嘿！”

博士干笑了两声。

“谢谢校长，我不进去了”，苏冠兰苏冠兰推却着，“我还的回宿舍看看，收拾一下。”“也可以”，查尔斯想了想点头道：“晚上到杏园来一下，有要紧事找你谈谈。”“好吧。”苏冠兰辞别了校长，转身就走。查尔斯凝视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不要失约，一定要来呀！”

第七章

（第1页）

苏冠兰住在六舍，进入齐鲁大学两年来，都是他自己单独住在一间宿舍，不用说，这又是校长对他的特殊照顾。但是，爱好体育的运动的苏冠兰经常心中烦闷。周围住着几位（第2页）教授，讲师，都是神学院外文系的，平时也无话可谈，在鲁宁的影响下，他本来准备回来以后，搬到大斋舍去，同千百名同学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可是鲁宁又走了。

苏冠兰到校外草丛中找回手提箱，回来芝兰圃六舍自己房前，里面做（Korrektur坐）着一个陌生的人，一个矮个子，一脸滑稽象的年轻人，性情爽郎（Korrektur朗），举动活泼，经过一番的自我介绍之后，苏冠兰才知道对方叫童尔昌，湖北武汉人，刚考入齐大医学院。“医学院”，苏冠兰沉吟着，“你怎么要想起来考齐大医学院的呢？是有八年修业年限，是全国最长的，要熬完可不容易！”

“我听说，齐大校规特别严格，教材格外高深，我爹总说学点真才实学，宁可费点心血……！童尔昌操着湖南口音说：“其实我是考生物系的，不知道怎么给弄到医学院的。”

“是吗？”苏冠兰思索了一会问道：“生物系和医学院宿舍都在东边，怎么让你住西部芝兰圃来了？”“谁知道”，童尔昌眨眨眼睛笑道：“也许是那边宿舍住满了吧！反正我刚来，什么也不清楚……怎么？不欢迎我跟你住在一起吗？”“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苏冠兰一笑，握住童尔昌（第3页）的手道：“我单人住在这里，正感到闷的慌呢，你来正好，给我作个伴，一块也热闹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的校长，那个秃头鹰似的神父，他是十分狡猾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很可疑。”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童尔昌点了点头，说了半句话，却把下半句燕 （Korrektur咽）回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苏冠兰注视着年轻的伙伴。

“没什么意思”，童尔昌哈哈笑道：“查尔斯那个傢（Korrektur家）伙，一定是个凶险之徒，他昨天通知我说：“‘跟你同房住的是我的侄儿，还是个好学生，每年都是要到金榜的，全校第一名，是个很可造就的人’等等，还要我当好你的伴。”

夜餐后不久，校长室秘书亲自来请苏冠兰说，查尔斯博士请他到杏园去一趟。“小苏，查尔斯和你什么关系？”童尔昌好奇地问，“他问是（为什么）称你为侄儿。”“哼，这叫我怎么说呢？”苏冠兰皱皱眉，抬头问道：“史密斯，校长有什么事叫我？”“对不起，我不清楚”，史密斯彬彬有礼地答道。“是不是为了鲁宁的事？”苏冠兰又问到（Korrektur道）。“可能不是，据我所知，您的父亲苏冠兰先生来了，也许是他老人家找你！”“我父亲？”苏冠兰又皱皱眉头，他心里反复琢磨着，“究竟是什么缘故哩？”

这老头，苏凤琪是怎样一个人物呀？说起（第4页）

气宇不凡

来话长了。

今年，一九二八年，苏凤琪五十岁了。

他出身在一个什么家庭，父亲是什么模样，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只记得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和他的弟弟苏凤麟过着里流浪乞讨的生活，1888年十岁的苏凤琪和八岁的弟弟一起，被太原附近的一座天主教的英国传教士收留了，从此结束了悲惨的乞丐生活，当上教堂唱诗班的歌童，经过一段时间，洋教士就发现了这兄弟两个不仅具有圆润的歌喉，更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理解力，短短六七年的时间，他们就学会教士们所有的、全部的的拉丁文、英文知识和精湛的天文数学知识。

这些东西即使在西欧，甚至伊斯大学和剑桥大学，也不是一般人十几年学完成的。1896年，苏凤琪被英国教会保送到伦敦大学，他立即考入历史悠久的剑桥大学，安敏洛斯学院。苏凤麟则考入伦敦大学。

在圣一安教济洛斯学院集中着当时欧洲的第一流的天文学者。1900年苏凤琪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学院毕业，他在毕业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超群绝伦的数学才华和对无理构造的新颖理论，使白发苍苍的皇家学会教授权威们、院士们深感惊骇。当时（第5页）皇家学会付（Korrektur副）会长、格林威治天文台上台长威克奥兰博士，曾经凭着他卷曲的、金黄色的假发起誓：“我断言，苏凤琪将会成为二十世纪天文界的一颗新生彗星！”

1900年，24岁的苏凤琪当上了剑桥大学教授和安教洛斯学院的院士，1905年他进入英国皇家学会成为一名会员，苏凤琪教授广博才力，不仅深入到天文学，而且涉及到语言、文学、天文、化学、天体物理、生物、化学、量动学等等多种天文创造者之一。到一九二五年回国时，苏凤琪仅四十七岁，但已是白发苍苍银须满天下了，由于科学事业上，特别是在数学、语言方面卓越的贡献，他已经获得国际最高荣誉——英格兰、英格兰、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皇家学会会员称号，皇家学会讲座主任，格林威治天文台计祘（Korrektur算）部分主任、皇家天文学副会长、院士，法兰西科学院国外院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等数十种金光闪闪的头衔。

苏凤琪自称道“邦盎个盎，撒先逊人”。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生活了大半辈子，直到青云直上，成为驰名的世界名人，并没有望（Korrektur忘）记自己的故乡，他虽然是语言界的权威，可是对中国话和语言却不甚了解，但，这并没减淡他对祖国的怀念。

（第6页）

苏凤琪常常对人说：“他很钦佩英国，喜爱中国，却厌恶美国。中国给予他生命，英国给予他荣誉，但美国却是产生流氓凶恶的所在，不能给他好感的美国人中，他只喜欢一个人，就是林顿·查尔斯。

苏凤麟在学术界的声望，远远不及他哥哥。他在伦敦大学毕业后，在这所大学教书，顺便在天文研究所从事一些计祘（Korrektur算）工作，他结婚较早。1906年，他26岁，他在罗切斯特与一位华侨好，结了婚，结婚次年他有了一个孩子，叫苏培兰。

苏凤琪迟到1909年才结婚。在故乡山西太原经人介绍与一位破落地主的女儿结为夫妻，妻子是个略通文墨、性情贤淑的姑娘，举行婚礼时，他意外遇到童年时代一起乞讨的伙伴叶生，一别二十多年，叶生的生活情况稍有好转，做点小生意，也娶了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但总的来说穷愁潦倒、贫病交困，苏凤琪很同情小时的伙伴，想念之中彼此都有感慨。

婚后，苏凤琪把妻子留在国内，又赠送一些钱才给叶生，就返回英国了。

以后每隔一年或三四年，苏凤琪总要回国住几个月，探望妻子和陆续出生的儿女们。1910年他有了第一个儿子苏冠兰，1919年次子苏启兰也出世了，女儿苏珊兰是一九二四年出生的。

（第7页）

1920年苏凤琪接到老朋友叶生病危的消息，匆忙从英国赶回来，在临终的病榻前叶生抓住它的手颤巍巍地说：“我的妻子前年去世了，现在我不行了，凭着我们小时一齐流浪讨乞的共同命运，我请求你为我抚养我的女儿玉菡……”

苏凤琪看了看一旁泣不成声的，长着一双聪明的杏核眼的姑娘，伤感地抚摸老朋友的手答道：“放心吧！我一定要把玉菡当做我的亲女儿看待。

叶生病故后，苏凤琪把叶玉菡接过来和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同苏冠兰一起在英教会读书，他和妻子商议定为十岁的冠兰和十一岁的玉菡定了婚，从此，玉菡而为这个家庭的一名正式成员，成为他将来的儿媳妇。

1924年，苏凤琪妻子生下了女儿苏珊兰以后，不久就病故了，同时，冠兰和玉菡从教会中学毕了业，次子启兰也上小学。这一切促使他归心似箭，因此，在一九二五年，辞去在英国的全部要职，决定回国，皇家学会决定任命他亚洲最大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职务。

苏凤琪教授是一九二五年春天回国的，秋天他的老朋友林顿·查尔斯突然从美国以教会的全球布道会的神父身份来到中国，查尔斯虽然从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师，不知怎（第8页）样一来又变成热烈的基督教徒，但是对中国的感情依然如故。此外还从美国带来了一大堆头衔“东方史硕士”，“神学博士……

苏冠兰和叶玉菡从小就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可是到了十三四岁懂得人事的时候，冠兰对玉菡却忽然冷淡起来，1926年中学毕业时，他根本就不理睬玉菡了，他很尊重她，她也同时器重他。她的各种性格，如优美、聪明、文静、善良……可是他根本不爱玉菡，他不愿意把她当成他的终身的伴侣，而希望她能成为一位好朋友、姐妹。

这些情况，老教授当然明白，于是他特意将玉菡安排入齐鲁大学，把已经考入清华大学的冠兰弄到齐鲁大学来。

查尔斯校长执行老教授交给他的任务，严格地督促着他们的学业，并且防范着他和她的任何一点可能的“越轨”行为，这种“越轨”行为并不是他和她的爱情行为，而是指他和她之中任何一个人与第三者产生爱情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博士的努力没有卓越的成效。首先，虽然苏冠兰都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矛，叶玉菡也始终是超群绝类的，但这些都不是查尔斯的功劳，而是他们自己的天才的，（第9页）

苏冠兰

勤奋的结果。其次，自进入齐大后，苏冠兰对叶玉菡依然冷若如霜，不加理睬，而叶玉菡更加沉默，优（Korrektur忧）郁了，整天埋头于书本实试室（实验室）中。彼此毫无进展，根本不须神父的“防范”，这对纯洁的年轻人也不会与任何第三者产生“越轨”感情，对查尔斯都力图迴（Korrektur回）避。即使来到校园，坐在校长办公室里，也总是持拗地保持沉默。查尔斯对心理学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把苏冠兰叫来谈过几次话，结果呢？除使查尔斯明白一点，他一点也不爱玉菡外，其他一无所获。至于玉菡，每次来到校长住处，除了微微叹息外，她从来没有更多的表示。林顿·查尔斯神父判定，叶玉菡在心里是爱苏冠兰，而苏冠兰则确确实实地一点也不爱叶玉菡。

怎么办哩？……查尔斯明白，像苏凤琪这样严谨通达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有着怎样不可限量的锦绣前程。查尔斯也清楚，在一大堆“博士”、“硕士”的金光闪闪的头衔下，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人。为了在中国干一番冒险的事业，并且使这番事业卓显成效，聪明而又糊涂的老朋友对自己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呀，千万不能使老朋友积聚下来的（第10页）信任和友谊，在儿女的婚事上功亏一篑呵！

于是，1928年暑假结束时，到北京勘测天文的苏凤琪来到了济南，听取了查尔斯祥（Korrektur详）细的报告后，老天文学者决定立即“命令”儿子“完婚”。

校长秘书史密斯先生奉命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

第八章

（第1页）

林顿·查尔斯是个模样很古怪，有着一付（Korrektur副）又高又大的骨骼，他相称的身躯却长着一个车轴式的光秃秃的小脑袋，连着身躯的，一根大紫棍似的细儿弯的脖子，在后脑勺上铺着一层红色疏稀的软毛，深入凹下去的眼窝里闪动着两颗？色的玻璃球似的的眼睛，总闪着鬼火般的微光，另外还有一只很长的长满疙瘩的鼻子，两边也突起的尖溜溜的颧骨，当他披紫红色袈裟在神坛上讲道时，真像苏冠兰说的那样——“一只秃头鹰”。

查尔斯校长室、图书室、档案室都设在楼下，卧室设在楼上，此刻他和老朋友苏凤琪老教授在沙发中，劲头十足地谈着，他要把“杏（第2页）园”改成“杏花林”。

“你还记得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吗？老朋友？”查尔斯摇晃着脑袋，兴高采烈地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苏凤琪穿着中国式的绸布长衫，心不在焉的点点头。他面目清秀，前额很宽大，后脑勺上梳理整齐的长发，垂着五缕银须，他紧皱眉头，两道高高隆起的眉骨上嵌着一对浓密的眉毛。

“特别是最后两句，你听，老朋友！”查尔斯显出陶醉在诗情画意中的表情，摇头晃脑地吟道：“‘借问醉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林。’哎呀，何等出神入画的诗意！所以，我想，把‘杏园’ 改成‘杏花林’，多好！”

“可是这是高等学府不是茶抽酒寺呀！”苏凤琪摸摸银白的胡须，心不在焉地淡淡一笑。

查尔斯连忙解到（Korrektur道）：“我是取其意境，而不是取其实意呀，何况……”

笃！笃！笃！办公室巨大的橡木门响了几下敲门声。

“史密斯先生吗？请进！”查尔斯收敛了笑容。

秘书像幽灵一样推开门钻了进来，恭敬地向（第3页）苏教授点点头，然后向校长报告：“苏冠兰在门外等候。

“快请进来。”查尔斯挥手连忙说。

苏冠兰慢步走进阴森的校长室，他微眯上眼睛，借着昏黄的灯光，看清了两位老人。

“爹！”他望着面色严峻的父亲，不自然地叫了一声，老教授点了点头，祘（Korrektur算）是回答。

“校长先生。”又转向神父。查尔斯干笑几声，从沙发上欠了欠身子连声说道：“不必客气，冠兰，不必客气，叫我查尔斯校长就行啦，或者跟中国的叫法，叫我查叔叔，《百家姓》里不是也有查姓吗？”经过查尔斯的指点，苏冠兰座（Korrektur坐）到一张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

一个校卜（Korrektur仆）端了一杯红茶放在他手边的小几上，谈话开始了。教授首先问了几个关于学业方面的问题，查尔斯替苏冠兰回答了多半的问题。

他只说个“是”或者“不是”，然后言归正传了。

“你和玉菡的关係（Korrektur系）怎样了？”

苏冠兰摇摇头：“不，不怎么样！”

“什么？不怎么样？你知道不，她和你之间订了婚约？”“不，不太清楚”，又是摇摇头。

（第4页）

“老是不，其实你比谁都清楚”，老教授勃然大怒：“要不然，几年来一直不理睬她？”苏冠兰垂下头沉默着。

“你是不是外面有相好的？”老教授目光闪闪地盯住儿子。

“没有”，查尔斯忙摇手道：“我敢以校长的名誉担保，冠兰在齐大期间，他没有任何不规矩的现象，而老实说，追求他的姑娘倒不少，像他这样聪明、漂亮的、出身名门望族的小伙子，哪能上这种当？！不过，他根本没有动心……”

“我是乞丐出身，那祘（Korrektur算）什么名门望族？”老教授瞥了查尔斯一眼，干咳了两声，又转身问儿子：“你听我说，我这次来济南就是为你和玉菡的事情，你十八岁了！她也快十九岁了，已经是大人啦！可以结婚了！”

苏冠兰惊讶地看了看父亲。“你干什么这样看我？”老教授以不置可否的口气说道，“现在你就准备结婚，等你结婚后，我在北京或南京去。我不是一个村野农夫，不信什么黄道吉日之类，你什么时候办都行，明天也行，或者这个礼拜任何一天都行。”

“不”，年轻人站了起来。“什么不？不和玉菡结婚吗？”苏冠兰点点头。“什么？你敢悔婚？你敢违（第5页）抗你父亲之命？”

老教授倏地站起来咆哮：“你说，为什么不和玉菡结婚，难道她没有才学？配不上你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吗？”“不是”，苏冠兰安静地答到（Korrektur道）。“你看她面貌丑陋吗？”“不”，他又晃了晃头，“不是，不……”“她品质不好？嗯？”年轻人又晃了晃头。“你即（Korrektur既）然找不出他（她）半点缺点，你为什么不同意和她结婚？”老人气的胡须乱颤。“我，我不爱他……我和她没有感情。”“没有感情……感情是什么东西？我和你母亲结婚，不但没有感情，连面都没有见过哩！”

查尔斯笑着帮腔：“呵，苏老先生两夫妇不也生儿育女吗？也很和谐吗？”接着，这位神父满脸堆笑地帮助苏凤琪，一唱一和，软硬兼施地劝告，就是磨坏了他们的口舌，苏冠兰只是不答应，老教授气得满脸惨白地倒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不断猛吸着雪茄烟，手也在瑟瑟地颤抖……“冠兰，你看你把你爹气成什么样子啦？”查尔斯责备地说，“你到（Korrektur倒）说说看，你不愿跟玉菡结婚的原因在哪里？”“我不爱她！”苏冠兰还是那句话。“那么，你爱谁呢？”神父目光炯炯地注意年轻人。

苏冠兰微微一怔，是呀，我爱（第6页）谁呢？在十八岁的生命史上，他似乎还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性，他只从小说和诗歌中知道爱情……不，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仅仅不爱玉菡，并不妨碍他尊（Korrektur遵）照父命与玉菡结婚，至于婚前的感情，婚后的幸福，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对这一切都很淡薄的，数学和化学的工（Korrektur公）式占据了他头脑的一切空隙，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着他，顽强地违背父亲的旨意？或者讲的清楚一点，用查尔斯的话来讲，就是“你爱谁呢？”

苏冠兰没有讲谎话的本领，他没有回答查尔斯的话，他怔怔地站在阴森森的校长办工（Korrektur公）室里，在一片幽暗之中，他仿佛听到了一阵清脆的笑声，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少女青丽而白皙的脸庞！两颗亮晶晶的、漂亮的丹凤眼……“小苏，我喜欢你！”那两只丹凤眼深情地望着他……“你能给我留下祥（Korrektur详）细的地址吗？”

苏冠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咀（Korrektur嘴）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

“说呀！回答校长的话，你究竟喜欢谁？”

苏冠兰猛的警醒过来，他定睛一看，（第7页）才发现父亲正盯着他，他倔强地摇摇头。

苏凤琪心中怒火一冒，从沙发上跳起来，还是神父眼明手快，连忙按住教授，不慌不忙地说：“别急嘛，冠兰是个好孩子嘛，不懂事，慢慢来”，神父一双眨眼睛几下，“冠兰，你先回去吧！好好考虑，父亲这是办为你好的事呵！”

年轻人转身走出房门，苏凤琪在地上顿着脚，吼道：“快滚蛋，限你二十四个小时答覆（Korrektur复）！哼！真气煞我也！”

第九章

（第1页）

查尔斯校长果然是个神通广大的人，二十四小时内他动员了白付（Korrektur副）院长、教务长、系主任、教授、讲师、秘书等各种各样的人，来对苏冠兰进行劝婚。冷僻的芝兰圃六舍，已门道若市，熙拥一时。

当前，校长并不在这里，查尔斯对于这种“围城”式的劝婚并不寄予希望，他仅仅指望从早到晚的、川流不息，访问核心是实现（践）了二十四小时之后，苏冠兰再度被叫入校长室时，已经头昏脑胀地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

（第2页）

在校长面授机宜之后，苏凤琪教授显得冷静多了，他在办工（Korrektur公）室踱来踱去，踌躇满腹地像一位筹划之中的将军。

苏冠兰来到后，老人依然如故，反复的摇着脑袋，现在应当像查尔斯讲的那样“以退为进”，老教授想了想说道：“唔……冠兰，你也许有你的道理，例如说你想集中精力搞好学习，因而不打算过早结婚等，现在我不强迫你，我只要你凭着上帝的名义发誓，将来与玉菡结婚，结为夫妻，也就是在基督面前，再履行一次订婚手续，至于你结婚的时间，可以由你自己选择决定。”

老教授冷冷看了儿子一眼说道：“好吧，既然你根本就不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那么我也就不能把你视为自己的儿子，如果你还不接受我最低的条件，从明天起，我们断绝父子关系！”

苏冠兰怔住了。

教授走到窗前，拉开幔簾，打开一条缝，双手放在背后举目望着 空的星光，他闭着眼，也就说出这些星星的别名、所属星座、运行周期、质量、光谱和相距距离，他深知太空中的全部奥秘，可是，他却不能理解近在咫（第3页）尺的亲生儿子，不能预测今晚这场“破釜沉舟”的结果。

苏冠兰内心，内心激斗起来，他了解父亲的个性，是一个说得办得的人，年轻人明白，如果真的断绝父子关系，那么就不仅失去了父亲，而且失去在大学求学的权力（Korrektur利），父亲一只无形的巨腕，这只可怕的手，不仅仅在齐鲁大学，而且在全国的政教界、科学界都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这位白发银须的老人，正据着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宝座，头顶上带着嵌满宝石的金冠，这些宝石刻着“权威”“彗星”“院士”“教授”和皇室学会的字样，老人的胸后是“大不列颠”、全国和欧美世界……苏冠兰失去了这位父亲，不但无法在齐大呆下去，也无法进入全国任何一所大学，他将永远离开他热爱的并且决心献身于终身的科学事业，更谈不上个人的幸福前途……

苏冠兰的脑袋嗡嗡直响，他无意中盯了查尔斯一眼，神父脸上泛出意味深长的微笑，不断搓着长满红毛的手。年轻人一刹那明白了一切，他猜测这只秃鹰在这一切喜剧中扮演的角色，他使劲咬住咀（Korrektur嘴）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着二十四小时来的每一幕景象……

“好吧！我答应……”年轻人咬了咬牙吐（第4页）出这几个字。

苏凤琪教授猛地转过身来，清瘦的脸上露出的一丝意外欣喜的微笑，查尔斯微微将眉头皱了一下，甚至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现在我凭着难受的心起誓：将来一定要与玉菡结婚！”苏冠兰一字一顿地微微地说道：“不过你已经以父亲的资格答应我，结婚的具体时间可以由我自己决定，我希望您不致于违背自己的诺言。”

“行！行！完全可以”，老教授喜出望外地直搓手，一迭连声说：“你说吧，什么时候跟玉菡结婚？我尊重你的意思，我们的关系虽然是父子，但人格上是平等的！”

“慢点，等一等”，查尔斯却焦急地搓搓手，凝视着年轻人问：“你说呢？你决定什么时候成亲？”

“让玉菡等我二十年吧，二十年后我一定和她结婚”，苏冠兰一口气说完，他两只眼睛闪烁着忿怒的火花。“什么？你说什么？”老教授目瞪口呆，头昏眼花，待他清醒时，儿子已经奔出校长室，随手（第5页）摔闭上巨大的橡木门。

次日中午，在长满莲花的池塘边，老教授和一位衣着朴素、身材匀称的少女，并肩坐在一条长椅上，她就是叶玉菡。

老人用低沉浑浊的语言，叙述着昨天的一切，偶然掺进几个拉丁文词汇。

玉菡是个面色白净，容貌平常的少女，不管什么时候，他（她）永远是那么沉默，她现在垂下两只杏核眼，不断地揉着裙角，被炎热的夏风吹动的柳叶频频地将少女的短发弄乱，然而，他仿佛失去知觉。

”别说了，爹！我全知道了”，忽然玉菡轻轻地说。“既然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说这些很费力气，唉！我真对不起你父亲……”老人伤感地叹息一声，眼圈发红了。“别这样说，爹。”大概是想起了愁苦终身的父亲，少女双颊湿润了，更深地埋着头。

“我想，菡子，冠兰的脾气太古怪了，你跟着他不会幸福的，我看你是个才华不凡的女孩子，将来一定有一番作为的，可能不在冠兰之下，世上比冠兰强的小伙子有的是，你想找不一个合适的人，既然他如此薄性，你又何太情真了……你要考虑一下吧，菡子，还来得及，我永远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我求求您，（第6页）您不用说了，”少女站了起来，她双手捂着苍白的面庞，颤抖地说：“我等他二十年。”

老教授惊讶地站了起来，可是少女像一只小鹿般地跑开了，只在柳树和杏树的绿荫中闪动着她的身影。

至傍晚，在校长室的走廊上倚着两个老人佝偻的身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教授搔着白发苍苍的后脑勺，无限感慨地说：“一个要二十年，一个愿意等二十年，如今的年青（Korrektur轻）人呀。”

“对呀，如今的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啰！”查尔斯微微一笑：“现在时髦的几乎是自由恋爱唉！老朋友，你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怎么能体会出内中的的奥妙呢？”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这里面主要是爱情的作用，爱情这玩艺儿，这像化学中的’燃孝（素）’一样神秘，不可替换，然而又起着万能的作用。”

“爱情……就祘（Korrektur算）菡子对冠兰有爱情吧，所以她才能情愿等二十年，可是冠兰又怎么解释呢？”

“也因为爱情么？”

（第7页）

“对，也因为爱情，你别以为弗伦特那个傢（Korrektur家）伙喜欢胡说八道，其实他的心理学也真有点道理呢。瞧苏冠兰也是有爱情的，这种爱情或者准是给另一个姑娘；或者已经给第一个姑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位姑娘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你说的有道理”，苏凤琪教授沉吟地点点头，摸摸银白色须说：“好吧！我的神父，你听着，南京马上要成立中央研究院，我的事要多起来，明天我就赶回去。”

“太好啦，祝你前程无限。”

“别太客气了……听着，我不喜欢别人违背我的意愿行事，包括我的儿子，冠兰和玉菡在齐鲁大学这事，你得照料着点，不但学业上要高到金榜，而且不能让他们再和鲁宁那伙危险共产分子亡命之徒搞在一起，你不是向我提过冠兰和玉菡都与那个共产分子鲁宁有着不错的感情，还帮助他逃跑吗？最好不要让有政治色彩的人再混进齐大哊？另外，特别要对我的儿子严加管束，今后不准他有休息的权力，不让他有丝毫的经济余裕，严格监督他和外人的关系，特别是与女孩子的关系，如果他的爱情已经给了另外（第8页）一个姑娘，你就把这个姑娘的姓名查出来交给我……懂吗？”查尔斯将一只手放在胸前，深深地点了一下头，微微笑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十章

（第1页）

亲爱的琼姐：

我们在石头站的离别，一转眼又是半年了，我们学校在昨天放了寒假，同学们都纷纷与家人团聚去了，只有我，独自空荡荡地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在寂寞之中，只有我和枯躁的书箱文献、不会说话的试管、仪器、教室里的钟声和几位面目冷峻的、独身老教授伴随着我，渡过未来的一个月。

你最近一封来信收到了，这是半年来你寄给我的第二十二封信了，照片也收到了，我手头已经有了你十七张照片，我很珍惜地保存着你寄来的全部文件和照片，让他们抚慰着冷寂跳动着的心，我多么想与你相见呀，爱情的热火不时地扰乱我青春的生命……可是我不能应你的要求到南京去，而且也不希望你到济南来，你的信中多次问到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写信，而托童尔昌转交，我一直没有答复你，因为一触到这个问题，就会使我烦恼，今天应（第2页）该给你解释清楚。

我在第一封信中向你谈叶玉菡的问题，我预感如果我一生中将遇到极大的不幸和痛苦，那么这个问题将成为不幸和痛苦的种子，开学之后第二天，我以二十年为借口，拒绝了与玉菡的婚约，几天以后，同房的童尔昌和我谈了一次，他很聪明，他的谈话很能够打动人心，也很善于推测别人的内心深处的神秘，而且又有一双正直的眼睛，我向他倾吐了我对你的思念和爱慕，叙述了我和你之间的事情，童尔昌很感兴趣地听我讲述，不断地点头。最后，他睁眼笑着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密探。”我吃一惊，他拉着我的手低声的告诉我查尔斯派他来监督我，特别是秘密的文件和外人的接触，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把他从生物系转到医学院的，而且住到了芝兰圃六舍。

我感到惊慌之余，十分懊悔刚才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不料他却坦率地笑着说：“小苏，你不用怀疑我，我才不是那号出卖良心充当告秘（Korrektur密）的探子，不然我就不会把这一秘密告诉你，相反，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也完全支持你和琼姐的爱情，今后只要有用到我之处，我一定尽力而为，为了表明他的心，取出一封信交给我，那就是你从金陵女大给我的第一（第3页）封信，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查尔斯校长，却完全原封不动交到我手里。

我们这在恋爱吗？简直是在演出险剧，有些事我很不明白，假如像我父亲和查尔斯校长这类人物，他们都上了年纪，他们应该为青年一代多干点事，为后辈的幸福和前程多想一点，可是偏不，他们要年青（Korrektur轻）人像他们一样古板和枯躁（Korrektur燥），要把别人的青春和欢乐随着他们的白发银须一同拖向腐朽的死，他们是些什么人物呀？

我毫不怀疑，一但童尔昌的真实行径被发觉，查尔斯肯定会开除她的学籍，而且我也为你担忧，我父亲虽然是个科学家，但现在始终如一的是显名的，骄独不可一世的，最近又受到南京政府的重用，爬上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的宝座，成了一个风流人物，你住在紫金山下，正在他这“光圈”的威焰中，凡事可得格外小心呀！

我很高兴你毅然拒绝了校花的“金冠”，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无聊的社会活动呢？那不是“金冠”，而是长满毒刺的姘冠，这种选举校花的举动，只能看到许多好女子的精神面貌和人权的沦落，以反抗肮脏的旧习惯势力，（第4页）怎样在二十世纪将进入三十年代的今天，还以此庸俗的心理玩弄侮辱女性。

我更高兴的是，你将从下学期转入化学系，我相信这种果断的行为，将对你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以无比勇敢的意志，踏上科学的第一步吧 ！祝你成为一枝化学界一只含苞待放的校花！

童尔昌今天回武汉去了，他说有时间一定去看望你，如果他去了，希望你好好招待他。他在齐大医学院外科，不过他喜欢蹦蹦跳跳，性格又风趣，我想他不但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密探，恐怕也不能成为一位医生的，你是性情活泼的姑娘，又在艺术上渡（Korrektur度）过半年“粉墨”生活。虽然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与苗条的身体，但这些却不是从事科学的需要的，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更重要的要有锐利的眼睛，善于观察的眼睛和高度的冷静，沉着周密的精神状况以及出色的智慧，这些都是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培养的。

我的身体仍然很好，只是两鬓过早地出现了白发，大约有十九根，童尔昌劝我拔掉，说是白发增加，你会不看我了，我可是一根也没有拔掉，只要有琼姐的爱情，我永远不会衰老的，我的心永远保持着青春。我也坚信，你对我的爱情是永远不会腿（第5页）色的。

我的生活不错，有查尔斯的照顾，吃的很好，穿的也够，但是我的身上老师几乎没有一文钱，这当然是我父亲“圣旨”下的结果。为了监视我，他们做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境界，有时我寻思，即使我是个共产党，他们也不会有比这过分的手段，每个星期天，我除了奉命到教室外，就由教授陪着做试验，寒假之中，查尔斯又给我布置了一大堆课题，决定了几位教授与讲师对我“加心”辅导，我几乎成了一个被禁锢在这个号称“最高学府”的狱中……

他们能禁锢我的身体，但是决不能禁锢我的心灵和爱情，我的爱情永远属于你的！琼姐，我们已经没有见面了，也许在最近几年内还不能见面，可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幸福地结合一起的，我充满了信心和喜悦期待着这一天。

你的弟弟：

兰

1929年2月2日

第十一章

（第1页）

1933年暑假临近了。 也就是说苏冠兰已经从七年制的齐大物化系毕了业，丁洁琼也从四年制的金陵女大物理系毕业了，丁洁琼于1928年暑假考入金陵大学艺术系，半年后，转入化学系在那呆了半年，按照竺可桢教授的建议，又转入了物理系了。

五年之中，他们始终没有看（见）面，他们只有通过信件和照片倾吐着相互的爱情，揣测着互相的容貌，而童尔昌也五年如一日地为这对伴侣传书递文的，充当红娘了。

毕业考试之后，齐大奖助会讲师、助教组成的团体和学生会组织了一次泰山远游，童尔昌也极力怂恿着苏冠兰去参加，又跑到查尔斯校长和史密斯教务长面前请求准许苏冠兰参加远游，校长反复思虑了半天，终于同意了，不过，查尔斯还是不放心，又征求教务长的意见，史密斯教授道：“我看可以让苏冠兰出去散散心，五年来他几乎没有踏出学校大门一步，每期都名列全校之冠，头发也熬白了几百根，看来这次毕业论文，又是第一名，我估计，？月之后进行的留学招考他也没有困难。

就这样，苏冠兰和童尔昌一起参加远游团到泰山旅行去了。

（第2页）

这一天，苏冠兰十几岁的妹妹，苏珊兰从太原来济南看哥哥。苏凤琪老人自己在南京供职，却把女儿和十五岁的次子苏辟兰留在太原英国教会读书，太原是老人发迹地，有特别的感情，苏珊兰是由一个美国传教士携带着来济南的，苏冠兰去旅行去了，由一位职员小姑娘领导办公室，查尔斯校长在楼上午睡，珊兰便在楼下小客厅玩耍。

过了一会，一个穿毛衣的教士匆匆跑来，拿着一封信，进客厅转眼一望，瞪着两只黄眼珠问道：“喂！小妞！查尔斯神父在哪呢？”

“在楼上午睡。”

“小姑娘，你，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我。”

“不，我问你是查尔斯的什么人？”

“我叫他查叔叔。”

教授犹豫一会，将手中的信小心地往茶几上一放，用鱼缸压住，有睁着两只黄眼珠说：“喂！小姑娘你听着，这个东西很重要，等神父起床后，你交给他，说是约翰修士送来的，懂吗？”

教士离开后，珊兰去茶几旁拿开鱼缸，将那封拆开了的信，抽出来好奇的一瞥：

济南 齐鲁大学 芝兰六舍

童尔昌 亲啓

南京 金陵大学丁缄

（第3页）

他在沙发上胡思乱想道：咦，童尔昌是个什么人？为什么约翰修士要把他的信送到查叔叔这来？一边想一边掏出信纸，结结巴巴地念了起来，珊兰在教会小学念书多少懂点英文，但是，这封信是用美丽流利的书法写成的，夹杂着不少，英文、法文、德文单词的文件，对于这个九岁的孩子来说，真是太难以理解了……

冠兰，我亲爱的弟弟：

多么幸福啊！我们从大学毕业了，每当想起我们即将相会，我就激动得心直跳。

四年前，竺教授让我转物理系时说：我的天才将在难的形象思维的高级逻辑思维中得到发挥。天哪，那时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天才”，甚至什么“形象思维”、“逻辑思维”都弄不清楚。可是在四年来，在研究物理当中，我发现自己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许多很深的数学原理和复杂的物理现象。虽然我活泼好动的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考核结果也往往不够理想，但是对从事物理研究却充满了信心。

这里我不能不感激你，你的感情给予我温暖和慰藉，你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风格和千万通的忠告给予我莫大的鼓午（Korrektur舞）和力量！

我准备参加二十二年的留学招考，和你一样，我（第4页）也准备计划考美国研究生，有竺校长的支持，有你的支持、鼓历（Korrektur励），我对这次是有一定把握的，每当想起我们既（Korrektur即）将登上远远的事业征途，去美国那样天堂般的繁荣昌盛里工作，并且获得共同幸福生活，我就感到无限的欣慰！激动！

不知你对留学招生准备怎样？我明白你是有绝对把握的，你具有超人的才智和卓越的勤奋，此外，在你的背后还有查尔斯校长和你父亲，据说苏老先生是本年度招考委员会付（Korrektur副）主任和秘书长，你计划到美国哪一所大学，至于我初步的拟定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卡内基与马萨诸塞四所大学，你看怎样？

另外，我亲爱的弟弟，我们五年没有见面了，感情像我们这样崎岖的，真有点世上少有，古不多见吧！我真想在出国之前见你一面，我已经汇了一百元给你，请你无论如何设法到北平去一趟，从七月三日至五日，我每天在故宫门前等你，你一定要来呀，如果你实在不能去，请托童尔昌在六月底拍一封电报向我告知，钱就不用汇还了。不过我真不希望见到电报而盼望见到你本人，我们可以一同去游览故宫和香山，在古老的都城———北平，相亲爱的祖国告别，（第5页）

穿花拂柳

并且从此踏上新的征途……

琼姐 二十二年六月二日

“珊兰！”有个好听的声音从杏林中传来。

“谁？啊！菡姐！”小姑娘将信一古脑地撂在茶几上，连忙奔向课（Korrektur客）厅外，果然是穿着连衣裙的玉菡，沿着荷花池畔的小径穿花拂柳而来。“菡姐！”小姑娘欣喜地奔了上去。

“珊兰，什么时候来的？”玉菡搂着她亲吻了几下，一面谈笑，一同索着手走进课厅，姐妹俩在沙发上座（Korrektur坐）下，玉菡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糖果，一面笑嘻嘻地打听着太原的情况。

“咦？菡姐！”小姑娘突然睁大眼睛问道：“我哥哥冠兰，他还有姐姐吗？他是老大呀！”

“可是为什么还有人叫他弟弟哩！”

“是吗？”

可不是，他还有个琼姐哩！那信里有那么多的外国字，我也念不通……”，小姑娘跑到茶几边，拿来信嘟咕着：“还有，这封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大哥，却要寄给什么童尔昌……”

玉菡从她手中接过信来，往信封上瞭了一眼，微微的皱了皱眉头。她和童尔昌很熟悉，同在医学院里念书，可是从来不知道他对金陵女大有个朋友……”

玉菡摊出信纸的头一页，刚在第一页上扫了一（第6页）眼，面色就徒变了！她使劲咬着下唇，使自己镇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信中书法是优美的，字体十分刚劲潦草，而且加杂着不少的外文词汇，这当然难不倒这位齐大医学院病毒系七年级的学生，成排成行的字，涌向她的眼帘

……

叶玉菡脸色苍白，拿着信的手，猛烈颤抖起来，一阵晕眩袭来，使她不能不用一只手捂住冷冰的额头。

“菡姐！你怎么啦？”小姑娘惊惶（Korrektur慌）地叫了起来。

玉菡紧紧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正在这时，楼梯突然响了起来，查尔斯穿着绸衫，摇着一柄黑色的折扇，摇摇晃晃走了下来。

“查叔叔！查叔叔！”小姑娘连声叫着跑了过去。

“哎呀！我当是谁来了呢！原来是你这个小宝贝呀！哈哈！”查尔斯哈哈地笑着，一把抱起珊兰，又往客厅瞥了一眼笑道：“菡子，你也过来，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太傲慢了吧！”

玉菡连忙将信纸揉成一团塞进裙兜里，慢慢地站了起来，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垂下眼睛。

“菡子！你怎么啦！”神父注意地望着玉菡：“呵，我，我，没什么，我很闷呀！”姑娘连忙拂了拂鬓角，避开神父逼人的（第7页）眼光。可是姗兰却跳着两只脚叫道：“她说谎！苏姐说谎，刚才看了别人给我大哥的一封信，练就白的像一张纸啦，还把我吓了一跳呢！”

“珊兰，不许胡说”，玉菡瞪着两只发沉的眼睛威吓道：“我看什么信来！小心我打你。”珊兰吐了吐舌头，将脑袋藏在查尔斯的背后去了。神父不动声色，听着这场对话，他走到玉菡面前，凝视着姑娘苍白无神的面容，伸出一只手触了触她的额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菡子，你的脸色不好看，好像还有奌发烧哩！”

“唔，我昨天伤风了！”玉菡躲闪着应付道。

“那可不能等闲视之，玉菡拖下去就会成大病呀！你是学医的，应该明白这一点。”查尔斯关心地嘱咐道：“立刻到圣母医院看一下，就说我叫来的，嗯？”

圣母医院是巨大的附属医院，专门供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和教授诊病的高级医院。

玉菡勉强点点头，她来到客厅边，又回过神来犹豫了片刻。“还有什么事？菡子？”神父注视着姑娘。

“姗兰，跟我去玩吧！”玉菡朝珊兰摇摇手。“不！不！不！”神父晃着脑袋向小姑娘笑道：“就在查叔叔在这里玩吧，查叔叔有满屋的糖（第8页）果，菡姐有病，别去打扰她，姗兰听话。”玉菡终于走开了“杏花村”，只有校长的眼长久久地注视着姑娘孤独的身影……

第三天，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楼中，一位秘书模样的职员，推开玻璃上刻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留学招考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字样的房门，低声说道：“苏秘书长，电报！”

“先放在一边吧”，苏凤琪教授将一支雪茄烟刁在薄薄的咀（Korrektur嘴）唇上，划燃一根火柴，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自从他担任了这个“镀金委员会”机构的决定取舍去留的权威性职务后，每天要阅历数以千计的文学材料，你为成？项指、训令、指令。实在忙得头昏脑涨。

“这是秘（Korrektur密）码——”秘书底（Korrektur低）生嘟哝着。

“密码？哪发来的？”“齐鲁大学。”“签署者？”“林顿·查尔斯。”

“赶快拿来”，教授深处一只手拿起刚放在桌上的眼睛来，他摸了摸银白的长须，微微皱起眉心，聚精会神地念了起来。

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

那种引起煽动的卫星，今天才被我发觉和查出，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引起来的，谢谢上帝。她应该姓丁，如果不是采取别名和化（第9页）名的化（Korrektur话），名字当中还应该有一个“琼”字，她是金陵大学应届毕业生，打祘（Korrektur算）参加留学考试，赴往美国所属学院，有四个毕业志愿。她的年令（Korrektur龄）应该比冠兰稍大，根据迹象判断，她可能与金陵大学校长有某种特殊关系。

苏凤琪微微眯着眼，将电报放在字台上，猛吸了几口雪茄，凝视着兰（Korrektur蓝）色的大眼圈，斜瞥了站在一旁的秘书一眼，冷冷地吩咐道：“密斯脱栽，请你把金陵女大应届毕业的档案给我拿来——

第十二章

（第1页）

从泰山回到齐大的第二天，童尔昌从医学院回到芝兰圃六舍，深情很懊丧，他掏出一封被折皱的信交给苏冠兰。

“琼姐来的”，苏冠兰喜形于色，但一看又掠过一丝不悦的阴影：“唔……怎么拆开了？”“请别误会，我从来没有拆到你的信，这封信也不是我拆开的。”童尔昌往床上一趟，两条又粗又短的眼光交迭在一起，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

苏冠兰匆匆地看完了信，疑虑地问道：“那是谁拆的？”“我刚到医学院，碰到玉菡，他（她）交给我的 。”“玉菡？”苏冠兰惊讶地瞪大眼睛。

“对，玉菡，你一点也不用怀疑，朋友。”童尔昌没好（第2页）气地说。

“尔昌，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咳，干脆说给你听吧”，童尔昌叹了口气，从床上坐了起来说：“咱们到泰山去了，琼姐这封信落到了查尔斯的狗腿子手里，大概是约翰修士——神学院的大教堂那个美国佬手里吧！他拆开这封信，送到了‘杏花村’，你妹妹糊里糊涂地念了一通，正碰上玉菡看她，就落到玉菡手里，玉菡便将他带了回来，今天碰见我了……大致上是这么回事。”

苏冠兰怔住了。

“哼！你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童尔昌摇了摇头看着苏冠兰说，“弄得我够难堪了！虽然她什么都明白了，可又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简单地谈了谈这封信是怎样落到她手里的，既没责备你，也没责备我，可我接过信一看，连耳根都红了，好像做了扒手被抓住一样，我现在倒问问你，当你定下二十年婚约时是怎么想的？”

苏冠兰沉默了一会，口吃地说：“我当时想哪有一位妙令（Korrektur龄）的少女，竟为一个渺茫的希望去等二十年呢？这种婚约，实际上就是拆婚！”

“你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她）会答应等你二十年吗？”

苏冠兰点点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第3页）

“小苏，我再问问你，玉菡等了你五年，他难道不能真直等到三个五年吗？倘若二十年期满，你又怎么办呢？在琼姐方面，你们是白头皆（Korrektur偕）老，在玉菡方面，你难道立法六章？这个事情，你准备怎么解决？这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事情呀！”

苏冠兰用手捂着苍白的面庞，一句话也不说。

“还有，小苏，五年来，我在你和琼姐之间传书递信，帮了你一些忙，可是越到后来，我的内心越痛悔，玉菡确实是个好姑娘，不知你为什么看不起她，她长得确实不特别漂亮，可是精神世界上非常高贵，风格非常高，她平是沉默寡言，只句不漏，学业很优异，教授们都很器重他（她），认为是个可以深造的人材（Korrektur才），她很热衷帮助别人，你知道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平常念书，总是不求甚解，玉菡还挤出时间给我补课。五年前那个鲁宁，也是在她掩护下越墙逃走的，这说明她是个很正直侠义、有魄力的姑娘。五年来，我表面上对她十分尊敬，但背地里我却帮助别人夺去他的未婚夫，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想想吧！你总是有一点良心吧！直到今天把信交给我，连一句责备的都没说，她内心该有多么的痛苦哇！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操。”

（第4页）

“我求求你，尔昌！”苏冠兰站了起来，“别说了，不要在（Korrektur再）折磨我了……”

“好了，我可以不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说了”，童尔昌激动地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却回头声说：“告诉你吧！查尔斯刚才已经宣布把我开除了！我明天将离开齐大，你再也看不见我了！朋友！”

说完，童尔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尔昌！尔昌”苏冠兰双眼迸着泪花，喊叫着追赶上去。

第十三章

（第1页）

留学招考后一个月，竺可桢教授把丁洁琼叫到校长办公室，五年来，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双颊像打了一层霜，老教授显得很憔悴，神色阴沉，前额和咀（Korrektur嘴）唇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现在，他伏在写字台前写着什么文件，不时凝神思考着，多年之前灰谐风趣的痕迹，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了。

“竺校长”，一个姑娘的声音。

“洁琼么？请进”， 校长取下眼镜，拂了拂灰白的短发。

“有什么事情么？”丁洁琼轻松愉快地走了进来，睁大美丽的丹凤眼，竺可桢慢慢地站了起来，把文件收拾起来。

“洁琼，就是关于留学招考的事。”

（第2页）

姑娘心中一跳，睁着亮晶晶的丹凤眼看着校长。“刚才接到招考委员会的通知——当然这还没有发表的，你先别在外面说。我们金陵女大今年度一共考取了三明，一名在美利坚大学社会研究所，另一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英国古典喜剧，第三名就是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Korrektur州）理工学院理论物理系。”教授不慌不忙的说着，眼望着窗外。

“我考取了？不可能吧！”姑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她两个月以前，给苏冠兰寄过一百元钱，约他到故宫相会。临行之前，她没有见到苏冠兰的电报，便兴高采烈地乘了火车到北平，在故宫门着等了四五天，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只得怏怏地回到南京，一回到南京就病倒了。

留学考试前尚未痊愈，由于这个原因，十五门功课的考核，有四门没能参加，其他也不理象（Korrektur想），除力学等三门考核优良外，其他都很糟糕，德语和化学、物理都不及格。

可是，现在一个权威人士的消息，通知她被录取了，而且被录取在美国第一流的空气动力学和理论物理学著称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不，竺校长，这不可能吧！”姑娘惊讶的喊到（Korrektur道）。“是的，确实不可能”，竺校长沉静地（第3页）点点头，“可是又确实录去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奥妙呀？”丁洁琼沉思了半响，忽然目光炯炯地望着校长：“啊！校长，我明白啦……”“明白什么？”“是不是您从中帮了我什么忙？”

“我？”竺可桢苦笑了一笑，摇了摇头，“既（Korrektur即）使我有其心，也无其力呀！官场之中的明争暗斗，你们年青（Korrektur轻）人是想象不到的，我现在被胡适之、罗学伦、苏凤琪他们挤得连喘气之功都没有了，他们一会讲我’左倾’，一会又说我同情共产党，纷纷纭纭不可终日……”教授又晃了晃脑袋，沉默下来。

姑娘两只纯洁的眼睛惊愕地瞪大了，好似一双闪烁着光芒的明星。

教授从铁罐中取出一只香烟，顿了顿，然后点燃，站起来，走到大窗边，拉开苹果绿的窗幔，凝视着暮色中校园。吐出了几缕慢慢的烟雾，慢慢地说：“你要走了，洁琼！你将只身前往远隔海洋的他国异乡，我心里很沉重，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我有点为你耽（Korrektur担）心，你很幼稚、单纯……”

“校长，在美国那个天堂般的国家里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第4页）

“天堂？这话是谁告诉你的？”教授惊奇地扬起眉毛……“你是中了那般美国教授和神甫的毒！唉！这些骗子…… ！”教授冷静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美国确实是个繁荣豪华的国家，可是这个金元帝国的财富每一点、每一滴都是建筑在穷人的白骨上的！’天堂’！这个国家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呀！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你不会全明白的，年轻人，不过你既（Korrektur即）将到美国去了，真的走入社会，走入斗争，走入政治斗争中，你会亲身经历这些的，我希望你每当体验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时，想想我的话，千万不要站错了地方！”

姑娘眼里充满了尊重的眼光，注视着教授，默默地点点头。

“还有，洁琼，还该向你说明一个事实，你应该冷静点，孩子！”教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平静的说：“就是你的父亲……”“父亲？”姑娘失声叫道，她心中涌起一股不详的预感。

“几年来，你不是多次问到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我从来没有对你说明，今天应该说说了”，竺可（第5页）桢教授回过身来，关怀地握着姑娘柔软的手，低沉的说：“你父亲丁弦是我在德国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三年之前，他被国民党宪兵杀死在龙华警备司令部……”

“爸爸！”姑娘悲痛地惊叹一声，情不自禁地扑在老教授的怀里，竺可桢深情地抚摸着姑娘的头，坚毅地说：“坚强一点，你父亲不愧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不愧是个共产党员，它很勇敢，站着、笑着、骂着、呼着口号面对枪口走去迎刽子手们的枪弹的……你应该像你父亲。”姑娘将头埋在老教授的怀里，无声的抽泣着。

“五年来，你在金陵女大有我直接照顾你的生活，可是你也许不知道，你父亲的同志们战友们时刻关怀着你的成长，多少只无形的眼睛看着你，多少只无形的手在抚慰着你，花在你身上的钱，绝大部分是通过这些无形的温暖的手，经过复杂、曲折的道路，汇集在我的手里的。”

姑娘抬起泪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教授沉痛的面容。

“不是有几次，我叫你来校长室或我的住处吗？每次都有一个或几个客人在座（Korrektur坐），他们有的（第6页）来过几次，每次都改变不同的服装，有的来过一次就永远消失了，你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他们就是丁弦的战友们，他们在黑暗的中国在地下生活着，战斗着，工作者，为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中国而奋斗者，贡献着自己的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他们都在关心着你的成长，他们希望你像你父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

丁洁琼挺起丰满的少女的胸腔，激动地抓住竺教授的一只手，贪婪地听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现在我这里有两千多元钱，你可以把它兑换成外币，你为沿途使用，我也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了。”

“校长，您也走了？你不能走啊！中国高校需要您这样的好人呀！”

“好人？中国就是做好人难啊！”教授苦笑一下，遥遥图，“至于到什么地方，也很难说，此地不留人，自找留人地吧！总还有胡孟之、苏凤琪之流管不着的地方吧，不过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中国绝不会老是这个样子。”

竺可桢紧握少女柔软而冰冷的手，凝视着她美丽的、亮晶晶的眼睛，沉思地点点头（第7页），

一字一顿地说：“到美国后，千万不能被金元帝国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外表迷住心窍，要好好地钻研学问，努力掌握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不要贪图荣誉和享受，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记自己的父亲，不要忘记还有几万万被压迫在生活底层的受苦人，将来学成之后要回到祖国来。把自己的本领献给祖国和同胞，在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杳无音讯

第十四章

（第1页）

北平考区的留学招考已经结束了，整二个月，录取的名单在报纸上一批一批地发表了，齐鲁大学被录取的学生也陆续离开了济南，从青岛、上海、香港乘轮船飞机到西欧或北美去了，只有苏冠兰的录取杳无音信。

有一天，童尔昌跑到齐大，拿着一张《中央日报》找苏冠兰，自从被齐大开除后，童尔昌住在校外的朋友家。他预备去广洲（Korrektur州）、青岛，插班去报考其他医学院，计划在苏冠兰留学之后离开齐大，“小苏，好消息”，童尔昌抓住苏冠兰的肩膀兴高采烈地大声喊到（Korrektur道）。

“什么好消息？”苏冠兰懒懒地瞟了一眼。

“你看这条好消息！”童尔昌掐着留学招考发榜栏。苏冠兰顺着他的手指念到：“丁洁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论物理系，辐射实验室。”念（第2页）着念着，苏冠兰感到窒息起来，“你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吗？”童尔昌焦急地叫道：“你等什么呀？”苏冠兰沉默了一会，白了他一眼，“快写信去呀！”“给谁？”“当然给琼姐呀！”童尔昌显示反常的狂热，几乎忘了他是一度是一个好的同情者。

“给她写信干吗？”苏冠兰冷冷地反问。

“……”童尔昌吃惊地望着对方。

“尔昌，你怎么这样单纯呀？”苏冠兰痛苦地摇摇头，“琼姐如今是留学生了，马上要出国镀金去了，博士教授的头衔在等着她，她还会看得起我吗？”

“那……”童尔昌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也不一定呀！她信里写的那么好，不好变心吧！”

“信里写的全靠得住吗？只有事实和时间才靠得住，她究竟是块真金，还是镀一层金的黄铜，他究竟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现在还说不清”，苏冠兰停了停又加重语气说：“即使她不变心，现在我自个还未看分晓，也不顾去找她。”

次日，苏冠兰被招到校长室，他忧心忡忡地走到那张巨大的橡木门前，犹豫了片刻，这才伸手敲了敲。

“请进！”查尔斯抬头一瞧，连忙地伸开手臂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象要隔着写字台拥抱苏冠兰似的，又快又响地哈哈笑：“呀，冠兰来了，哈哈……哈……哈，请座（Korrektur坐）！

（第3页）

苏冠兰拘谨地座（Korrektur坐）下了。

“是这么一回事，冠兰”，查尔斯说着一口流利的京话：“关于留学招考……”苏冠兰心里一跳。

神父搬出一大堆案卷，翻了半天，掏出一份文件带上眼睛，不慌不忙地看了看，朝年轻人微微一笑道：“首先我应该祝贺你，冠兰！你真是奇异的天才，亲爱的学子，在本年留学招考中你以北平考区第一类、第一节、第一名的成绩就是九十九点七七分的总平均分数录取在美国哈佛大学。”

哈佛？——这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学府呀！

苏冠兰激动地跳了起来，一刹那他仿佛看到了百老汇的摩天大楼，哈佛的乳白色大厦，迈哈密的海宾（Korrektur滨）公园，印第印的广宽田野，加利福尼亚的球场，还有琼姐那双美丽含笑的丹凤眼。

”别激动，孩子，还有更令人高兴的消息在后头哪，哈哈。”查尔斯摆摆手，打开另一份案卷，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起来：“中华民国人民政府行政教育部朱字第二二三七九号，中央研究院苏字二一二五七号联衔指令……”

苏冠兰心一沉，往后退了一步，一股奇特的不祥（Korrektur详）的预感像两只蚂蚁悄悄地爬上了他的头，“鉴于苏冠兰考核殊优，才力过人，确属罕见之奇（第4页）才，该学生越级留任齐鲁大学，校长室特出（特殊）助理之职。”

苏冠兰像被人在头上猛击一拳，他浑身然然地沉了下去，沉了下去，直沉到无形的的万丈冰窖，感到全身奇冷，冷冷瑟瑟地交伴。

校长室跟往长（Korrektur常）一样，显得幽静冷寂，只有几只忽明忽暗的蜡烛照亮了字台上的一大堆案卷和查尔斯神父的玄色袈裟，照亮神父那毛发稀疏的秃头，和持着联合指示副本的瘦骨嶙峋大手。突然那洪亮流利的北京话变成一串粗硬的狡猾的笑声，像深山峡谷中的狼豪（Korrektur嚎）一般。

“呵！哈哈！冠兰！好极了，你太幸运了，你知道堂堂的齐鲁大学校长助理之职向来是经验丰富、学贯中西的硕士名儒、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充任的，今天，你以大学刚毕业之资格充任此职，非特殊天才是不行的！呵！哈哈哈……”。烛光跳动着、闪耀着暗淡的光泽，在查尔斯安乐椅的后面，高悬这沉重的橡木十字架。

苏冠兰坚毅地挺起胸膛，他的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闪出愤怒的火花。他听不见查尔斯说了些什么，也听不着神父哈哈的笑声，他转身大踏步地走出了（第5页）房门，随手重重地“呯”地一声闭上了那厚实的橡木门……

在阴森森的校长室里，只剩下披着袈裟的秃头鹰似的神父，以及那付（Korrektur副）受难的耶稣半裸体的身体，发出斑驳的光芒，低垂着出于痛苦而扭歪了的脸。

第十五章

（第1页）

苏冠兰就这样被留在齐鲁大学校长特别助理的职位上了。

查尔斯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说谎，既（Korrektur即）这个特别助理的职务向来是由老资格的学者充任的工作，工作很悠闲，而薪金很优厚。可是这并没有使年青（Korrektur轻）人安下心来。

苏冠兰从泰山回来后并没有收到丁洁琼的片言只字，好朋友童尔昌到青岛去当医师去了，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齐大，从身体到心灵都浸透了空虚和寂寞，只得把每天二十四小时大多数消耗在实验室，好像他这个特别助理也是空衔，校长查尔斯难得找他一次的，虽然是个空衔，名声却很高，除校长、付（Korrektur副）校长、教务长之外，特别助理与其他系主任、研究所付（Korrektur副）主任、实验所主任平起平座，所以苏冠兰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齐大的任何地方，用大量的枯（第2页）燥的繁琐的数学推演和化学分析来弥补内心深处由于痛苦和惆怅造成的空虚。

一九四三年，也就是苏冠兰任“特别助理”的半年后的一天，有一位远方来客来拜会他，苏冠兰正穿着白色的罩衣在试验室中，进行一项高分子结晶化学分析，他用右手接过来客的名片一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赵九章”，“加利福尼亚”一道电光在苏冠兰脑中掠过，他丢开一大堆试管和曲径瓶，一面脱罩衣，一面往外跟。在接待室中他会见到戴浅度近视眼镜的赵九章博士。

宾主座（Korrektur坐）下后，赵九章简单地自我介绍道：“我原是安徽合肥人，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留任该校地球物理系教授，现在回国来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不久之前，我认识了刚到美国不久的丁洁琼女士”，赵九章教授是个性情平稳的人，从那薄薄的咀（Korrektur嘴）唇中说出的话永远是有条不絮（Korrektur紊）的、不慌不忙的。“这次我回中国临走之前，丁洁琼女士把一封信捎您，她不知您是否还在齐大，不过她要求我务（第3页）

正误：

王金昌应为王淦昌

**gàn**

必找到您，并且将这封信亲紫交到您的手里，我从美国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号邮船抵上海，又乘日本九洲客轮到青岛，座（Korrektur坐）火车到济南，我很高兴你仍然在齐大。

赵九章说完，从提包里掏出一个没有封的信，郑重地交给苏冠兰，他那一样明慧而温和的眼睛，始终通过薄薄地镜片凝视着苏冠兰。

青年人连声谢谢都来不及说，就急忙掏出信纸贪婪而不安地看下去：

冠兰：我最亲爱的弟弟：

半年来，我远在他国异乡，始终没有得到你的音信，我如饥似渴地怀念着你，可是你在哪里，哪里啊！我的弟弟是不是还记得我？我不知道这封信——我笔下正写着的这封信是否能到弟弟手中，我祝愿它化为青烟、化为鸿雁，将我的爱情，将我的怀念带到你身边……！

去年夏天，我去北平等了你三四天，一直没见到你的踪迹，从那以后，我从上海、南京寄过很多的信，拍过几封电报给你，不知为什么（第4页）总盼不到你的回音。

我带病参加留学考试，考的非常糟糕，可竟意外被录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竺可桢校长也出国到西欧去了，我出国之前，竺可桢校长给我介绍了一位也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工作的年青（Korrektur轻）的核子物理学家——王淦昌付（Korrektur副）教授，王老师是归国探亲的，是个很忠厚的人，也是竺校长过去的学生，竺校长叫我跟他到美国去，并叮嘱王老师在美国多多照顾和指导我。

从南京到上海后，我迟迟不肯出国，我总等着你的喜讯，我几乎每天写一封信给你，每两天拍封电报给你，可是始终不见你的回音！报纸上也看不见你被录取的消息，王老师耐心地等待着，可是从不过问我的私事，在上海住了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向王老师讲明了我和你的爱情关系，以及其中的全部曲折，王老师认真考虑了许久之后，才告诉我，你父亲苏凤琪是个很厉害的铁腕人物，查尔斯更是个极端险恶的狡猾之徒，估计我的信件和电报都没能要落到你的手里，王老师要我冷静些，先去美国再由他设法和你取得联系，这样，我就来到了理工学院，现在在劳伦斯辐射研究所（第5页）担任史蒂文森的助手，史蒂文森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微粒物理和放射权威，他很器重我在力学、数学的才能和丰富的想象思维能力，现在我经常看见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大师，如：爱因斯坦、威尔逊、维尔斯勒泰。这里设备条件好极了，生活也很优裕。目前，正在兴建一座名叫高功率电子回旋加速器和实验室的实验设备，被认为是世界最有希望的科学尖端之一，我经常想，倘若不是我，而是你在这从事研究工作，无疑会取得惊人的成就，亲爱的弟弟，你永远是我心中最卓越的天才…

几天前，加利福尼亚的赵九章教授向王老师辞行，他和王老师是最好的朋友，于是王老师托他回国后，无论如何要找到你，并嘱咐他为我捎这封信，不！这不是信，这是我一颗永不变的心。

亲爱的弟弟，你现在在哪里呀？我虽然在事业上登上了一条大道，可是我并不满足，只要能见到你一句话，哪怕一个字，我就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然而，我不仅仅见不到你，而且得不到你的一点信息……你在哪里？仍然留在齐大？还是到别处去了？仍然爱着琼姐，或是变了心……

弟弟如果你已经变了心，已经不爱你的琼姐，（第6页）那么你可以简单地告诉赵九章教授，他会写信告诉我的，如果你坚守着爱情的情念，那么，请你立刻拍个电报，然后写信给我，将免除我的忧思、悬念。

你是有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是不是因为我到了美国，而你由于种种阻力留在国内，所以反而不爱理睬我这位“镀金公主”了？弟弟！千万不要这样想呵！我来到美国决不是为了镀上一层虚伪的金壳，而是决心炼造一套真才实学，为了自己的祖国同胞干一番事业，将来的时间将会证明我究竟是金还是黄铜，将来的事实其会证明我纯金般的心灵和永不变得爱情，我的爱情，我的真心，我的一切永远属于你！我最亲爱的弟弟！

请记住我这句话：一个人的爱情——真正的感情，一生中只有一次，只能有一次，也应该只有一次。

苏冠兰一口气念完这封用流利的德文写成的书信，激动地热泪盈眶，他紧闭上发热的眼睛，琼姐的德文比以前大有进步了，全文的措辞、造句和语法变格都极其准确，简直像出自汉堡莱比锡日耳曼文学教授的手笔，可是使苏冠兰热泪盈眶的全不是这些。

（第7页）

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苏冠兰微微一惊，睁眼一看，才发现赵九章教授还在会客厅室中，教授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冷静地注视看他。

苏冠兰眼角上闪烁着兴奋的泪花，难为情地微笑了。

“怎么样？小苏？赵九章教授意为（Korrektur味）深长的问：“究竟是由我给琼姐写信呢还是由你来写？”

苏冠兰倏地站了起来，远远地伸过手去，紧紧握住了教授的双手，口吃的连声说：“谢谢赵老师！谢谢！”

赵九章当然明白年轻人的心事，他没有再说什么，一丝矜持而欣慰的笑意出现在教授的咀（Korrektur嘴）边……

第十六章

（第1页）

苏冠兰与丁洁琼恢复了联系，迢迢几万里的太平洋并没有能隔断他们忠诚不渝的爱情。一九三四年的冬天，苏冠兰离开齐大到北平辅仁大学任化学系讲师，一九三七年任该校实验室付（Korrektur副）主任，而丁洁琼于一九三五年结束了研究学业后担任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理论物理系讲（第2页）师，一九三七年改担任劳伦斯辐射研究所第四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这一年，丁洁琼在学院年级报上发表了《电子场中的右手定则》的论文，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极大重视。在一九三七年底举行的国际理论物理讨论会，芝加哥年会上，这篇文章所得到的观点被与会全体科学家所肯定，文章提出的规则被订为“丁氏右手定规”或“丁氏原理”，二十八岁的女学者丁洁琼引起了科学院的重视和注意，她被认为是世界上很有希望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年会结束后，丁洁琼被推选为本年度全美国“五大金冠学者”之一，并获得博士学位和付（Korrektur副）教授的学衔。

《纽约时代》在星期日的专栏中提到这件事说：自一九一七年建立合众国“金冠学者”制度之后，二十年来有七十位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获得这种荣誉的称号，在每五年举行一次，每次只有五名学者被光荣选举中，当选的女学者只有丁洁琼教授一人，在年纪三十岁来以下的也只有一人。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一九三九年苏凤琪乘飞机飞往英国，查尔斯神父也从檀香山返回没过去了。

叶玉菡一九三四年在齐大医学院毕业后，留任该院助教，次年改任病毒实验室付（Korrektur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她也到北（第3页）平担任协和医院病毒学讲师，从此以后，她在这个医院里一直工作了八九年，勤勤恳恳地执行着一位医师和病毒学家的职务。

战争期间，苏冠兰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一九三八年他来到了故乡山西，在太原、大同、临汾充当一位化学教授，一九四三年他流落到贵洲（Korrektur州）医学校担任正付（Korrektur副）校长，苏冠兰应邀在该院担任药物化学实试（验）室主任，从此他走上了为医学服务的药物研究岗位。一九四三年苏冠兰担任付（Korrektur副）教授，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贵洲本是个很富的地方，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知下，加上兵荒马乱的年月，一般教师和研究员生活都很艰苦，苏冠兰也不例外，三十多岁的人头发和眉毛都白了，还长了一把几寸长的乱糟糟的胡须。丁洁琼经常来信，每隔二三个月都汇次前给苏冠兰，她几乎每周都照像（Korrektur相），每封信都要寄几张照片来，这时，丁洁琼已经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她于一九四二年第二次获得“金冠”的称号，他在科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杰出的贡献使他驰名金（全）球，丁洁琼的广博的学识，深入到许多新尖的科学技术领域，可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征途后，丁洁琼仍保持着青（第4页）春美丽的风韶，他寄给苏冠兰的照片，以各种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一个天才的女学者兼东方美人的尊严气宇，在丁洁琼教授的多次请求之后苏冠兰才寄了一幅最近的照片给她。

女科学家坐在明亮的办公室中，待密（Korrektur秘）书走后轻轻地插上房门，首先取出的是一张小照，照片上是披着灰色旧的呢大衣的苏冠兰，他的面庞清疫（Korrektur瘦），额头很大，黑黝黝的皮肤，使两边的短发和浓密的双眉显得更加白花花的了，嘴唇边上是一圈足有二寸长的胡须，脸上刻满了深重的皱纹，只有两只大大的眼睛依然是黑莹莹亮晶晶的炯炯有神，苏冠兰教授的信是这样的——

琼姐：

你每次汇来的钱我都收到了，我把这些钱都用在最适当的场合，第一是你自己不至于饿死，第二是买书箱、仪器、标本等从事研究。

结果呢？第一个目的勉强达到了，第二个目的……现在条件差，很艰苦，可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连足够的课题都没有，我对传统的中医中药用途，现代医学药学的观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取得一些成就（果），可是被官方认为是“非法的”，因为与取缔的旧医法令相抵触，此外，我分析了许（第5页）多药用植物，从蒿苣茎中炼出一种对高级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而无害的晶体，由于条件限制，至今没能进一步研究。

我该说什么哩？

每当我得到你的音讯和你在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光辉成就，我都充满了复杂的心情，我为你高兴，也为我惭愧，我的成就在哪里？简直一事无成，我并不怀疑自己的才能和勤奋，可是仅仅有这些还是不成的，还有社会条件、环境条件，在目前的中国，什么条件也没有，有的只是残兵败将、贪官污吏、曲线救国，半壁河山狼烟四起、特务横行……我越来越沉默了，我对自己年轻时代的“科学救国”也抛弃了。

你要我到美国去，并提到你为我在某个研究所找到合适的职位，我都无限感激，十分感谢，但我不能去，因为祖国和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能离开他的。

中国并不是漆黑一团，还有一大群人为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流血而斗争，他们是真正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我相信，从黄河南北，太行上的炮声中会传来中国人民前进和解放的步伐！……

第十七章

（第1页）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半，丁洁琼教授进入了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名单，一九四三年的春天，他担任了加利福尼亚劳伦斯辐射实验所所长，这年五月她成功地改进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尔逊博士于一九二七年制成的“瓦斯室”这种摄拍原子弹质点的重要设备提高到新水平，从此，他领导下的一批科学家参加了世界第一座“零功率型”原子反应堆的的兴建和当时最大的一千万电子伏特同稳同血旋加速器的制造，为揭开内部的奥妙，丁洁琼和她的科学家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一九四二年春天，为了表彰丁洁琼教授在核子发面的杰出贡献，美国政府授与她“富克兰林”奖金，这是合众国最高奖金之一，从此，这位女科学家黄金版般的姓名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当时第一流的大师为相对论的立者，法国人爱因斯坦，数学分析家威尔斯、物理学家意大利人费来、空气动力学家匈牙利人冯·卡门，原子物理学家美国人泰勒，物理学家俄国人兰道，以及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等一同出现。

除了已故的居里夫人外，丁洁琼教授是世界上第一流科学大师中唯一的女性，而且是最（第2页）年轻的的一位，在一九四二年他（她）刚满三十四岁，除了著名的数学老前辈熊庆来和当时初露锋芒的数学家华罗庚外，她还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中唯一的中国人。

一九四五年秋天，从在参加设计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丁洁琼教授从百忙中，到墨西哥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举行的万国药物学会常务委员会年会，一位物理学家居然参加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药物会议，这是出人意外的新闻，特别引起轰动的是丁洁琼教授在向大会提出一项关于蒿苣茎液剂对人类高级中枢神经抑制机体的研究报告，原来自从丁洁琼获知苏冠兰的蒿苣茎进行研究的消息后，便向苏冠兰索要了这种液计，试验报告和标本，转而委托当时正在罗契斯特任教的著名化学家修隆巴哈（德国人），生物化学家布理南（德国人）和医学教授罗哈进行研究，总结出一份惊人的总结报告，在一九四五年年会上这种蒿茎苣制剂被肯定为世界上唯一对人类有催眠作用，而且对身体毫无损坏的药物，为药物研究开辟了新航向。

墨西哥年会高度评价了《蒿茎苣制剂》会议，根据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丁洁琼（第3页）的提议，将这种晶体命名为《苏妥》，为纪念它的发现者苏冠兰。

这是一个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药物啊！

尽管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这个消息仍然通过报纸、广播，传遍了全世界。

一贯媚美崇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反常态，慌忙取消了根据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取缔旧医法令，给予苏冠兰的处分，由伪中央行政院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联衔发表嘉奖令，授予苏冠兰“付（Korrektur副）博士”学位，“教授”学衔。

苏冠兰永远不会忘记现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丁洁琼在事业上给他的巨大支持，琼姐那永不变的坚贞的爱情，在凄风苦雨的苦难岁月，深深地抚慰着他那颗逐渐变得又冷又硬的心。

第十八章

（第1页）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可是，和平幸福的生福并没有来临，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蒋介石从峨眉山上跑下来，将他在战争中龟缩在大西南的百万大军，仓皇北运，向延安进攻，向东北进攻，向解放军进攻，在硝烟弥漫中，内战的序幕揭开了，国民党的文武将官都倾巢出动，纷纷到沦陷区去“劫收”，到解放区去烧杀，而抗战期间逃往海外的一班学者大员，也都欣欣然的卷土重归，禅（Korrektur弹）衣相庆。

苏凤琪教授对英国的伦敦静养了六年之后，乘飞机回到了南京，他的胡须更长了，眉发更白了，皮肤更加松软了，树林也更大了，他重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主持北平研究所和中央研究所院士令，他和胡适、罗家伦、王云五等反动学者打得火热，踌躇满志，大有显一番身手之感慨，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女。

一九四六年初，苏冠兰被调往重庆大学当教授，四月改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院。这时丁洁琼传来信中再次要求他到美国去，苏冠兰越来越感到父亲的压力，也决计要出国了。

五月，苏冠兰教授正准备随化学研究所迁往南（第2页）京，并计划取道上海出国赴美时，接到吴阶平医师的通知，说是官方准备委任他为南京医学校长，并有消息说，叶玉菡也可能从北平被调到南京药物学院任教务长，“官方”这不过是苏凤琪的代名词，而南京药物学院又是美国教会办的高等学院，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交给国民党政府，但是美籍神父、修女、教士和教师又是多如牛毛。

五月中旬的一天，苏冠兰来到了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申请出国签证，一个参赞模样的美国官员接见了他：“什么事呀？”美国人大模大样地往写字台后面的安乐椅上一躺，问这位穿着灰白的中山服的中国人扫了一眼，他说的是英语。

苏冠兰端座（Korrektur坐）在沙发上挺直上身，用法语道：“我想到美国去，特来申请签证！”美国人莫名其妙地瞪着苏冠兰。

“我是申请签证的”，苏冠兰又用德语说道。“什么？你说什么？”美国人用中国话问道，他脸上那种蔑视一切的横蛮劲头消失了。

“参赞你连法语和德语都不会说，怎么当外交官呀？”苏冠兰微微一笑，用北京话说道。

“嘿嘿，我原本是个年轻人，是军人，不是外交家”，美国人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接过苏冠兰的证件，（第3页）瞟了一眼，“OK！您是位教授。”“我是位化学家，又是药物学家。”

“好，好，好极了！我们美国很喜欢外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以最优厚的待遇给与他们，嘿嘿”，参赞说着绕过写字台跑到苏冠兰的身边，一屁股座（Korrektur坐）在沙发上，拍了教授的肩膀，又递到一只雪茄，笑嘻嘻地说：“那么教授，你在美国有什么人事关系，也就是说有熟人吗？你打算到合众国从事什么活动？”

“我是个科学工作者，只能从事研究”，苏冠兰谢绝了雪茄，严肃的说：“至于人事关系…… 邀请我到美国去的是丁洁琼教授，他现在是劳伦斯辐射研究所所长兼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丁洁琼？就是那……哎呀！”美国在后脑勺上重重的一拍，“霍”地蹦了起来，吃惊地盯住苏冠兰口吃地喊着道：“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苏冠兰一声不吭地望着歇斯底里的美国外交官。

“耶！你是密斯脱苏冠兰！”参赞又窜回桌边翻开证明仔细看了看，眨了眨黄眼睛，耸耸肩膀说：”对不起，教授！我不能给你签证，就是说不允许你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第4页）说：“我是海军陆战队的中校参谋，两个月以前才改当外交官。哪知道什么奥妙？我记得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不久以前曾发过一项特别指令给驻华大使馆、领事馆，说不得，说不得给名叫苏冠兰的出国签证。”

“国务院高级官员”，苏冠兰站了起来，“这位官员叫什么？”

“让我想一想”，参赞两眼望着天花板，捶着脑袋喃喃地说：“啊！对了，他好像是国务院负责远东事物的副国务卿、帮办，名子（Korrektur字）叫林顿·查尔斯。”

“查尔斯？”苏冠兰灰白的头发几乎直竖起来，他咬紧牙关走到办公室桌签取回证件，扭身走向玻璃门。

“慢点，教授”，苏冠兰缓缓地转过身来，美国人懒洋洋地踱到他身边，一面缓缓地吐着烟圈，一面漫不经心地说：“你刚才不是提到丁洁琼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物理学家，并且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是不是？”

“怎么样？”苏冠兰冷冷地质问道。

“不怎么样……我像你可以告诉我，你同这位女学者是什么关系吧！”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必要！”

（第5页）

“好吧，不过你愿不愿意说，我反正可以出于好意告诉你一点可靠的消息，你不必怪我不给你签字，你到了美国，也找不到这位丁洁琼，你不要皱眉头，教授！你应当感谢我，虽然我连法语德语都不会说，但也不算坏，而且我只当了两个月的外交官，如果我是个老资格的参赞，就连刚才那点事也不会告诉你的……”

第十九章

（第1页）

在北京协合医院，叶玉菡是个沉默无名的人，像当时中国许多大学一样，这所驰名亚洲，首屈一指的医学院，也是由美国教会举办的，叶玉菡很不喜欢与医学院的教授、神父或医师讲话，因为她不爱讲话，所以在这工作了很多年从未上过讲坛讲过课，从一九三七年进入协和医院琪，偶尔到医学院会诊外，绝大部分时间呆在病毒室里消耗在器械上或试管上，也因为不爱说话，反而使人认为不擅长英语，而叶玉菡也乐得在此之机，长久呆在实验室中，不过，这位面色苍白，长满忧愁的杏核眼的女病毒专家，在实验室中的准确性、可靠性和严密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指导学生研究和医师们进行实验时，她都特别耐心和细致的，常常使一个简单的手势或精确字眼使人恍悟，故因这些，叶玉（第2页）菡在师生之间享有很高的信誉，她的职位也从病毒学讲师病毒试（Korrektur室）副导师、导师升到付（Korrektur副）教授衔的试验室付（Korrektur副）主任。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在协和医院围墙外发生了多少苍（Korrektur沧）桑的变化啊！可是叶玉菡始终呆在这所灰蒙蒙的小天地里，在显微镜下观察着许多形形色色的有病的无生质。千百遍地培养着、剖析着、聚合着，杀 ？着，她的脑海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着。

有关这些显微镜看不清的原生物质和蛋白质神密（Korrektur秘）世界的精湛知识。

一九四七年叶玉菡副教授参加了一个专家小组，这个小组有十九个病毒学者、有机化学、生物学、细胞化学、血液化学方面的权威组成，除叶玉菡和一个为德国的化学家、一位日本细菌学家外，都是美国人，这个研究小组的工作室绝对保密的，美国政府为此还拨了一笔款项。

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中日等地发现了一种新颖的奇特的锛形杆菌，这种嫌气型杆菌寄生在地层深处某种植物的根基中的。

从这种杆菌内发现了一种剧毒的原生质，被命名为“P.U.S-001” ，这个新发现的病毒体在杀伤生物机体方面有特殊工（Korrektur功）能。

（第3页）

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在这个“P.U.S-001”病毒研究治疗方面有特殊的意义，她默默地然而又十分认真地主持操作，由于她不爱说话，由于她高超的水平，获得专家小组成员的信任，可是就因为这种尊重和信任，使她渐发觉“P.U.S-001”的实验室为了罪恶的细菌战争服务，在太平洋两岸以及无形的黑手控制着这个专家小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强盗被消灭了，但是更猖狂的恶毒的法西斯细菌在美国星条旗下阴蔽下的一切地方滋生起来，什么“战略生物”不就是法西斯细菌吗？美国帝国主义在广岛、长崎抛下两颗原子弹，杀死了几十万无辜的人民，但是还要用细菌病毒为武器，将美好的人类斩尽杀绝，独霸地球……

想到这里，玉菡不寒而栗。

可是长期孤僻的生活，使他生成毫无表情的面貌，也依然什么也不说，什么感情也不流露，可是在协和医院的围墙外，能看到这位教授孤独的事迹和朴素的身影。

为了进行“P.U.S-001”实验，在实验室不远的动物栅栏内饲养了不少的小动物，这些动物都是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编汇，这一天叶玉菡在这里发（第4页）现了一个小女孩。

她把看动物栅的老头叫来，叫他打开门，并且问到（Korrektur道）：“干嘛把这小孩关在这里？”

“教授们说她是个神经病，神，神经……”，老头喝醉了酒，揉了揉通红大而软的鼻子，嘟哝着说，“他们说是给她治……治病的。”

“这地方治神经病？”她吃惊地问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把这小孩弄来的？”

“不，不知道！教授……美国教授是这样告诉我的”，老头用力打开嗓门，咳嗽几声，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我管这些老鼠猴子就累得够呛了，这他妈的可好，还带神经病，还说让我收拾几间屋子，还有几个病人来，一共就这么大地方，都快成病人院啰！”

“你去吧！喝点酒玩玩！”她掏出几张钞票，往老头手里一塞，“不必向任何人提起我在这。”

老头千恩万谢地走了，她手插在罩衫中，扭过身来，仔细地打量了小孩和窗，帮着铁栅栏的小房间。女孩大概只有十二岁，衣着褴褛，面色苍白，头发很软、很细，凌乱地披在头上，畏畏缩缩地躲在床边，睁着两只大眼睛，胆怯地望着穿着白罩衣的叶玉菡。

肮脏的水泥地上，随便摆着几块残砖，放着一张破方板，上面堆放着一些破棉絮和布毯，（第5页）这就是小女孩的“床”，床边还有几只残破的碗，这大概这就是给病人食物和饮水用的，小房子中一切都充满着一股令人呕吐的霉味，叶玉菡不禁拉了拉口罩，使他终于忍住了。

“小姑娘，你几岁了？”她将白罩衫裹了裹，坐在门上微笑着。

“……”小姑娘轻轻地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她将小女孩拉近，伸出柔软的手为她梳理着焦黄凌乱的头发，又笑着问了一声。

叶玉菡长得很平凡，她并不美，面容苍白，轮廓清晰，许多年从来没有人看过他的笑容，大约是这个缘故吧？她笑起来显得精神焕发，特别是她那双明静的杏核眼更显出动人的风韵。

“我叫小星星”，小女孩舔了舔干燥的咀（Korrektur嘴）唇，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医师。“小星星，真是个漂亮的名字！”叶玉菡兴奋地笑道：“小姑娘，你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不正像天上那晶莹、美丽的星星吗？”

小女孩眨眨眼睛笑了，这位穿白罩衫的女大夫有一双温和手和眼睛呀！  
 “小星星，你好大呀？”

“十三岁”，小姑娘回答道，叶玉菡发现她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她又仔细地问了一番，才知道确实是关外人，跟着父亲逃荒到关内，已住两年多了。前（第6页）些日子，一个黄发蓝眼睛的教士以十块银元的身代价，把他从又饿又病倒在街头的父亲手里买来的，说是到教堂里当唱歌班的声童，可是不知为什么又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呀？阿姨？看门的老头揍我，不许说饿”，小姑娘睁大眼睛仰望着叶玉菡，“这里是教堂吗？干嘛不许我出去？”

叶玉菡心中砰然而动，浑身颤抖起来，听着小姑娘呀呀的小锣似的声音，涌上一股奇特的、交织着慈爱的辛酸，是的，他是个性情孤僻冷漠的人，但是她是个人，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子，尽管她没有结婚，没有生育，然而母性的本能却顽强地掌握在她的心中，可是她又是个副教授是个习惯于冷静思考、严密观察事物的人，此刻，她强迫自己抑制住感情，安详地注视着小女孩，亲热地说：“小星星，别多说了，有阿姨在这儿别害怕，过一会，阿姨给你送来好吃的，好不好？”

“好阿姨，别去！”小星星并不是什么神经病，从小姑娘聪明的大眼睛和与他的对话断定，小星星的精神状况良好，很健全，可是为什么要欺骗小女孩的父亲？为什么要把小女孩当做精神病关在动物棚内，为什么还要弄几个精神病人……这一切为什么？

“哎，小星星，你的真名叫什么？”她注视着小女孩问道：“那个外国教士从什么地方把你买来？你还记得吗？”

（第7页）

“我姓金，爸爸起名叫金星姬！”小姑娘想了一会儿又说：“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地方，我记得爸爸躺在一座大城楼下，附近有火车还冒着烟哪！”

“——唉！你千万别叫我的名字，也别叫我小星星。”“为什么？那几个外国大夫、秃老头吓唬我，打我……他们给我一个小铜牌，叫我挂在脖子上，阿姨你看写得什么呀？”

“小铜牌？”叶玉菡一惊，小姑娘从兜里掏出一块证章大小，长方形的红铜牌，她接了过来。

小铜牌拴住绳，用白漆写着“P.U.S-117”。

“P”是“PVS-001“病毒试验室代号”，117……在进行P.U.S-001研究中，已用完灵长目动物长尾猴、黑猩猩等大小一共一百一十六只，现在已经有一百一十七只了！”

叶玉菡惊叫一声，霍地站了起来！周围一切都显得昏暗了，在眼前旋转着，跳跃着，她不能沉寂下去了，紧攥着小铜牌，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千万件往事，像潮水般呼啸着涌上心头。她想起穿着白罩衫的道貌岸然的美国教授，想起培养瓶中那暗红色的培养液，在试验计划中，一位美国病毒博士用英语拉丁文写道：“第二阶段后，自P-117以后，以特种灵长目观察P.U.S-001。”

那些法西斯科学家们把活生生的人，把未成年的年轻小姑娘当做灵长目猴子，他们打算用中国（第8页）人的生命当作P.U.S-001的病毒试验品来研究。更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战备生物”武器。

他们是人吗？他们不配“人”的尊严称号，他们是一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细菌，叶玉菡付出极大的耐心才留在协和留学专家小组内的，他想想这些细菌战贩在干什么。她明白自己迟早有一天冲出协和医院的围墙，以最坚决的行动力使这群法西斯细菌战贩连同他们的细菌一同毁灭，要她不惜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可是，现在它安静下来了，她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着，在燃烧着……

当天下午，她把唯一的女朋友，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宋鸿渐找来，叮嘱宋鸿剑到前门一带去找一个姓金的朝鲜族老头。

深夜，在协和医院病毒实验室发生了一次火灾，火是由电线露（Korrektur漏）电引起的，烧毁了大批的实验设备和资料，还毁坏了几栋房子和动物棚，那个代号“117”的小女孩也失踪了。

次日早晨，当专家小组的教授们聚集在火灾现场，交首接耳不胜惊叹之际，却没有看到主持实验室操作的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从此这位女病毒学者永远在协和医院消失了。

三天之后，在北平的谈判桌上，中共首席代表邝任农将军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伙同国名当反动派利用细菌战的研究的滔天罪行，使美军（第9页）代表狼狈不堪，被迫表示追查，对参予（Korrektur与）者严加惩办。协和医院的专家们灰溜溜地滚出了北平，从此这些法西斯专家们连同他们的跳蚤、虱子病毒在中国大陆上永远失去了踪迹。

不久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两鬓灰白的叶玉菡，千里迢迢地来到了石头城，在中央研究院秘书处办公厅里，她见到了久别的苏凤琪教授。

“爸！……”玉菡望着更加苍老的老人，深有感叹地喊了一声。

“坐下，菡子，先坐下休息一会再说……”老教授搔了搔白发苍苍的头发，慈爱地抚摸着玉菡柔软的手。

付（Korrektur副）教授无力地在松软的蒙着天鹅绒的沙发上，她脸上憔悴的皱纹微微的舒展开来。

办公室只剩下他和她，老人轻轻地闩上房门，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踱了几步，才瞅着玉菡说：”菡子，你是三十四岁的人了，是个付教授了，怎么跟小孩子似的？你在协合……”

“不是因事！爹！只要稍微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忍不住的……我看共产党还不错呢！鲁宁也是中共代表，我在北平见到他了。”

“瞧你越说越来劲！”老教授生气地瞅了他（她）一眼，（第10页）将手一挥，果断地说：“你既然来到了南京，就老老实实地给我住下，要不是我这块老金字招牌，军统早把你这条命报销了！懂吗？我已经和几位同行讲妥了，把你安排在南京药学院，当付（Korrektur副）教务长，冠兰当院长。

第二十章

（第1页）

住进南京药物学院的别墅的苏冠兰虽然已经眉心发白了，却依然是父亲的下属和儿子，别墅就在医学院的小湖畔一栋小洋楼中。

在这里住着苏氏家族的全体成员。苏凤琪住在这里，很少到中央研究院和天文台去，代替他的是他的最得意门生，年轻的天文学家张哲钰和他刚从英国回来的弟弟苏凤麟，苏凤麟也常住在这里，住在这里还有他的夫人和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儿子苏培兰，以及苏冠兰的弟弟苏啟兰、弟媳宋鸿剑，啟兰是个营养学家，刚和宋鸿剑结婚不久，两人教在中央大学教授。此外，还有失去丈夫的苏珊兰，也常带着两三岁的小男孩住在这里。

这个家族最奇特的是玉菡，她被苏凤琪视为儿媳，被苏凤麟视为侄媳，被苏培兰视为弟媳，被苏啟兰、宋鸿剑、苏珊兰视为“嫂嫂”，却被苏冠兰成为付（Korrektur副）教务长。

不过这种冷淡而又客气的称呼，也是极少有的，一星期至多出现一两次。在一般情况下，苏冠兰对玉菡（第2页）采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彼此冷若冰霜。在这个家庭中，叶玉菡更加沉默而孤僻了，她似乎不把苏冠兰看作自己的未婚夫，而称为苏院长，而且这种尊称一个月里也难叫到两三次，只有同失去丈夫的苏珊兰在一起时，玉菡的话才多一点，她很喜欢她的孩子，每当逗引小孩玩耍时，玉菡那深邃而沉静的杏核眼才偶尔闪烁着喜悦和羡慕的光芒，使敏感的人查（Korrektur察）觉到这位付（Korrektur副）教授心底还保留着青春的火花。

驻重庆领事馆的参赞并没有说谎，1964年6月以后，苏冠兰就失去了琼姐的的音迅了，他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份的一封信曾提到，她计划返回祖国，可她并没来，而且，从此以后，苏冠兰给她拍过十几封电报，写几十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琼姐究竟怎么样了？没有任何人能回答苏冠兰一句话一个字！世界上也没有没任何文字能表达苏冠兰教授的沉痛的心情、痛苦和怀念，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十几年的爱情完全竟毁于此时，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来，苏冠兰在花白的头发已经变得匀白，面容变得更加削（Korrektur消）瘦、憔悴！也许只有这银丝白发才能表露出教授的心情。

“哼，还在等着你的琼姐吗？老实告诉你，别痴心了，她早变心了。”不止一次老教授斜视着儿子，用嘲笑的口笑说：“你想想，像她那样（第3页）德高望重誉满天下的名教授，如果死了，新闻会不轰动吗？如果调到别机关去了，她会不告诉你吗？又没死，又没调动，为什么不来信呢？当然是变心了，收到你的电报和信都扔到电炉去了！我听美国朋友说丁洁琼和美国一个叫罗本·海默的物理学家工作很多年，难道没有感情瓜葛，再说像她那样的人能爱上你一个连学都没有留过的包脚布吗？她可能都快做母亲了！你还像个傻瓜老等着哩！”

老教授讲得有声有色，煞有介事，而他还记得琼姐在信中特别是一九四三来信中多次提到罗本·海默教授，称赞这位正直、善良、才华焕发的科学家。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来信中，琼姐几乎在每封信中都要提到、赞美了他端正优美的面貌和刚和刚正不凡的气概。

尽管如此，苏冠兰仍不相信老教授的话。“不，不可能！琼姐决不是那种人，不会变心的！”他顽固地说。这时心中充满了别人难以理解的绞痛和迷惘。

194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院士会，给八十一个学者戴上了“院士”冠，老教授便戴上了第四顶桂冠，在这之前，他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圣安勒洛斯学院与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他已经是七十岁高令（Korrektur龄）的古稀老人了，便辞去付（Korrektur副）院长兼秘书长的职务，专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今年已经到了二十年的期限了，总该和玉菡（第4页）结婚了吧？”老教授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瞧你，头发都白了，老的不像样子啦！玉菡等你二十年也不容易呀！她的头发也白了，人间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第二个女子了！”

“不，在没有得到琼姐的消息前，我不结婚！”苏冠兰多次痛苦又坚决地说。

苏冠兰是不喜欢文学艺术的，可是如果我们翻开他的1947-1948年的《生活日记》，可以看到他用中文抄录的许多中国古典诗词。他送吴阶平教授赴北京，也许是车站景物引起了他那忧愁迷惘的回首吧！他在日记中抄下唐代崔护的著名七绝：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照（Korrektur旧）化（Korrektur笑）春风。

苏冠兰教授就是这样过着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把绝大部分的时间消耗在实验室，把全部精力灌注在科研事业中，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欢乐，就是苍苍白发不眠之夜来陪伴他，排遣他那漫长的岁月和深刻的忧愁。

是的，无论是长城这内外的万里烟雲、嘉陵江畔的如酥的微雨，还是紫金山下的滚滚不尽的江水，都不能冲淡教授的深远的怀念……

第二十一章

（第1页）

第三天清晨，苏冠兰草草吃了点东西，匆匆穿上军大衣，带上军帽。玉菡惊讶地问：“你这是干吗？”教授将帽沿（Korrektur檐）拉了拉，简单地答道：“上班。”“你脸色很难看，能上班吗？”“能。”

玉菡深知丈夫的脾气，便微微叹息一声：“唉！你就去吧，可是不能骑自行车。”她便打电话到研究所，请他们派车来。

四十分钟后，一辆蔚蓝色的流线型“莱茵河”牌小汽车，把苏冠兰军医上校载到中国军事医院实验药物研究所。

所长兼政委宋以哲上校是个身体不高的胖子，他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开着窗户的玻璃上的反光，正在研究自己光秃秃的额头，一看到苏冠兰进来，他连忙扭过身来握住他的手，哈哈的笑说道：“我的付（Korrektur副）所长同志，我等的你好苦哇！你说吧！你打算到颐和园、香山还是秦皇岛去？办好了手续，我有事去哩。”“办手续？”教授纳闷地瞅着宋以哲：“到那去干嘛？”“你们从国外归来，按规定不是有休假吗？你不是来办休假手续吗？”“我是来上班的。”苏冠兰淡淡（第2页）地说道，将大衣和军帽扑在衣架上。

“上班？那不行！我得按制度办事。”“我可一定上班！”苏冠兰冷冷地说。

宋以哲上校可不是糊涂人，他摸了摸秃头顶，仔细端祥（Korrektur详）了教授一番，暗自寻思道：老苏，有点反常，似乎有点反常，我得留神些……

于是，他煞有介事地想了一会，为难地说：“你不愿休息，我做不了这主，得请示鲁宁政委，今天本来没有安排你的工作，可又挤满了……这样吧，院部昨天来个电话，叫我派个所长级干部到院部开会。”“开会我不去。”“是个文艺表演，老苏！还有许多高级干部参加，我看你今天的精神不够好，大概是途中疲劳了吧？去散散心好吗？看文艺表演也是干革命呀！”“好吧！我去。”苏教授点点头，“老宋，你真会说。”

宋以哲哈哈笑起来：“好吧，我给你派车啊！我把小星星也叫来，让她陪着你，行不行？你出国这半年，她天天想你，我看，让她当你干女儿吧！”

金星姬像只快乐的小鸟跑进所长办公室，带着无沿（Korrektur檐）轮帽，佩带着中尉肩章，听说叫他陪着付（Korrektur副）所长去开会，姑娘高兴的蹦着跳着，在离开办公室时，所长把小星星拉到一边，低声嘱咐道：“金星姬同志，你的老师今天精神很不好，你得好好地照顾他呀！”

（第3页）

蔚兰（Korrektur蓝）色“莱茵河”牌小汽车驶出实验药物所的大门，沿着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驶向海淀。苏冠兰座（Korrektur坐）在车里一言不发，面容憔悴，紧闭着咀（Korrektur嘴）唇，小星星座（Korrektur坐）在上校身边，不断的微笑着，哼着优美的小曲，她今年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十三年前，她被一位正直的女医生从协合医院的虎狼窖里久了出来，跟着父亲逃到关外，到了解放区，父亲在延安参加了农民协会，在剿匪斗争中，小星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部队里学习些文化，随后被保送进工农速成中学，紧着又进军区第一大学深造，从军医大学毕业后，金星姬被分配到军事医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在这里，他的老师和领导便是苏冠兰上校，接着他发现自己的师母，苏老师的夫人，竟是十多年前的救命恩人，从此金星姬与苏冠兰上校和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结下了特殊的感情，她把教授夫妇视为自己的父母，而苏冠兰夫妇也把小星星视为自己的女儿，在培养姑娘这方面，上校花了特别心血，现在的小星星已经是中尉助理研究员，而且早在军医大学期间，她就是一个共产党了，此刻座（Korrektur坐）在流线型小汽车里，坐在苏冠兰老师身边，小星星格外兴奋，她把心事不停地向上校倾诉着，双颊泛起了美丽的红晕。苏冠兰上校心不在焉地听着，偶尔内边（闪过）一个影子，这小丫头莫非也在恋爱了？

“苏老师，您的意见呢？”小星星望着自己的老师，睁着两颗大眼睛问道。苏冠兰上校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闷气和焦躁，他紧皱着眉头大声说：“什么意见？什（第4页）么要问我？”小星星吃惊地盯着上校，多少年来，苏老师从来没发过脾气，更没有对她这样粗暴过。上校从玻璃上看见姑娘两眼饱含着泪水，伤心的垂下头，他心中涌起惭愧的感觉，是啊，他像其他科学家那样有些怪脾气，例如，在研究所内，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不参加任何人的婚礼，也不参加有点爱情的两性的言论和谈笑，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发过大脾气，更不曾以这种粗暴态度对待过任何人、任何同志。

“小星星，请原谅！”上校想了想，满含歉意地说：“刚才我态度太粗暴了，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闷气。”

姑娘擦干眼泪瞟了他一眼，苏冠兰端座（Korrektur坐）着显出深思的神气，小星星回忆起宋以哲的叮嘱，暗暗想到（Korrektur道）：“是的，苏老师今天精神很反常。”

“刚下我没有听清你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关于恋爱的事吧！”教授沉思地断断续续地说，“你年纪也不小了，也可以恋爱了，我不习惯在这方面个人提意见，所以也不好怎么说……不过，小星星，要小心为是，爱情这东西是不好惹的，它可能给你带来幸福，可是，一旦让它在你的心中咬了一口，那心灵的创伤一辈子也治不好。”姑娘闪着星星般的大眼睛，挺感兴趣地琢磨着老师的话，泛起天真的微笑，仰望着苏冠兰问道：“苏老师，您和师母怎么集合的？您的心灵也被咬过吗？”“什么？你说什么？”教授猛然一惊，小星星的话触动了教授心底的创伤，昨夜坐在沙发上，琼姐的（第5页）意外来临，引起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回忆。黎明到来了，他决心不能在（Korrektur再）回忆下去，他来到研究所，准备用辛勤的劳动堵住心灵的缺口，冲淡因旧事引起的刺痛，这样他才和最心爱的学生小星星乘坐着小汽车奔驰在前往中国科学院的大道上。

苏冠兰没有料到姑娘会提出这样一个为难而尖锐的问题，教授紧闭上咀（Korrektur嘴），由于激动而发热的眼无声的呻吟着，用削（Korrektur消）瘦而柔软的大手撑住脑门，他没有回答小星星的问题，但是失去琼姐的一系列往事，现在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他脑海中闪过，在他脑海里激起了千层波涛……

第二十二章

（第1页）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了。南京药学院也和这部古老的都城一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苏冠兰院长和他的学院也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代表，军事管制委员会给药学院派来了一位军代表，非常凑巧，他就是鲁宁，经过多年的战斗生活之后，鲁宁同志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的一位高级负责干部了，在战争时，他在敌机轰炸下负了伤，现在伤口尚未痊愈，可是这位身材魁梧的将军已经闲不住了，在野战（第2页）司令部争吵了几场之后，暂时安排到南京军管会，并被派驻南京药学院赴任。鲁宁与苏冠兰见面时的亲热和激动劲当然是无须多说了，但是将军没有料到，将军的妻子罗虹也和苏冠兰是老相识，对苏冠兰教授和教授世家，鲁宁当然是最清楚的了，刚到药学院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了苏冠兰院长和付（Korrektur副）教务长叶玉菡的全部关系。当然，鲁宁在齐大医学院呆过，同叶玉菡是很熟悉的，在危急的时刻，玉菡和罗虹救过他。在邝任农将军的咀（Korrektur嘴）中，他又听说这位不平凡的女医师在北平协和医院时的惊人举动，如果不是罗虹向他讲叙了一九二九年上海郊外小医院发生的传奇性故事，那么将军肯定会百思而又难解：“为什么苏冠兰会顽固地坚持独身生活？”

不久以后，鲁宁政委就掌握了苏冠兰院长的全部情况，包括这位教授与那远在海外、杳无音讯的女物理学家的关系始末，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从苏冠兰咀中获悉的，苏冠兰什么也不会说，而鲁宁政委也不向他询问什么，对这般高级知识分子，鲁宁也更为了解他们的癖病，否则，他也不会到大学当军代表。

有些文学作品，常常把我们负责同志和政治工作者描绘成一群申请呆滞、不荀言笑，“专心经典”的科教学和偶像，鲁宁对这类描写很有反感，而且他自己就不是这么一种人，他常常想：我们共产党人，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应该是而实际上也是有血有（第3页）感情的人，他们应当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刻地了解周围的人，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然而他们应当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善于把人们的思想感情统一起来，向着共同的革命目标前进。正因为这个原因，在鲁宁的军人身份和相貌的外表下，隐藏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敏悦的洞察力，他有强大有力的委婉的工作手段和政治眼力，鲁宁下了决心，一定要帮助苏冠兰和叶玉菡结合起来，为什么要让旧时代在人们心灵下打上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影响人们今天新的工作呢？难道那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影响着知识分子前进和改造的消极因素、是不可战胜的吗？鲁宁不相信，不过他明白，工作一定要做的仔细、耐心、灵活。

第二十三章

（第1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美帝国主义公然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为了反对罪恶的细菌战争，中朝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南京药学院接受了一种代号为“H-701”病毒的重大研究任务，正在鲁宁主持的院务会议上，讨论了研究程序、拨款分项和其他有关事物（Korrektur务），并成立了以苏冠兰院长为首、钱术潜教务长、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务长为付（Korrektur辅）的“H-701”病毒研究组，参加实验领导的还有从中央卫生研究院来的病毒专家朱现明教授。

从一九五0年一月中旬，“H-701”实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研究病毒是与帝国主义者有完全相反的意义，法西斯学者研究病毒是为了制造毁灭人类的细菌武器，而我们是（第2页）为了了解病毒的秘密，消灭万恶的细菌性生物武器。钱术潜是一个植物学家，对病毒不祘（Korrektur算）内行，苏冠兰教授在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生化化学方面和精湛的造诣，与病毒学有密切的关系，但他毕竟不是专门的病毒学家，因此实验的关键人物，只有朱现明教授和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了。朱现明是过渡性病毒学家，对“H-701”等特殊病毒不熟悉，剩下只有一位女专家叶玉菡了。人们只知道他（她）在分析操作时很有一套技能，但对她的真实根底却毫无所知，只有鲁宁对这位沉默寡言的付教授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苏冠兰院长是在这重重困难中开始“H-701”的研究工作的。

这天夜里，苏冠兰独身到实验室去，今天晚上，他决心从浓缩病毒液内取出第一份干燥晶体，实验室的双层窗户内透出灯光，是谁这么晚还在工作？教授加快了脚步，还没到实验室，灯光忽然熄灭了，两个人影从大门走出来，从他们谈话的声音，听出是叶玉菡和罗虹。

“我说叶玉菡，你到底爱他不爱他？”这是罗虹的声音，凭借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到他（她）穿着褐色的军装。“爱谁呀？”叶玉菡穿着白罩衫，这说明她刚搞完实验，锁上大门，看了看夜光表，扭过身，教授悄悄躲入树荫后面。

“当然是苏院长哩！”罗虹笑着答道。

“过去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是爱过他的”，叶玉菡答道，“快回去吧，都午夜了。”

（第3页）

“现在呢？还爱他不？”罗虹与叶玉菡并肩走着。

“别问这些了，罗虹，没有意思……”叶玉菡摇摇头叹息道：“爱情是无法解释的！”片刻苏冠兰教授走到门前，打开门，换上白罩衫、手套、口罩，踱到分析室荧光屏前，十瓶浓缩毒液只剩下五瓶，苏冠兰有点奇怪四下一望，发现离干燥器操作台旁边有一边摊开的记录，他走到跟前坐下来，仔细阅读着记录，实验记录上用异常优美的斜体字记录着“H-701”近几天来的实验分析过程，特别是几小时前对浓缩液进行结晶提炼的操作技艺采用了出乎人意料的科学方法，极大的提高了精确度和操作速度。记录是用中文写的，在有些字眼和段落为了更精确的表达，竟而采用了德、法、英、拉丁文，在提到一些深奥和复杂的语言和实验技术时，都祥（Korrektur详）细的说明了外公式，并进行了周祥（Korrektur详）的解释。记要提出实验“H-701”的下一步操作规定，精密要求和实验结果的准则。这份记录充分表明书写者不凡的学历和高超的专业水平。苏冠兰惊讶的看完实验记录的最后一个段落：对浓缩液的处理方式是至今病毒学中从未采用过的，该方式综合了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的各项试验枝（Korrektur技）艺，并经笔者反复研究改进，是确实可行的，留余五瓶以供本室病毒学或其他专家采用以上方法进行提炼时用。这个病毒学者毫无保留的贡献给别人，苏冠兰深受感动地点了点头，按实验记录所知名的方法，打开离心器，取出一瓶封存很好的银灰色粉末“H-701”剧毒结晶。

（第4页）

但是，这位病毒学家是谁呢？他将银灰色的粉末和五瓶浓缩液放在一旁，又翻开记录照着研究者的签名，终于在一角不明显的地方，发现一个用异常秀丽流畅的书法签着的名字“叶玉菡”。

“是她？我还以为是朱现明呢……”苏冠兰凝视着这个名字，惊讶地沉思着，用一只削瘦的手支撑着宽阔的额头，隐约觉察到叶玉菡并不仅仅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位付（Korrektur副）教授在科学的资历和才华，正和他（她）的性情一样是深沉的含蓄的……突然从实验室门外传来一阵轻轻急促的脚步。“谁？”苏冠兰猛然回头， 发现一个蒙着黑布的黑人走了进来，教授一摸衣袋，手枪没有带来，他急忙扶着椅背站起来，历（Korrektur厉）声问道：“你是谁？这不准闲人进来！”

“我不是闲人，我是专门来拜访您——苏教授的。“黑面人在离苏冠兰一丈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冷冷一笑，发出混浊的语音。他去掉黑面布，露出长满横肉，嵌着一堆斗鸡眼的面庞，“你是谁？”苏冠兰抓紧椅靠背，睁圆眼睛，一刹间，他觉得这个不速之客面熟似的。“坐下，坐下吗，我的教授”，斗鸡眼斜瞥着苏冠兰，从衣袋中掏出一把小手枪在手中掂了两下，枪身的烤瓷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可惜我的手枪没带”，苏冠兰盯着对方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冷冷地说：“好吧！你可以说说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对了，坐下来好好谈谈，教授。”斗鸡眼将手枪不停地在手中摆弄着，斜望着苏冠兰说：“真是善人眼高呀！苏院（第5页）长真的不认识我了么？”

“不，我似乎认识你，你那张歪脸，两只斜眼，我好像在哪见过，不过，我并不是善人，我记不起你这付（Korrektur副）尊容在哪见过面，是因为我头脑里不是用来装垃圾的。”

“嗬！好傲慢的咀（Korrektur嘴）吧！”斗鸡眼惊叫一声，但随之冷冷一笑，安静下来，“我就是铁拐李呀，教授二十多年前在上海至南京的火车上……”

“哎呀！你就是那个流氓吗？火车怎么没有把你碾死呀！太可惜了！”苏冠兰哈哈一笑：”怎么？来找我祘（Korrektur算）账报仇的么？看来真是冤家路窄呀！”铁拐李竭力镇静下来，摆摆手：“不，我并不是来找你报仇的，我是来请教授帮忙的，看在二十年前那筆（Kurzzeichen笔）旧账的份上，苏院长应该大力帮助兄弟一把，否则，今晚不好交差呀！”“我能帮你什么忙呢？”苏冠兰皱皱眉。

“是这么一回事，二十多年前，多亏老天爷保佑我，没被火车压死，我到了南京，在蒋总裁座下消肿，戴局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啊！你当特务。”“随你怎么说吧！教授，各为其主呀！哈哈……共产党占领南京后，我留了下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明白这个道理，老将现在缩在台湾，他是不能指望了，我现在在美国神圣处服务，你不用骂我汉奸，什么卖国贼，教授，本来中国人的自由复兴全寄托在美国人头上，我就是为自由中国出现而奋斗的勇士。”

“请说简单点，我根本不想听你这些狗屁道理！”（第6页）“好吧，简单一点说，我是受太平洋彼岸，左右受着当今世界命运之脱托，到你这来的，他们希望你能上美国去，你不必耽（Korrektur但）心，我可以把你从南京平安地送到香港，取道日本到美国，在美国几十栋研究所，实验楼，漂亮的小洋楼和小汽车，数不清的西方美女，都在旧金山的海岸上期待着你。”“你是煽动、威胁我叛国吗？”“不！教授，科学是不分国度的。”“住口！倘若我拒绝叛国呢？”“我们早已料到这一招了，共产党是善于活动人脑筋的，你苏教授也不会逃脱掉，何况你早就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人物啦，如果你不愿出国，我带来大量金条和钻石，这些无价之宝，是足够你富裕地度过下半辈子的，这些财宝仅仅用来买你一小点东西，’H-701’的资料和样品，哪怕是照片和一毫克浓缩液。”

“H-701”，苏冠兰大吃一惊，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身旁的实验记录和装着浓缩液和晶体的试管上，特务立刻搜获到他的目光和面部感情，苏冠兰蓦地战慄起来，乌黑的枪口对准苏冠兰。特务阴沉的目光瞅着苏冠兰低声命令到（Korrektur道）：“教授。”两人的目光像利剑般的对视着，苏冠兰看到“铁拐李”已经接近摆着实验记录和试管的小瓶，并伸出一只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该怎么办哩！那乌黑的手枪的射击闪电般的启发了苏冠兰。他猛然扑过去，大喊一声：“抓特务呀！”已经拿住试管的特务大吃一惊（第7页）拼命地争夺试管，“乒”的一声，病毒试管碎了刺伤了苏冠兰的手指……“呯！”特务被迫板动枪机，子弹射入苏冠兰的左胸……他晃着倒在血泊里，“铁拐李”连忙抓起一根试管，踢开一扇窗户，一跃而起。“站住！”鲁宁同志亲自率领警卫队感（Korrektur赶）来，沉静的夜色中到处响起了威严的喝令。“呯！呯！”特务在黑暗中奔逃，一面不停地回身开枪。

第二十四章

（第1页）

苏凤琪老教授并没有到外国去，也没有到香港或台湾，而留在解放后的南京，留在新中国了。自一九五0年病起，这位高令（Korrektur龄）七十二的科学家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自苏冠兰的事中毒以后，老人的病严重了，在？学院的别墅中，他的弟弟苏凤麟，儿子苏啟兰、儿媳宋鸿剑时时刻刻地看护着他，这一天，鲁宁和严济慈同志代表人民政府对苏凤麟一生经过作了正确评价，肯定了老院士在天文科学和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期间所作的贡献，也指出了后二十年追随胡适之流的严重错误，和学术上的理论素养，同时赞扬了他留在新中国拒绝蒋介石集团和伪中央研究院内反动分子胁迫的正义行动。

“希望您能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鲁宁语重心长的对老院士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也需要您的一份力量。”

苏凤麟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可惜，我的生命到了（第2页）最后的关头，我不能活很久了……我对历史上的错误十分痛心，苏冠兰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的伤势，特别是中毒状况十分严重。但是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抢救他。目前有了好转，您不必担心。”

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要杀苏冠兰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巨大的国际间谍案，简单点说：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要得到南京药学院的“H-701”病毒的第一手情报来为他们的细菌战服务。根据审讯材料和其他情报，参与此案的有在南京药学院工作的美国教授和修女，具有四个国籍，涉及到七个国家，二十三个间谍机关，人数有三十余人，总后台在华盛顿，主持窃取“H-701”情报的一名美国特务教授，在在指笔指示中，命令的下属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该项实验的文字资料和样品，并将苏冠兰教授劫往美国，必要时对他进行人身消灭。

“啊？”苏凤琪惊讶地睁大眼睛，“这么凶残，鲁代表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特务头子的名字，我将永远记住那个美国人的名字。你知道，几十年来，我对美国人的印象就不太好……”

“您对美国人的的印象，只是习惯的偏见，并不是意味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实质认识，另外几十年来，您并不是对所有的美国人印象不好，他们之中您有几个莫逆之交……”鲁宁沉静的注视着老院士。（第3页）

苏凤琪望着天花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好吧！苏凤琪老先生，我可以告诉您，这个美国特务是印第安纳洲（Korrektur州）人，他干了几十年的这种勾当，曾经有十几种身份，神学院学生、牧师、美以美教派神父、路德教派神父、数学博士、东方和东方语言教授、大学校长、国务卿助办……”苏凤琪浑身抖起，他就将军的一只手惊讶地喊到（Korrektur道）：“他……原来是他……”“对！就是您的老朋友——林顿·查尔斯。”

第二十五章

（第1页）

1950年12月下旬，苏冠兰基本上痊愈了。这一天鲁宁政委来到医院探望他。“告诉你两个消息”，鲁宁坐在床沿上握住他的手说：“第一，我已奉命调到北京。从明年元旦起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工作。我们又来分手了，老同窗！”

“祝你一路平安，在新的岗位上多多为祖国立功。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将来我去首都，一定去看望你，你有机会也要来南京！”

“对，一定要找机会到南京看你来。冠兰，我还有第二个消息告诉你，但你不必难过。”苏冠兰已经猜到点了，微微垂下目光。

“你的父亲苏凤琪院士，已经在两个月以前，十月十九日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故去，考虑你的病情，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

（第2页）

鲁宁沉默了一会低声说：“老院士对天文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党和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救治，但……”

“我父亲总祘（Korrektur算）留在大陆，没有去当‘留华’， 也算晚年的一点光彩吧！”苏冠兰叹息了一声说：“抵（Korrektur托）体同山啊！像陶潜说的这样，也就可以啦！他留下什么话没有？”“他是获知杀害你主谋的第二天死去的。临终前，他遗嘱建议由青年天文学家张哲钰继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职务。”

“嗯，张哲钰是个理想的人，为人诚实，才华很高”，苏冠兰点点头。

“此外，老人还留下一份简单的告别辞，给他在海外和国外的老朋友以及学生们。苏老逝世后，海外一些学者、天文界人士、熊庆来、华罗庚、克里斯琴森、威次斯、布来克。罗严芬都来唁电。我们将苏老的告别辞回复了他们。在告别辞中，老院士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认识了什么叫帝国主义……”

苏冠兰沉默的点点头。“最后，苏老先生还当我面说，要我转告你。”“转告我？”“是的，他说，在婚姻问题上对不起你，误了你的终身，但是老院是（士）又说，作为一个父亲，他的心为了你好，玉菡是一个好女子，这样的女人确实不多见，他他沉沉地等你二十年，老人希望今后，你能和她结婚，以免使他再为你死不瞑目……”苏冠兰微微皱起眉头闭上眼睛。

“这个问题”，教授无力地摆摆手，“不提它吧！”

（第3页）

过了两天，也就是鲁宁临行的前一天，鲁宁来向苏冠兰辞行，苏冠兰问道：“罗虹呢？他怎么没有来？”

“她另有重要任务去了。”鲁宁笑道。

在药学院的林荫道上，披着军大衣身材魁梧的将军与大病初愈的教授并肩散步。

“我祘（Korrektur算）最后离开你了，虽然我不是医师”，鲁宁微笑着，眺望着笼罩在暮色中的小山意味深长的说。

鲁宁参加了抢救苏冠兰的专家小组，这个由中央卫生部、后勤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协合医院成员组成的小组集中了最优秀的外科医生、病毒学家、病理学家，吴英恺、林钧材、钟蕙兰、曹宪九、朱朗明、苏培兰教授以及童尔昌付（Korrektur副）教授等，还有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病毒权威格列波夫院长、费多教授等，直到苏冠兰脱险之后，这些教授和医师们陆续返回北京、上海及原单位。

“我很感激你和同志们”，苏冠兰诚恳地说，“更感谢党和政府，要不然，如今我早离开人世了！”

“这里面有些细节，我是从来没有介绍过呢！”鲁宁笑道。

“你的伤势——左胸上的枪伤虽然很严重，但还不是致命伤，有林钧才、吴英恺、曹宪九教授就能解决问题。你知道，他们是第一流的外科、胸外科、血液外科的专家，最严重的是“H-701”病毒从手指浸入体内，吴阶平、钟蕙兰他们都是内科医生，虽然（第4页）水平很高，但却有点插不上手，童尔昌只能跑龙套，他和啟兰护理你方面倒是费尽了心血的。”

“朱即明在哪？”

“他和许？时一样，没有接触过病毒呀！只有那位苏联医学院院士格列波夫和费多医师了，可是第一次会珍后，就看到这位院士两肩一耸，说什么没有希望了，你剩下什么时刻，给你处理后事，还断言’H-701’是一种特殊病毒，这种病毒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进浸入人体，可是，一旦侵入人体，就不能征服她，而且将来也征服不了它。”

“啊！”苏冠兰惊讶地笑了笑。

“当时，我很生气，我问他：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医师，难道能说出这种话吗？结果你想他怎样了？”

“这位医院两肩一耸冷笑道：’我是个科学家，不是诗人和作家，不会幻想，只能按照科学现实来说话办事。’”

“你听这位医师一张咀（Korrektur嘴），就是我……我……我……后来，我们争执起来，还是中央卫生部的一位付（Korrektur副）部长打圆场，才勉强解决问题，总祘（Korrektur算）没争到世界末日。”听到这句诙谐的话，苏冠兰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后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会诊拖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敢摆出一项可靠的医（第5页）案，教授们都面面相视，紧皱眉峰，烟灰在烟灰缸里成了山。而你还躺在隔壁房间里陷入昏迷状态，每一分钟都在接近死亡……最后一位女医院（师）从屋角悄悄地站了起来，平静地说：’同志们！我提议，由我担任主任医师，负责这项工作！’顿时会场中活跃起来了，人们十分惊讶，这位貌不出众的女医师，并不是专家小组成员！”

“这位女医师是谁？”苏冠兰连忙问道。

“恰巧，当时坐在我身边的付（Korrektur副）部长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这位女医师是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

“玉菡？”“是的，是她把你从死亡中救回来的！”“她？”“对！没有她，你早死于病毒上了，你难道不相信他（她）妙手回春的能耐吗？”

“是的。”苏冠兰仔细地回忆一下，点点头说：“她在病毒学上确实有一套本领，我看过她的实验记录。”

“不！叶玉菡不仅用本领，更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救活了你呀！……”

“1945年前后，她在协和医院就研究过’H-701’，不过那时代号是’P.U.S-001’病毒，经过她的精心研究，发现某种血液化学的伤特殊的人，对这种病毒具有强大的抵抗力。这种白血球中有蛋白酶的人据统计在总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六点三七，也就是说，一万人中有三十七人，而叶玉菡（第6页）对自身血液化验发现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她原想实验用这种白血球制成特殊的血清疫苗，但是当时条件又不具备，在后来她就匆匆的离开，她办了一件事。”

“你从父亲口里，大概早略知一二了吧。”

“你中毒后，她就担任了主治医生，她原想用自己的血液制疫苗，但经实验室证明已经来不及了，你的血液已经被炽了大半，就输的血也没有抵抗力，而且输血和输液时引起了强烈的生理反映（Korrektur应），正危胁着你垂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她提出一项惊人的医疗方案，把她的全部鲜血输给你，抵抗和消灭’H-701’病毒，指挥着全体教授和医务人员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种空前绝后的输血，一面把她的含有特殊蛋白酶的O型万能血输入你的体内，一面给补充新血浆，在不到一小时内共抽出六千西西的鲜血。她的体质原来就不好，加上这些折腾，前后虚脱了十七次之多，体重下降了三十斤，等你有了好转之后，她几乎牺牲了，于是为抢救你而来的教授又转而抢救她了……”

“简单说，老苏，在你血管里奔腾的不是你的血液，而是她那正直忠诚的心脏内涌出的鲜血，她把自己的生命多半注入你的肉体……”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学院后面的小山下，苏冠兰感到十分疲倦，将军的话，每个音节都震动着他心灵的窗口，无力再走下去了。

（第7页）

鲁宁看了看手表，盯着他那充满怅痛心情的脸说：“好吧！老苏，你仔细考虑一下吧！你具有真诚感情的话，有道德的人，那么你会明白，今后该怎么样对待玉菡……我有点事，过几分钟再来，你先溜达一会。”

鲁宁将军将大衣披在他身上匆匆离去。苏冠兰也没问他去干吗！这是脑海中乱糟糟的，在洒满月光的荒地上蹒跚的走着思索着。

忽然，他发现小塘边上，一棵柳树下宁（Korrektur伫）立着一个瘦伶的身影。“谁？”他问到（Korrektur道）。“是我”，一个女子的声音，显得疲倦和柔弱。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叶玉菡披着一件兰（Korrektur蓝）呢大氅，依在树上，扫过苍白的脸。

“啊！是你……”他心中一热，结结巴巴地说。

“是我，苏院长！”她冷冷地扭过脸去，避开他的眼光。

“您……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就不能来吗？”她依然不望他。

“呵！不，我是说……”他的脸发热了。

“是罗虹邀我来散步，刚才她说有事，让我等一会。”

“唔，原来……”他恍然大悟，于是走到她身边，低声而恳切地说：“您的身体损失太大了……能允许我陪您散散步吗？”他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双颊不禁深处热汗来。

“谢谢苏院长，不必客气！”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还要（第8页）找罗虹去呢！”“罗虹，她，她不回来了……”他垂下目光。

她一听，佛仿（仿佛）明白了什么，离开柳树沿着崎岖的小路往回走，走的很慢，每跨一步都要很大气力。他默然地伴随着她。在白发苍苍的教授心中充满了复杂的心潮、感慨、迷惘、尊敬、惭愧、爱戴……这一切，交织成了极其丰富的微妙的情绪，起伏奔腾，使他不能平静。

“哎呦！”她拌（Korrektur绊）在石头上，突然摔倒在地，他轻声惊叫道：“您怎么啦？”他猛然一惊，慌忙抱起她来。她是那样纤弱柔软，他们产生了羞涩和畏惧的心情，很想缩回手去，又看见她由于痛苦而皱起的眉心和轻轻地咬住咀（Korrektur嘴）唇，她那在月光下分外明静而白皙的柔和面庞，心不仅砰（Korrektur怦）然跳起来。

“玉菡！你摔着哪了？”教授鼓起鼓气，更紧地拥抱着她纤弱的身体，急切地低声喊到（Korrektur道）：“玉菡！玉菡！”

“玉菡”，几十年来苏冠兰第一次使这个亲切的称呼。玉菡轻轻地睁开杏核眼，几颗亮晶晶的泪珠在双睫上滚动着，无力地呻吟一声，将头倚在冠兰的胸怀里。“冠兰……”就说不下去了，几滴滚烫的泪珠掸在苏冠兰的大手上。

“玉菡！”教授微闭上眼睛，但几颗热泪早已夺眶而出，滴在玉菡的灰白鬓角上。

（第9页）

微风也停了，漆黑的原野上，万物俱寂。皎洁的明月，像害羞似的悄悄躲入缕缕云絮内……

第二十六章

（第1页）

1951年春风吹绿的时节，他与她结婚了，他们都近四十三岁，婚礼时，来客很多，不能亲自来南京的朋友们发来了贺电或贺信，正像朋友们期待的那样，这对新婚的夫妇在事业上和爱情上都是获得了丰硕成果。

一九五一年八月“H-701”病毒研究获得成功，次年春天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九五二年全国院校体制改革，南京药学院撤销，苏冠兰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实验药物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叶玉菡人中央科技情报所研究院。

一九五六年，苏冠兰加入部队编制，任中国军医科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次年又兼任第一军大学教授，这一年，他们夫妇有了一个男孩，玉菡由于身体多病，便退休在家搞家物（Korrektur务），也协助丈夫编释一些资料，或者到妇女界或科学界参加一些活动.

苏冠兰通过两次政治运动，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在科学研究和科研事业培养接班人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党和政府也给予苏冠兰应有的评价。十年来，苏冠兰两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宣武区人民代表。

（第2页）

中国药学会理事、北京市药学会付（Korrektur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常委、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一九五六年由于抗瘤药物和肺病药物研究成果，他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奖金，此外，苏冠兰多次参加科技界和药学卫生界代表团出国访问。

苏冠兰的亲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妹妹苏珊兰现在是南方一个城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弟弟苏啟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系研究员，弟媳宋鸿剑是中国医学院协合医院的付（Korrektur副）教授，著名的产科专家之一，他的叔父苏凤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香山天文台筹备处付主任，堂兄苏培兰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付校长。

苏冠兰教授的老同行，老朋友童尔昌，现在是北京医学院付教授，吴阶平院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林钧才是北京协合医院院长，赵九章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张哲钰院士还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苏冠兰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他很疼爱两个孩子，和（第3页）夫人玉菡感情也很好，玉菡更是无微不至地体贴自己的丈夫。

一九五七年，苏珊兰到北京参加红十字会议，自解放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两位哥哥，回忆起旧事，她仍然有些担心。

在前门车站上，珊兰紧握着大哥的手，关切的问：“哥哥你和嫂子的关系……？”苏冠兰紧紧闭上由于激动而发热的双眼说：“兰妹，你放心吧！现在你哥哥和嫂子是相依为命了。”

是的，相依为命——这就是苏冠兰夫妇俩全部关系的真实写照，而且苏冠兰对于妻子的忠实而深厚的爱情，并不意味着他全忘却了旧事，忘却了琼姐，他牢固地怀念那位长着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的女子，怀念着那段永远失去了的爱情，正如他今天忠实地爱着玉菡一样，这种感情交织着，盘踞着，在他的内心里长久地极其强烈的痛苦，教授把琼姐赠给他的全部物件、书信、照片、书箱……都珍藏着，但却锁进了箱底，他从来不去触动那只皮箱，以免引起惆怅的回忆……

苏冠兰教授从不参加有关爱情的谈论，从不参加任何人的婚礼，也从不看任何含有感情色彩的小说、诗歌、电影和戏剧，他在沉默中，将毕生的精力献给科学（第4页）事业，在沉默中，将不幸的初恋和对青年时代的情人的无限怀念埋藏在心灵深处……

可是，他似乎不能平静的心境，突然被狠狠地打碎了，不是那只箱、不是那些旧物，而是琼姐本人的意外来临。

昨夜，苏冠兰教授在沙发中，在痛苦的回忆中渡（Korrektur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直至今天凌晨，他才勉强压制住缠绵的思绪，到研究所去上班，可是，在驶往科学院的“莱茵河”小轿车中，小星星充满稚气的问语，却刺痛了教授心灵上的伤疤。

当回忆这全部往事时，教授闭着眼睛，在一片苍茫昏暗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双深邃、责怒的丹凤眼无声的凝望着他。

“啊！琼姐，亲爱的琼姐！你回来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苏冠兰在内心深处痴喊着：“琼姐！你如今在哪里？”

第二十七章

（第1页）

在中国科学院乳白色办公楼下，绿草如茵的操场上，已停列着许多漂亮的小轿车，苏冠兰的“莱茵河”也驶入了广场。

“看来还是一个高级会议呀！”走上台阶时苏冠兰对小星星说。

“为什么？”

“总理也来了”，上校朝一辆高级小轿车努了努咀（Korrektur嘴）。

“哎呀，太好啦”，姑娘高兴起来。

会议设在中国科学院一间高级讲演堂内，这件讲演堂能座（Korrektur坐）下五六百人，有个很大的主席台，全场没有一个窗口，全部采用自动控制通风装制（Korrektur置）。当苏冠兰带着金星姬，从主席台前侧走入会场时，参加的人已满满堂堂的了，主席台前鲜花簇拥，四壁悬满红色大幅标语。

会场后壁上嵌着是十一个立体大字：“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一个人劈面闯来，一把抓住苏冠兰的手，上校定睛一看，不禁笑了笑：“尔昌，你也来了。咦，这是个什么会呀？全是些院士教授，咱们的同行不少啊！”“你老眼花了！冠兰” 又？又胖的童尔昌将手一指，上校随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主席台上方横着一副红色绒质金字的标语“热烈欢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们！”

（第2页）

苏冠兰心中一动，，但他什么也没说，领着小星星到会场最后一排找了个座位。

“哎呀，冠兰，你这个人还是老脾气，一开会就往后躲”，童尔昌跟在后面不停地念叨着，“这次开大会呀，是欢迎三十一位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听说除了几个二级教授外，全是一级以上的，还有几位世界第一流的大科学家，你也不往前坐坐，看清楚点，有机会就向上级开口拉几个到自己单位去。”

苏冠兰不理睬童尔昌，在会场最后一个角落里，寻着座位端坐下来，童尔昌和金星姬坐在他两旁。

大会开始了，军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周总理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付（Korrektur副）院长李四光、院士吴阶平、吴有训、裴丽生、竺可桢、张稼夫、林巧稚、张维、林润生、钱学森等，中国科学院各学部、中国军事医学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水电科学研究所、铁道科学研究所、林业科学研究院、钢铁研究院等首都高等院校负责同志，还有王树声同志、米良方同志、张震翔同志、鲁宁同志和张国付同志等。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科学家，他们是全场的瞩目中心。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付院长竺可桢院士、大会执行主席首先致开幕词，竺可桢院士代表党和毛（第3页）主席、代表政府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首都科枝界，对最近半年从海外归来的三十多为科学家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冲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怀抱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崇高的评价。并对他们归国以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科研事业上、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表示了热烈而殷切的期望和鼓励，竺可桢院士最后宣布由周恩来总理逐一介绍给中国科学家。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银白发须的世界著名数学家老前辈熊庆来老教授，老教授从事数学研究和从事教育事业五十多年，历任北大、清华、中央、复旦、南大、悉尼等大学学院教授，这位桃李满天下的老人，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威尔斯特，物理学家钱三强、斯特尔琴，射电天文学家李垒斯森、辛克莱尔教授教出他门下，1945年他从英国到法国任教十余年，1957年五月他严正的拒绝了蒋匪帮集团迫胁和利诱，联道苏联回北京。

熊庆来教授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分析家，归国后，以年近八十的高令（Korrektur龄）在清华指导两名研究生进行对于纯函数和反亚纯函数的研究，将自己的晚年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周总理介绍以后，老教授在华罗庚、钱三强两位院士在学生的护持下站了起来，向全场频频招手致意，在（第4页）热烈的掌声中，女青年向老教授献了鲜花。

接着介绍的是从意大利归国的著名胚胎学家、罗马大学教授钟啟勋和米兰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遗传学家冯栋梁，1925年起钟啟勋和冯栋梁教授在米兰大学人类研究所所长拉契尔博士主持下的实验室，开始对人类人类受精进行人工培植实验。1958年，实验已经能在人工条件下将人类受精培活二十八天。这个在胚胎学、细胞学、实验生物学、生命学上有特殊重大意义的科学实验，震惊了全世界。

可是，这个实验也触怒了罗马教廷，在梵蒂冈教廷威胁之下，拉契尔博士被迫承认自己的研究违背了神圣神的教义，凄（侵）袭了上帝的尊严，并且被迫教授给了极大的罚教，宣布放弃该项实验，作为拉契尔的主要助手钟啟勋和冯栋梁则由意大利反动政府“宣布驱逐出境”，两位科学家于1959年离开意大利，取道英国、阿联酋、巴基斯坦，于七月下旬乘我国“长江”号客轮返回上海，回到伟大祖国。

全场以极其热烈掌声对钟啟勋、冯栋梁教授表示欢迎和亲切慰问，两位科学家热泪盈眶地接受了儿童献的鲜花，并与周总理、付总理、郭院长、竺付院长一再握手，对党、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第5页)

被介绍给大会还有：从美国夏威夷取道日本回国的世界著名病理学家侯金章教授，从英国归来的机械工程专家刘维鼎教授，空气动力学家宋洪元教授，从美国取道香港归国的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翁文频博士，数学分析家郑逮凡教授。

此外还有从日本归来的植物生理学家顾涛，从法国归来的物理学家李威科，电子工程专家周连……

在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如海潮般的掌声中，已有三十五位科学家被介绍过，会场中出现暂时沉寂。主席台上，周总理低声问执行主席：“还有一位哩？”竺可桢付院长焦急地四下顾盼着忽然笑道：“那不是刚来？”总经理点点头一面鼓掌一面说道：“同志们，让我们以更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上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原子能枝术专员吴孟鸿教授。

一位女科学家从会场前侧门匆匆步入，她沿着梯阶（阶梯），踏着轻盈的步伐走上鲜花簇拥的主席台，走向周总理身边，一面侧过秀美丰满的脸庞，微笑着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很多人站了起来，仰着脸眺望着主席台。

童尔昌眺望着，惊奇地张着咀（Korrektur嘴），小星星兴奋地俯身向苏冠兰喊到（Korrektur道）：“快起来看呀！苏老师！多年轻多尊严的一位女科学家，美得像位女神！”苏冠兰微（第6页）笑着站起来，但又立刻收敛了笑容，面色一会变得苍白——“琼姐？！”短促惊叫道，重重地坐了下来……

主席台上，周总理与她热烈握手，之后，介绍了这位女科学家不平凡的一声。可是童尔昌什么也听不全，摇晃着脑袋一会看看主席台上手执鲜花的吴孟鸿教授，一会又看看伏在排椅背上的凝坐不动的苏冠兰。

“这里似乎有点什么……”

童尔昌拍拍后脑勺，喉咙着咕哝着：“可是我记不起来了……哎呀，我这么傻瓜。”

第二十八章

（第1页）

吴孟鸿原名丁洁琼，1933年于金陵女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1935年任物理学讲师。1937年担任研究所助手，1937年以著名的电场中右手规则获得博士学位，任付（Korrektur副）教授，并当选为“金冠”学者，以后她在核子物理、数学、力学方面有更大的贡献，并任教授，并于1943年第二次获得“金冠”，同时被认为是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从那时起，她担任劳伦斯辐射研究所所长，1945年成功地改进了原子物理实验仪器——“威尔逊之室”，以后领导第一批科学家开始设计世界第一座“零功率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座一千万电力（第2页）

弦外之音

特同步稳相迴旋加速器，1944年她获得福兰克林科学奖金，至夏天为止，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大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年34岁。

从1944年至1945年与著名物理学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所长奥本·海默教授，卡内基理工学院院长布希博士，芝加哥大学多利逊教授以及其他有关科学乔治基斯帝亚夫斯基、霍尼格、具斯泰勒和休直等一同进行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

1945年七月十六日参加主持在美国、墨西哥与阿拉默果尔多以西沙一座名叫弗拉克里斯托巴尔的山上，于当地时间五时二十五分四十五秒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这颗原子弹是由她领导设计的，对原子能中一系列具有技术和临界体积问题，持某开关和自动控制仪表、铀235提炼环239的装料设计等等都有杰出的发现和发明。此外，如午马反应层面黑和午子型中马吸收剂、重氢提炼放射性同位素判造和一些列重大理论枝术问题也都是由她解决的。

在研究中，她首先发现了轻元素，如氢、铀等原子发出聚会反应时放出能量的原理，通过周密计祘（Korrektur算）断言这种聚会能比铀、钚等重要元素的原子分裂时放出的爆炸能高于万倍，指出这种原子能发展的新途径，这其实就是氢弹爆前，为此（第3页）被誉为“氢弹之母”。

1945年8月，美空军在广岛掷下第一颗重过几千磅的铀235原子弹，第三天又在长崎掷下钚239重量国一万磅的原子弹，杀伤了数十万无辜的日本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与后果。作为一位进步的正义的科学家，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被美帝国主义用来当做大规模毁灭人民的武器，无比愤慨。

1946年与奥本·海默进行的科学家一齐参加了反战争运动。从此受美国反动派的迫害，1946年六月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动（反对）原子武器，并且决心返回祖国，向全世界揭露原子能秘密，随即被美国联邦调查和逮捕，奥本·海默等人被软禁。

她在监狱中渡过了五年，失去自由的生活，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她才在反动的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宣誓上签了字，重新获得自由。为了拢（Korrektur笼）络这种天才的科学家，给予特别优厚的薪金和生活待遇，以及一个大规模的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可是为了表示不沉默和抗议，立即改换了签署忠诚宣誓上的侮辱的名字，就用了现在的名字——吴孟鸿。

1956年底，中国留美的两位科学家，李政道和杨震宁两位教授发现“守（Korrektur宇）称守恒定规”的不可靠性，“守（宇）称守衡”——这是近代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

（第4页）

一九三五年来指导了物理研究达三十年之久。李杨两位是年轻的科学家，他们大胆的论断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抗议和责备，正在莫衷一是的时刻，四十七岁的吴孟鸿挺身而出，权威性的支持了他们，利用一百五十亿电子伏特迴旋加速器与铝60放射同位素进行试验，证明了守称在特殊情况下的不守衡性，终于推翻了在物理学研究中统治了三十年之久的守（宇）称守衡定律。

这个科学的发明震动了全世界，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获得1956年度诺贝尔奖金，瑞典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原是授予吴孟鸿教授的，但她婉言谢绝了。

1957年她对守（宇）称定律深入的研究之后，总结出新的重要的科学定律——“吴孟鸿定律”，这是近代史中唯一以中国人命名的定律，此外还总结了这个定律的数学基础，“吴孟鸿公式”和“吴氏系数”，从此以吴孟鸿命名的科学规律，指示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尖端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一年夏季，她第二次拒绝了诺贝尔奖金。世界上曾经两次获得这个奖金的只有杰出的原子核物理学家吴孟鸿一位。国际科学界和舆论界把她称为二十世纪的第二位居里夫人。

1959年初应英国科学促进会、瑞典诺贝尔研究所、意大利那不勒斯理论物理研究所邀请，赴欧洲想学。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了美国，毅然抛弃了（第5页）在美国的大量存款、财务，冲破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重重迫害和阻挠，历尽千难万险，于1959年九月抵达雅加达，十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协助下，她乘飞机来广洲（Korrektur州），回到了伟大祖国温暖的怀抱。

周总理介绍完后，会场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热烈欢迎她。女科学家站起来微微笑着，摇着手中的鲜花，向人们表示答谢。

党和国家对于吴孟鸿在原子物理学和原子能技术的贡献，对于毅然回到祖国的爱国行动，对于坚持几十年来正义和进步的立场给予极其高的评价。周总理庄严的宣布：“国务院发布命令，根据中国科学院委员会的建议，授予吴孟鸿、熊庆来、翁至灏、侯宝章四位有贡献的著名科学家以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全场再度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腾。

此刻，苏冠兰教授已经在休息室的沙发中坐了很久，他闭着眼睛，撑着涨的疼痛难忍的头，童尔昌吸着烟，激动地踱来踱去。小星星焦急地守在教授的身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老师！快醒醒！”小星星突然喊道：“吴教授来了！”

苏冠兰吃惊地睁开沉重的眼皮，是的，吴孟鸿——琼（第6页）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休息室，伫立在他面前。两只美丽的、晶莹的、亲切的丹凤眼沉思的凝视着他。周总理和科学家们也来了，然而他们都沉默着。

苏冠兰深深闭上由于激动而炽热的双眼，伸出一只微微颤抖着的削（Korrektur消）瘦而柔软的科学家们特有的大手，轻轻地握住琼姐那冰冷的手。

他们第一次握手，还是在三十一年前，古金陵车站上。那时他们俩还是一般少年，怎么能会想到呀！他们的第二次握手，会相距如此漫长的岁月，会在周总理和白发苍苍的院士们惊讶而沉默的注视中……

第二十九章

（第1页）

一月六日，苏冠兰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到研究所去。他已经记不清那天自己是怎样离开中国科学院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样被童尔昌和金星姬送回家来的，总之，他是病了，在家里躺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接到中国军事医学院政委鲁宁军医中将的电话，压根还不想出门哩。

一个星期来，玉菡优洛地照顾她，科学界的几位负责同志也来看过他，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对发生在科学院会场的事保持沉默，这几位负责同（第2页）志中包括苏培兰，这位院士在看望堂弟之后，在室外与玉菡交谈了很久，他说些什么哩？苏冠兰遵（Korrektur尊）重妻子，没有询问，而玉菡也没有说，教授在病榻上想起这位堂兄不仅是学院负责人、医大付（Korrektur副）院长，而且是党在科学枝术界的领导人之一……

在实验场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等待苏冠兰上校的有鲁宁中将，还有宋以哲上校、苏培兰院士、吴阶平院士，将军把一封没有加盖邮章的白色信封交给苏冠兰教授，教授一看信封上贴着一张四分邮票，用刚劲优美的书法写着：

“北京军医科学院试验药物研究所苏冠兰先生啟”

“苏……先生！”教授勉强注视着这些字眼，不寒而慄地竭力定着心神，但是他的手颤抖着，他不敢拆开信封。

“冠兰同志”，鲁宁政委盯住苏付所长轻声说：“信很重要，你也知道是由吴孟鸿给你的，培兰同志也都是为这事而专门赶来的，你……拆开看看吧！”

苏冠兰垂下目光，摇了摇头。

“老苏……”宋以哲发急了，但是鲁宁中将用目光制（第3页）止了他，吴阶平院士抬腕看了手表，苏培兰却有意无意地走到门口，仿佛开门似的，办公室的房门忽然被轻轻推开，金星姬军医中尉培着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

“玉菡！”将军赶紧站起来。

“玉菡同志！你来啦！”宋以哲所长、吴阶平院士迎上去。

“鲁政委！老宋！”

这时病毒学家取掉毛巾，朝大家点点头，“刚才接到培兰哥哥的电话，小星星又开着汽车来了，其实不通知我我也会来的。”她走到苏冠兰面前，从丈夫手中接过信，望了望将军：“就是这封信吗？……好吧！同志们，做为苏冠兰同志的妻子，由我来拆开吧！”她敏捷地拆开信封取出信纸，玉菡往上瞭了一眼，顺口将德文书写的原信，用北京话轻快地翻译出来：

信是这样的：

冠兰，亲爱的弟弟：

让我再这样称呼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历史上的旧事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再写这封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总还想最后看你一眼，就让这些字，就让这封信代表我的眼睛，代表我一（第4页）颗永不退（Korrektur褪）色的心……

还能说些什么呢？你已经知道了，在风雨变幻漫长的几十年中，我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背叛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我想一个所谓益（誉）满天下的科学家一心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了半世纪的女子能够如此也就可以吧……

我已经决定，离开北京，并且永远不再回来，香山红叶、故宫朱墙都会引起我迷惘的回忆、心灵的痛楚……

再见了！弟弟，我将在那荒凉遥远的边地，在冷汉的工作中，摸摸地度过自己的生命，我仍然会常常想起你的，因为在我的生活历程中从来没有欢欣和乐趣，陪伴我的只有绵延空虚的回忆，同时也希望你在节庆之假、欢乐之余，能偶尔想起一个曾经有过一位琼姐……

玉菡再也读不下去了，两颗很大的泪珠从眼流出掉在信纸上，她急忙问道：“这封信怎么来的？琼姐现在在哪？”

“吴孟鸿教授住在海淀招待所”，鲁宁将军答道：“昨天深夜她亲手往招待所邮箱投入此信，海淀区

弦外有音

（第5页）邮电局根据邮电院和北京邮局指示立既（Korrektur即）开箱，取出这封信，没有加盖邮戳就直接送到这儿来了。

“吴院士已经卖好了今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到昆明去的飞机票”，苏培兰插话说：“现在可能在往机场去的途中。”

“她到昆明去干吗？”玉菡抬腕一看表：7点30分。

“她不肯留在北京？郭院长建议她到莫斯科和布纳研究所去干工作，因为王金昌讲授即将任满回国，正缺一名付（Korrektur副）所长，可是吴院士不愿意去，她说我刚从别国回来，怎能又到另一个异国去？……后来她主动要求到昆明分院的高山研究室去……

“高山室？那怎么行呀”，一直沉默的苏冠兰教授也吃惊叫起来。

“不行”，玉菡也惊叫起来，“琼姐都五十多岁了，不能去。”她知道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大气物理所和昆明分院，都在海拔5200米的横断山脉上，为侧太空辐射而设立了一座高山研究室，那里气候一息万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电话铃叮铃叮铃地响了，宋以哲上校按着话筒：“啊……什么时间？……唔，知道了。”他转过身来，望了（第6页）望大家：“同志们，中国科学院招待所电话：吴孟鸿院士于几分钟前乘小汽车到西郊机场去了！”

“怎么办？”玉菡焦急地看看丈夫又看看将军，军医中医意味深长地反问：“你说怎么办？”

“照我说……”玉菡果断地将左手往下一压，“我们赶快到机场去，无论如何把琼姐留下来！”

苏冠兰教授站起，抓住妻子的手，激动地说：“玉菡！你有一颗多么高尚的心呀！”

“对，应该把吴院士留下来，留在北京！”将军凝视着苏冠兰夫妇说，“那么你俩先去吧！要把这件事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

小星星不知什么时候留（Korrektur溜）进办公室，这时突然跳起来行了个军礼，急促地喊到（Korrektur道）：“报告中将同志！小汽车已经准备好！”

“立刻出发”，鲁宁看看手表，断然挥呼：“小星星，陪着你苏老师和师母一快去！”

一分钟后，一辆蔚兰（Korrektur蓝）色“莱茵河”牌流线型小轿车有苏冠兰上校亲自驾驶着驶出研究所大门，它像一支离弦的利箭，以闪电般的速度向西郊机场疾奔……

第三十章

（第1页）

一位空军中校——西郊机长付（Korrektur副）厂（Korrektur场）长早在机场入口等待着苏冠兰上校，中校按空军司令部和民航总局的指示，刚把吴孟鸿院士安排在一间高等候机室，并布置好对原子能专家的保卫工作后，立即又乘摩托车到机厂（Korrektur场）大门迎候苏冠兰上校。

中校把苏冠兰夫妇和小星星引到高等候机室门前，向上校敬了礼，然后悄悄离去。

苏冠兰停在门前犹豫不绝，玉菡夫人果断地伸手敲了敲门，没有回答……

笃！笃！笃！小星星又敲了三下。

过了几秒钟，听见一个微弱的回答：“请进……”

苏冠兰他们三人推开了房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候机室中铺着红绵地毯，地毯一端静静地停（Korrektur伫）立着女科学家，她站在大窗前，透过簾（Kurzzeichen帘） 隙朝远处眺望着，两手放在背后，背朝着房门。

“服务员同志！”吴孟鸿院士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请求过你的，没有我的吩咐，你们不必进来！……”

苏冠兰凝视着院士的背影，不禁呆住了。

（第2页）

“吴阿姨！我们不是服务员……”小星星失声叫道。

吴孟鸿院士？持地转过身来，她冷漠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意外的神色，但又立刻泛出淡淡的笑意，轻盈地走过来首先握住叶玉菡的手，道：“苏夫人，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嗯？”

“琼姐！”玉菡喊了一声嗓子哽咽住了。

女科学家又与苏冠兰握握手，但是她并没有望教授一眼，又把手伸给小星星。“吴阿姨！”姑娘眼中闪烁着兴奋的泪光。

“小姑娘”，吴院士怜爱地拍了拍姑娘的头，慈祥地微笑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星星。”“小星星！哎呦，多逗人爱的女孩子，多漂亮的名字呀！”吴院士笑了。“不！我真名叫金星姬”，姑娘脸红了。“不！不！”女科学家端详着姑娘秀美的脸庞，笑着摇摇头：“还是叫小星星好！嗯？”

吴孟鸿走门口，轻轻闭上房门，收敛了笑容，慢慢地回过身来，朝着苏冠兰和叶玉菡点点头：“我内心很抱歉，也十分感激你们的好意，能赶到机场送我，其实并没有必要这样……”

“不，琼姐！我们不是来送你的，我们是特地挽留你的。”玉菡抢上一步紧握住吴孟鸿院士凉浸的双手，激（第3页）

吴孟鸿教授实有其人，

现名：吴健雄

侨居美国

是物理

科学家。

动地说：“琼姐！你应该留在北京，留在伟大祖国的首都！”

“琼姐留下来吧！”苏冠兰教授沉思地说，“琼姐！你应当留在首都，像这样首屈一指的科学家，我们国家太需要了，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科研机关和先进设备，有几十所主要的高等学院，你应该留在北京，祖国的科研事业和教育事业都迫切地期待着你。”

吴孟鸿沉默了，她那双美丽的丹凤眼睥视着苏冠兰。

“吴阿姨！你留在北京吧！”

女院士寻到了姑娘那星星般两颗眼珠，咀（Korrektur嘴）角上忍不住渗出一丝笑意。

“吴阿姨，我们青年一代很需要优秀的老师哩！……”姑娘睁大眼睛说，“我的苏老师就是位很好的老师，可是科学上有成就的老师还太少，我们将来怎么接班哩？！我们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非常恳切地希望您能留在北京！吴阿姨您答应吗？”

女科学家将目光移在玉菡面庞上微笑说：“苏夫人，你们的感情我很感谢，但是我即决定来走……”

“不！琼姐！你可以改变主意！”

“我的意愿一旦决定，就不可改变！苏夫人不必多说了……”

“琼姐，你不要叫我苏夫人，就叫我玉菡或菡子（第4页）吧！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兄弟姐妹呀！过去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都是命运造成的”，吴孟鸿微微叹息道：“不要再提了吧！”

“琼姐！过去的一切，全怪我不对吧！我很惭愧……”苏冠兰难过地垂下目光，闭上眼睛，“可现在一切要为国家着想啊！”

“也可以怪我吧！”玉菡机动地说：“琼姐，最近几天我常常想，要是没有关于我的事多么好，要是我能够离开，而把冠兰和孩子们交给你，我会感到高兴和快慰的。”

“苏夫人！瞧你说的些什么呀？！”女院士悼然变色，急剧地背过身去。

“不，琼姐！你不要以为我在说谎话，我也明白，你听了会生气，但是那确实是我的真实思想”，玉菡走到吴孟鸿面前，两只杏核眼闪着晶晶的泪花，恳切地握住琼姐的手腕说：“你也许不知道冠兰等了你二十三年，解放后十年来他始终没有忘怀你，每当想起你，他都很惭愧、痛苦，你的全部信件书信，我们都好好地保存着，每当节日欢庆，冠兰常常通宵不眠地坐在沙发上，瞑（Korrektur冥）思苦索，思念着你，他度过了多少痛苦的漫长的不眠之夜哪！”

（第5页）

吴孟鸿注视着玉菡，这位女子她是知道的，她想不就是这位玉菡在孤独冷酷的岁月中等了二十年吗？结婚的时候，这位玉菡不也是到了两鬓如霜的年华了吗？

现在她可以看出来，这位平凡的女子有一颗不平凡的心，玉菡的心灵正如那噙满泪水的纯洁而善良的大眼睛一样美好，透明……

“琼姐留下吧，留在北京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玉菡恳切地继续说：“过去的一切，不怪命运，不怪我们自己，全怪万恶的旧社会，和剥削阶级、罪恶的剥削制度，是吃人的旧社会不但熄灭了我们青春和幸福，更毁灭了我们的民族和祖国，现在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在伟大的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建设社会主义光辉事业而奋斗！我们应向崇高的政治目标前进！应当具有崭新的精神面貌、思想和情操，为什么要让过去的一切，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阴影影响我们今天的幸福，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呢？”

吴孟鸿院士微微一惊，她注视着玉菡，这位病毒专家教授，这位普通的中国妇女，说出（第6页）了一番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动人心弦的语言！

她不禁更亲密地握住玉菡的手，但是依然沉默着，她还是瞧着身边几个：善良的玉菡，天真的小星星，还有……她深邃的目光停滞在苏冠兰身上。

苏冠兰垂下眼皮，有些浮肿，他的前额很大，两鬓和肩脊（眉骨）上银光闪闪，寻不出一丝黑色毛发，他将军帽拿在两手中，不安地抚摸着，脸色显得憔悴，星翟（？）的回避着琼姐的炯炯目光……

他苍老了许多……女科学家怜惜地注视着苏冠兰，不禁自然心惊，她急剧地感到苏冠兰是没有错的，他不是一个薄情之徒，他仍然和年轻时代一样，淳朴、正直……但是，是谁辜负了她的信赖？是谁抛弃了她的青春和爱情？谁之罪？

吴孟鸿回忆起不久前的一些往事，不由得轻轻地咬上咀（Korrektur嘴）唇，微束上眉心，秀美的脸庞罩上一层隐丽的阴影……

一个月前，吴孟鸿在？？大使的亲自陪同下，乘飞机从雅加达回广洲（Korrektur州）。

广洲机厂（Korrektur场）欢迎她的除广东省、广洲市、广东分院和在广洲的几个研究所、广洲高等院校的几个负责同志外，还有专程于北京赶来的国家科委付（Korrektur副）主任范长江、武衡同志、（第7页）中国科学院付（Korrektur副）院长吴有训院士、竺可桢院士，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何泽慧、杨和宗、赵九章，以及中国科学院唯一女院士林巧稚。

一天夜里，在广洲（Korrektur州）康休旅馆与林巧稚谈天时，吴孟鸿似乎无意中问道：“我过去认识一个叫苏冠兰的人，您知道么？”

“怎么不知道！佷熟哩！”著名的妇产科专家笑道：“他现在中国军医科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付所长，军医上校嘛！在医学界很有名望的。”

吴孟鸿心一跳，不敢再问下去，她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不知道苏冠兰是否还过着独立生活，还在忠实地等着他，而终身未婚的林巧稚院士更没有听出这句话的言外之声来。

一个星期前，吴孟鸿乘小汽车在北京市区游览，黄昏时节小汽车停在前门，她下车到售报亭买了《北京晚报》，她将一张五元人民币给了营业员，然后闪到身来观望前门大街上川流不息的大小汽车，一辆蔚兰（Korrektur蓝）色的“莱茵河”从他面前徐徐驶过，一个面目清瘦的银须白发的上校坐在小汽车的后座上。

虽然几十年未见，但上校的面型依然是那么熟悉。（第8页）吴孟鸿蓦地忽然一惊，自己立刻钻进小汽车拍司机的肩膀急忙喊到（Korrektur道）：“小同志，看见前面那辆’莱茵河’吗？快，跟着它开。”

“喂！同志！”卖报姑娘在后面追着喊道：“你的钱，还有四元九角六分钱……”

“不用找了！不用了！”女学者从车窗里摆摆手。

接着就发生了我们在故事开始叙述的情节——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机场的喇吧响了，一位女播音员悦耳地单调的嗓音，在呼唤：“飞往昆明第三十九次客机还有四十分钟就要起飞了，请乘这次客机的旅客做好登记准备！”吴孟鸿院士咬了咀（Korrektur嘴）唇，拨开玉菡的手，朝着苏冠兰、小星星、叶玉菡依次点点头，勉强微笑道：“再见！朋友们！”

“琼姐！你……”

“吴阿姨！……”

“不用再说什么啦！冠兰、玉菡，还有你，小星星”，院士冷冷地说：“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好心，但是我既然来到了机场，还是飞去吧！”

吴孟鸿从屋角提起一口小皮箱，向候机室门口走去，她伸手拉开房门，但见门外站着两位穿呢大衣的人，她惊奇地睁大眼睛，立刻放下皮箱，迎上前去，喊（第9页）道：“竺老师！王老师！”

第三十一章

（第1页）

竺可桢付（Korrektur副）院长和王金（淦）昌教授步入候机室与苏冠兰夫妇见礼后，在两张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

“大家都坐下吗！”竺可桢院长环视了一眼，打个手势，“怎么都站着？”

苏冠兰夫妇在一条沙发上坐下，吴孟鸿院士傍着王金（淦）昌教授坐着问道：“王老师！您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

王淦昌教授是吴孟鸿早年研究辐射时的老师，这位年纪花甲的科学家，現（Kurzzeichen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 ，又兼任莫斯科杜布纳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

（“）我昨天下午乘飞机回来的，听说你要离开北京，竺老师便邀我一起来挽留你的，孟鸿！刚才我们离开科学院的时候郭院长和几位付（Korrektur副）院长吴老、李老、郭老同志一再叮嘱我们务必把你留在首都，干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孟鸿 ？！（”）

吴孟鸿院士垂下眼皮，默默无音。

“留下来吧！孟鸿！”王金（淦）昌咳了几声皱着眉说：“（第2页）岁月不饶人呀，我们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都已经是古稀老人，你竺老师也七十一岁了，我也六十多岁了，可是我们国家高级科研人才太少了，我们除了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外，还得披挂上阵，亲自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搞试验，指导研究生们……你回来了，我们很高兴，你们这代人年令（Korrektur龄）比我们轻，身体比我们强，才能比我们高，学识比我们更丰富广泛，当代第一流尖端技术和理论都是你们发现和掌握的！”

“别这样说，王老师。”

“事实是这样吗！我在杜布纳研究所领着一班科学家搞核试验，仅仅一个‘反西洛马超子’就花了二年。”

“理论上还应该有‘反西洛马超子’，王老师！”

“是啊！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硬是寻不到”，王金（淦）昌用手比划着，“杜布纳研究所里面有一百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

“电子迴（Korrektur回）旋家速器上的功率大小倒无关紧要”，吴孟鸿院士微一笑，“只要有五十五，八十亿电子伏特就够，关键在于能不能选用原子量太小的元素，而且要用名尔式胶版才行，常用的孔斯云雾室是不行的。”

“对！孟鸿，我早在想，要是由你来主持这项实验，‘反西洛马超子’早就解决了，現（Kurzzeichen现）在你回来，党和政府都很器重你，北京是首都，全国主要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都（第3页）是在这里。这里拥有全国第一流的实验设备，你在这里工作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啊！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呢？多想一想吧！”

“我早想过了！”吴孟鸿脸上毫无表情，“祖国土地这样大，在哪里都可以工作，都可以在科研事业上做出贡献啊！”

“可是高山研究所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吗？”竺付（Korrektur副）院长叶插话了，

“你并不是搞太空辐射的，宇宙线与你毫无关系，你去干，这样能有什么贡献？”

“原子辐射与宇宙无线中的粒子流有很多相似处。”吴孟鸿答道。

竺可桢院士忽然生气了，但王金（淦）昌教授用目光制止住他激动的情绪。

“政府已经决定，任命你为中国科技大学付（Korrektur副）校长，这里给予你伟大的信任和荣誉”，王淦昌语重心长地说：“首都的大学生们和研究生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得很。在核子物理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中，我们已经开始了宇宙理论课专业讲授，‘吴孟鸿定律’‘吴孟鸿公式’青年们都知道，这是唯一的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科学规律，他们得知你回国了，担任了付（Korrektur副）校长，可以说是欢欣跳跃奔走相告……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吴孟鸿教授刚回来就走了！”

（第4页）

“他们更加不知道！”竺可桢院长不高兴地加上一句，“这位吴孟鸿教授虽然受过许多老师的辛勤培养，而她現（Kurzzeichen现）在却把培养下一代的责任丢在脑后了！”

“竺老师！您……”吴孟鸿倏地站起来，双颊泛了红晕。

“你还记得我是竺老师吗？”竺院长也站起来大声说（：）“我们国家还这样穷，我们的科学技术还这样落后，帝国主义在猖狂地欺负我们，威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回来了，党和国家对你寄托了很大希望，我们需要加速发展尖端科学，巩固国防，我们还要自己发展核武器，制造原子弹、氢弹，在这方面，你有非凡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本来可以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可是你却要离开北京，要上山修道。你不感到惭愧和痛心吗？孟鸿？”

吴孟鸿院士使劲咬住咀（Korrektur嘴）唇，胸（Korrektur汹）涌澎湃，不能平静，她仍然倔强地沉默着。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广播又响了起来，（“）今天上午十奌（Kurzzeichen点）三十分飞往昆明的第三十九次客机还有二十分钟就要起飞了！请乘坐这次客机的旅客马上登上飞机！”

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走进来，向女科学家报道：“院士同志，飞机马上要开，是不是允许我把您的行李送上去？”

“谢谢！只有一只小皮箱……”

（第5页）

服务员将皮箱提上去了，候机室里静悄悄的，人们全站了起来。

“竺老师，王老师，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是科学家，我具有科学家特有的性格，你们也是科学老前辈了，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原谅我。（”）女科学家避开两位老师的目光，静静地说道：“再見（Kurzzeichen见）了，竺老师，王老师，冠兰，玉菡，还有小星星，我在边地会很好地生活和工作的，请大家放心吧！我也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好意的……”

院士回过身向房门走去。

“站住”，竺可桢付（Korrektur副）院长威严的声音。

老人苍劲而沉重的语音，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和尊严，吴孟鸿终于停住脚步迟疑转过身来。

“洁琼！我的孩子！”竺可桢老人站在自己的女学生面前，凝视着说：“你说些什么呀！什么叫科学家的特有性格？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害的怪癖和狂妄的自尊心、优越感，在新中国这一套东西是要不得的！”

女原子能专家低下头来，她心乱如麻，她脑海里充满着矛盾和激斗，她害怕在这里逗留一分钟，而每一分钟都会消失她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奌（Kurzzeichen点）勇气。

（第6页）

“洁琼！你难道忘了你父亲是个什么人？忘了一九三三年夏天出国前我嘱咐你的一切了？”

随着竺院长的问话，女科学家恍惚回到了二十六年前金陵女大校长室里——

（“）希望你像你父亲一样，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将来学成以后，要回到祖国来……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校长的话犹如历历在耳。

吴孟鸿埋下头，狠狠咬住咀（Korrektur嘴）唇，强捺住痛苦和迷惘，依然在心里激烈思索着斗争着——

“各位旅客”，广播急叫起来，“第三十九次客机还有九分钟就要起飞了……”广播刺激着女科学家，吴孟鸿又举起了目光。

突然候机室门开了，一位身材魁伟的将军出现在门口。

“鲁政委”，苏冠兰教授和叶玉菡眼睛闪出光彩，鲁宁中将向竺付（Korrektur副）院长和吴孟鸿院士敬礼，匆匆走到苏冠兰身边贴耳低声说：“又有位首长来了！”

苏冠兰走到窗口拉开簾（Kurzzeichen帘）幔，向楼下一瞭，他的心激动得跳出来，泪花模糊了他的視（Kurzzeichen视）线。

在候机室大厦中，停列着许多小轿车，其中有一辆（第7页）闪闪发光流线型高级小轿车——“啊！周总理！周总理亲自来了！”

高等候机室的门敞开了！

身穿银灰色呢大衣的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出現（Kurzzeichen现）在门口，他身后还有许多高级负责同志和科学家们。

“周总理”，吴孟鸿院士急忙迎上前去，紧握住周总理暖洋洋的有力的大手，一股热流从总理手中传到院士手中，一时传遍她全身，热泪涌上她的双眼——“周总理，你也来了”，竺院长也走上前去。

周总理依次又与竺可桢院长、王淦昌教授、苏冠兰教授和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握手，总理还亲切地问了问叶付教授的健康情况。

苹果绿的窗幔完全开了，金黄色的阳光洒满客厅，到处是热情的欢笑、欢乐的喧哗……

陪同总理前来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家科委付主任范长江、武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付院长吴有训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员负责人严济慈院士、林锫院士等。

还有：

杨召茏 李国平 华罗庚 茅以升 赵忠尧

梁思成 金善宝 熊庆来 朱浩 林钧才

钱三强 张哲钰 吴啟（Korrektur启）直 张维 候（Korrektur侯）得封

（第8页）

候（Korrektur侯）宝章 冯友兰 钱学森 黄家驹 张含英

还有：

兰锡纯 慧文和 杨立力 贾立波 冯栋梁

陈天地 钟啟（Korrektur启）勋 周永镇 何洋慧 熊冷涛

颐震潮 赖传声 杨秉宋

郑断丸 朱原明

侯佑堂、童尔昌、吴孟超、宋鸿渐付（Korrektur副）教授等等。周总理与竺可桢、苏冠兰等人握手以后，又回过头来，把手伸给吴孟鸿院士，笑着说：“孟鸿同志！我代表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特地前来看望你。”

“谢谢总理！”女科学家再次紧握住周总理温暖大手，热泪夺眶而出，激动地连声说道，“我一定留下来，留在北京，留在伟大祖国的首都，留在周总理身边，留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永远永远不分离！”

“很好！很好！（”）周总理红光满面，慈祥地微笑着说：“对！应当留下来，和同志们在一起，你看！孟鸿同志，同志们都关心你爱护你嘛！今天很多老同志、老科学家都来了！”

“也谢谢同志们！”女科学家举目环視（Kurzzeichen视）着四周，（第9页）她把幸福欢乐的目光投给白发苍苍的老院士们、教授们，投给竺老师、王老师，投给鲁宁将军，投给沉浸在激动兴奋中的玉菡和冠兰，投给小星星……

瞧！小星星，刚从门口钻进来，几个老院士的筋骨都被她撞疼了，但一看见是个可爱秀美的小丫头，不但不生气，反而慈祥地微笑了。

“小星星，你跑到哪去了？苏冠兰一把抓住她，“快去把吴阿姨的皮箱提回来！”

“报告苏老师，我早已把那只皮箱抢回来了！”姑娘顽皮地哈哈笑着敬了个军礼。

“好姑娘！真机灵……”苏冠兰教授高兴地拍拍她的脑袋，给她扶正了无沿军帽，鲁宁将军给玉菡夫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会意地笑了起来。

吴孟鸿院士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笑了，忽然一阵芬芳气味，定睛一瞧，几个带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将几簇鲜花捧在周总理、聂付（Korrektur副）总理、郭老、竺老和她面前，孩子们红艳艳的健壮的笑脸，正像盛开的鲜花一样可爱！

故事在这里结束了！但是并不是最后的一章，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飞跃前进的大道上，在人们永不平静的生活旅途上和斗争道（第10页）路上，永远没有最后一章……

吴孟鸿留在北京了，她和同志们一道留在伟大祖国的首都，留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身边，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她将不断地改造和锻炼自己，并把自己的天才和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事业。遥望远景，可以看見（Kurzzeichen见）一座原子反应堆，一架架新型的电子迴（Korrektur回）旋加速器，一朵朵雄壮的蘑茹（Korrektur菇）云，这一切都含有女科学家的天才的、勤奋的劳动贡献。

我们在这里描述北京西郊机场高级候机室里的一幕，不是旧故事的结束，而是新生活的起奌（Kurzzeichen点），你看候机室内外洋溢着欢乐的喧哗，到处是美丽的花朵，到处是幸福的笑脸，穿过候机室大窗，是阳光灿烂的金色秋天，远处那绵延起伏的香山，呈現（Kurzzeichen现）出浅红色的淡淡的身影，正是那个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季节……

（第8页）

手抄于74.4下旬 – 5中旬

Transcribed by Xiayin Dang, February-March 2016.